

《三国志平话》，三卷 不题撰人

三国志平话卷上

江东吴土蜀地川，曹操英勇占中原。

不是三人分天下，来报高祖斩首冤。

昔日南阳邓州白水村刘秀，字文叔，帝号为汉光武皇帝。光者，为日月之光，照天下之明；武者，是得天下也。此者号为光武。于洛阳建都，在位五载。当日，驾因闲游，至御园。至园内，花木奇异，观之不足。驾问大臣：“此花园亏王莽之修？”近臣奏曰：“非干王莽事，乃是逼迫黎民移买栽接，亏杀东都洛阳之民。”光武曰：“急令传寡人圣旨，来日是三月三日清明节，假之以黄榜，寡人共黎民一处赏花。”

至次日，百姓都在御园内赏花，各占亭馆。忽有一书生，白襕角带纱帽乌靴，左手携酒一壶，右手将着瓦钵一副，背着琴剑书箱，来御园中游赏。来得晚了些个，都占了亭馆，无处坐地。秀才往前行数十步，见株屏风柏，向那绿茸茸莎茵之上，放下酒壶、瓦钵，解下琴剑书箱。秀才坐定，将酒倾在瓦钵内，一饮而竭，连饮三钵，捻指却早酒带半酣。

一杯竹叶穿心过，两朵桃花上脸来。

这秀才姓甚名谁？复姓司马，字仲相。坐间因闷，抚琴一操毕，揭起书箱，取出一卷文书，展开看至亡秦南修五岭，北筑长城，东填大海，西建诃房，坑儒焚书。仲相观之，大怒不止，毁骂：“始皇无道之君！若是仲相为君，岂不交天下黎民快乐！”又言：“始皇逼得人民十死八九，亦无埋殡，熏触天地。天公也有见不到处，却教始皇为君！今南畏琅玕，反了项籍，北有徐州丰沛刘三起义。天下刀兵忽起，军受带甲之劳，民遭涂炭之苦！”才然道罢，向那茶■架边，厌地转过锦衣花帽五十余人，当头两行八人，紫袍金带，象简乌靴，未知官大小，悬带紫金鱼：“巨奉玉皇敕交陛下受者六般大礼。”见一人托定金凤盘内，放着六般物件，是平天冠、袞龙服、无忧履、白玉圭、玉束带、誓剑。仲相见言，尽皆受了。即时穿毕。坐定，手执白玉圭。

八人奏曰：“这里不是驾坐处。”道罢，向那五十花帽人中，厌地抬过龙凤轿子，在当面放下：“请陛下上轿。”仲相绰起黄袍，上轿子端然而坐。八人分在两壁前引，后五十花帽围簇住。行至琉璃殿一座：“请我王下轿子。”

上殿，见九龙金椅。仲相上椅端坐，受其山呼万岁毕，八人奏曰：“陛下知王莽之罪，药酒鸩杀平帝，诛了子婴，害了皇后，净其宫室，杀了宫娥勿知其数。如此之罪。后建新室，做皇帝，字巨君。在十八年后，有南阳邓州白水村刘秀起义，破其王莽，后夺天下，把王莽废了，见在交舍院中。如今光武皇帝即位，宰相兼有二十八宿四斗侯为将帅辅从。光武是紫微大帝，天无二日

，民无二主。我王这里授其牒，无兵无将，又无智谋，又无缚鸡之力。光武若知，领其兵将，拜起元帅，怎生干休！”仲相曰：“卿交寡人怎生？”八人奏曰：“陛下试下九龙椅来，我王向檐底抬头看，须不是凡间长朝殿。”

仲相抬头，觑见红漆牌上，书着簸箕来大四个金字：“报冤之殿”。仲相低头寻思半晌，终不晓其意。仲相问：“卿等，朕不知其意。”八人奏曰：“陛下，这里不是阳间，乃是阴司。适来御园中看亡秦之书，毁骂始皇，怨天地之心。陛下道不得个随佛上生，随佛者下生。陛下看尧舜禹汤之民，即合与赏；桀纣之民，即合诛杀。我王不晓其意，无道之主有作孽之民，皆是天公之意。毁骂始皇，有怨天公之心。天公交俺宣陛下，在报冤殿中交我王阴司为君。断得阴间无私，交你做阳间天子。断得不是，贬在阴山背后，永不为人。”仲相言曰：“教朕断甚公事？”八人奏曰：“陛下可当传圣旨，自有呈词告状人。”“依卿所奏。”传其圣旨，果有一人高叫：“小臣负屈！”手执词状一纸。

仲相观之，见一人头顶金盔，身穿金锁甲、绛红袍、抹绿靴，血流其领，下污其袍，叫屈伸冤不止。帝接文状，于御案上展开看之，乃二百单五年事。“交朕怎生断？”拂于案下。告状人言：“小人韩信，冤屈前汉高祖手内，淮阴人也。官带三齐王，有十大功劳，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，逐项籍，乌江自刎。信创立汉朝天下，如此大功，高祖全然不想，捧毂推轮，言誓诈游云梦，教吕太后赚信在未央宫，钝剑而死。臣死冤枉，与臣做主着！”

仲相惊曰：“怎生？”八人奏曰：“陛下，这公事却早断不得，如何阳间做得天子？”言未绝，又听得一人高叫：“小臣也冤屈！”觑见一人，披发红抹额，身穿细柳叶嵌青袍、抹绿靴，手执文状，叫屈声冤。帝问姓名，曰：“姓彭名越，官授大梁王，汉高祖手内诸侯，共韩信同立汉。天下太平，也不用臣，赚将臣身斫为肉酱，与天下诸侯食之。以此小臣冤枉。”帝接其状。

又见一人高声叫屈，手执文状。帝见一人，带狻猊磕脑、龙鳞嵌青战袍、抹绿靴。帝问姓名。布曰：“臣是汉高祖之臣，姓英名布，官封九江王。臣共韩信、彭越，三人创立汉天下，一十二帝，二百余年，如此大功。太平也不用臣，高祖执谋背反俺三人，赚入宫中，害其性命，有此冤屈。陛下与臣等三人做主！”

帝大怒，问八人：“汉高祖在何处？”八人奏曰：“我王当传宣诏。”帝曰：“依卿所奏。”八人传圣旨，宣汉高祖。不移时，宣至阶下，俯伏在地。帝问高祖：“三人状告皆同。韩信、彭越、英布，立起汉朝天下，执谋三人造反，害其性命，是何道理？”高祖奏曰：“云梦山有万千之景，游玩去来。吕后权国，三人并不知反与不反。乞宣太后，便见端的。”

宣至太后，殿下山呼毕，帝问太后：“你权国，执谋三人造反，故杀功臣，尔当何罪？”太后看住高祖曰：“陛下，尔为君，掌握山河社稷，子童奏陛下：‘今日太平也，何不欢乐？’高祖圣旨言：‘卿不知就里之事。霸王有暗鸣咤咤之声，三人逼到乌江自刎。三人如睡虎，若觉来，寡人奈何？寡人去游云梦，交子童权为皇帝，把三人赚入宫中，害其性命。’今陛下何不承认，推及贱妾？”帝问高祖：“三人不反，故害性命，何不招伏？”吕后奏曰：“陛下，非是子童之言，更有照明。”帝曰：“照明者是谁？”“姓蒯名撤，字文通。陛下宣至，便见端的。”

宣蒯文通至殿下，臣礼毕。帝曰：“三人是反是不反，尔为证见。”文通奏曰：“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
可惜淮阴侯，能分高祖忧。  
三秦如席卷，燕赵一齐休。  
夜偃沙囊水，昼斩盗臣头。  
高祖无正定，吕后斩诸侯。”

各人取讫招伏，写表闻奏天公。天公即差金甲神人，赍擎天佛牒。玉皇敕道：“与仲相记，汉高祖负其功巨，却交三人分其汉朝天下：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，交彭越为蜀川刘备，交英布分江东长沙吴王为孙权，交汉高祖生许昌为献帝，吕后为伏皇后。交曹操占得天时，囚其献帝，杀伏皇后报仇。江东孙权占得地利，十山九水。蜀川刘备占得人和。刘备索取关、张之勇，却无谋略之人，交蒯通生济州，为琅琊郡，复姓诸葛，名亮，字孔明，道号卧龙先生，于南阳邓州卧龙岗上建庵居住，此处是君臣聚会之处；共立天下，往西川益州建都为皇帝，约五十余年。交仲相生在阳间，复姓司马，字仲达，三国并收，独霸天下。”天公断毕，话分两说。

今汉灵帝即位当年，铜铁皆鸣。驾问大臣：“从前古往，有如此之事？”宰相皇甫嵩出班奏曰：“自从盘古至今，此事两次。昔日春秋，齐王天子即位，铜铁皆鸣三昼夜。齐王问大臣，铜铁鸣主何吉凶。问三次，大臣无语。齐王大怒，宣上大夫冉卿：‘你为上大夫，如何不解此事？与卿三日限，须要见吉凶！’齐王不朝三日。冉卿归宅，闷闷不悦。有门馆先生，见冉卿大夫面带忧容，遂问大夫，因何不乐。冉大夫道：‘先生不知，今天下铜铁皆鸣，有君王问我，主何吉凶，我委实不知。今齐王与我三日限，不然责罪。’先生曰：‘此事小可。’大夫曰：‘先生知得，有官重赏，此事吉凶若何？’先生曰：‘不主吉凶，只主山摧。’‘如何见得？’先生曰：‘铜铁者乃山之子孙也，山者乃钢铁之祖也。’冉大夫得其意，即时入朝奏齐王。齐王设朝，冉大夫出班奏曰：‘铜铁皆鸣，不主吉凶。’王问如何。奏曰：‘主山摧。’帝问

：‘卿怎知？’奏曰：‘铜铁者，山之子孙；山者，铜铁之祖也。已无吉凶。’齐王大喜，加冉卿官职，子子孙孙不断。奏毕，不过数日，华山摧其一峰。陛下此事，无吉无凶。”道罢，有郢州表章至，有太山脚下塌一穴地，约车轮大，不知深浅。差一使命探其吉凶。

话分两说。约离地穴有一山庄，乃是孙太公庄。太公生二子：长子为农；次子读书，将为孙学究；忽患癩疾，有发皆落，遍身脓血不止；熏触父母。以此于庄后百十步盖一茅庵独居。妻子每日送饭。

当日早辰，有妻子送饭。时春三月间，到于庵门，见学究疾病，不忍见之，用手掩口鼻，斜身与学究饭吃。学究叹曰：“妻子活时同室，死后同槨，妻儿生自嫌我，何况他人？我活得一日待如何？”道罢，妻子去讫。

学究自思：不如寻个死处。取那常拄的病拐，脚踏脓血之鞋，离庵正北约数十步，见地穴，放下病拐，脱下鞋，望着地穴便跳。穴中便似有人托着，倒于地下，昏迷不省。多时忽醒，开目望，直上见一点儿青天。学究道：“当时待觅个死来，谁知不死！”

移时黑暗，却见正北有明处，遂往明处行，约十余步，见白玉拄杖一条，用手去拿，却是一门缝，用肩推开洞门，如同白日相似。见一石席，坐，气歇多时，身困，卧于石席上睡着。忽然舒身，脚登软忽一块。学究惊起，见甚来？不争学究到此处，单注着汉家四百年天下合体也！

学究见一条巨蟒，呆粗细做一块，约高三尺。即时，巨蟒走入洞去。学究随蟒入洞，不见其蟒，却见一石匣。学究用手揭起匣盖，见有文书一卷，取出看罢，即是医治四百四病之书，不用神农八般八草，也不修合炮炼，也不为丸散，也不用引子送下，每一面上有治法，诸般证候，咒水一盏，吃了便可。看到风疾处，元来此法便是医学究病疾名方。学究见了，喜气盈腮，收得天书，便出洞门，石席上坐。

话分两说。学究妻子又来送饭，不见学究回来，告与公公得知，即时将引长子等去寻。行至地穴边，见病拐一条，脓血之鞋。父母兄长妻子，皆绕地穴悲哭多时。却听得地穴内有人叫唤。遂取绳子，悬枝放下穴中，救出学究，来到穴上，父子相见，大恸，泣罢，学究道：“父亲休烦恼，我得一卷天书，单医我这病证。”即时同归庄上，取净水一盏，咒了，咽在腹中，风疾即愈，毛发皮肤复旧。自后不论远近，皆来求医，无不愈者。送献钱物约二万余贯，度徒弟约送五百余人。

内有一人，姓张名角，当日告辞师父：“奈家中有一老母年迈，乞假侍母。”学究曰：“你去时，与你名方一卷，不来也不妨。”学究分付张角名方，医治天下患疾，并休要人钱物，“依我言语者！”

张角辞了师父归家。遇经过处治病，无不痊可，并不要钱物。张角言：“如医可者，少壮男子跟我为徒弟，老者休要！”

张角游四方，度徒弟约十万有余，写其名姓乡贯，年甲月日生时。“若我要你用度，有文字到时，火速前来。但有徒弟，都依省会。如文字到，有不来者，绝死。如不随我者，祸事临身！”

忽有一日，黄巾反汉。其张角文字遍行天下，不数日，徒众皆至扬州广宁郡东三十里张家庄。张角姑表三人，于此庄上聚，众皆齐呼：“二弟将过来者！”二弟提四包袱，在面前解开，都是黄巾，散与众人，都色带上黄巾。张角省谕着众人：“今日汉朝天下合休也，我合兴也。若我有日为君，尔每大者封王，次者封侯，小者封刺史。”省会罢，都无衣甲器仗。先都软缠，手持禾木棍棒。为首者张角等三人，遂引十万壮士，先取扬州，就衣甲弓刀鞍马器械。

当日起军，从扬州广宁郡为头，逢一村，收一村；逢一县，收一县；收讫州府不知其数。随到处，竭家尽起。不从者，杀伐讨虏。汉家天下，三停占了二停。黄巾并聚三十六万。

话分两说。当日汉灵帝设朝，聚大臣议曰：“今黄巾贼并聚三十六万，如之奈何！”有皇甫嵩出班奏曰：“臣启陛下，依臣三件事，黄巾贼自灭也。”帝问甚三件事。奏曰：“第一件事，天下遍行诏赦，若有凶徒谋反，聚集山林，打劫城池；第二件杀害命官，讨虏仓库，伤害黎民；第三件，如自愿去了黄巾，便为国家良民，如不去黄巾，全家诛杀。”帝：“依卿所奏，赦书到日，尽行赦免。”又奏曰：“今汉朝兵微将寡，黄巾浩大，不能破得。陛下可诏天下义军，高官重赏；可拜一元帅，将空头宣诰，重赏三军。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。”帝曰：“谁可为元帅？”奏曰：“若有人为元帅者，便挂印；若无人，小臣亲去。”帝曰：“卿便挂印。”分付空宣诰珍宝，将御林军一十万。得圣旨：“虽无銮驾，如朕亲行，便宜行事。”皇甫嵩挂了金印，做了元帅，辞帝领兵离朝。话分两说。诗曰：

汉室倾危不可当，黄巾反乱遍东方。

不因贼子胡行事，合显擎天真栋梁。

话说一人，姓关名羽，字云长，乃平阳蒲州解良人也，生得神眉凤目，虬髯，面如紫玉，身長九尺二寸，喜看“春秋左传”。观乱臣贼子传，便生怒恶。因本县官员贪财好贿，酷害黎民，将县令杀了，亡命逃遁，前往涿郡。

不因躲难身漂泊，怎遇分金重义知。

却说有一人，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乃燕邦涿郡范阳人也；生得豹头环眼，燕颌虎须，身長九尺余，声若巨钟。家豪大富。因在门首闲立，见关公街前过，生得状貌非俗，衣服蓝缕，非是本处人。纵步向前，见关公施礼。关公还

礼。

飞问曰：“君子何往？甚州人氏？”关公见飞问，观飞貌亦非凡；言曰：“念某河东解州人氏，因本县官虐民不公，吾杀之。不敢乡中住，故来此处避难。”飞见关公话毕，乃大丈夫之志。遂邀关公於于酒肆中。飞叫量酒，将二百钱酒来。主人应声而至。

关公见飞非草次之人，说话言谈，便气和酒尽。关公欲待还杯，乃身边无钱，有艰难之意。飞曰：“岂有是理！”再叫主人将酒来。二人把盏相劝，言语相投，有如契旧。正是：

龙虎相逢日，君臣庆会时。

说起一人，姓刘名备，字玄德，涿郡范阳县人氏，乃汉景帝十七代贤孙，中山靖王刘胜之后，生得龙准凤目，禹背汤肩，身長七尺五寸，垂手过膝，语言喜怒不形于色，好结英豪，少孤，与母织席编履为生。舍东南角篱上，有一桑树，生高五丈余，进望见重重如小车盖，往来者皆怪此树非凡，必出贵人。玄德少时，与家中诸小儿戏于树下：“吾为天子，此长朝殿也。”其叔父刘德然见玄德发此语，曰：“汝勿语戏灭吾门。”德然父元起。起妻曰：“他自一家，赶离门户。”元起曰：“吾家中有此儿，非常人也，汝勿发此语！”年十五，母使行学，事故九江太守卢植处学业。德公不甚乐读书，好犬马、美衣服，爱音乐。

当日，因贩履于市，卖讫，也来酒店中买酒吃。关、张二人见德公生得状貌非俗，有千般说不尽底福气。关公遂进酒于德公。公见二人状貌亦非凡，喜甚；也不推辞，接盏便饮。饮罢，张飞把盏，德公又接饮罢。飞邀德公同坐，三杯酒罢，三人同宿，昔交便气合。

有张飞言曰：“此处不是咱坐处。二公不弃，就敝宅聊饮一杯。”二公见飞言，便随飞到宅中。后有一桃园，园内有一小亭。飞遂邀二公，亭上置酒，三人欢饮。饮间，三人各序年甲：德公最长，关公为次，飞最小。以此大者为兄，小者为弟。宰白马祭天，杀乌牛祭地。不求同日生，只愿同日死。三人同行同坐同眠，誓为兄弟。

有德公，见汉朝危如累卵，盗贼蜂起，黎庶荒荒，叹曰：“大丈夫生于世，当如此乎！”时时共议，欲救黎民于涂炭之中，解天子倒悬之急。见奸臣窃命，贼子弄权，常有不平之心。

不争龙虎兴仁义，贼子谗臣睡里惊。

却说张飞，一日告二兄曰：“今黄巾贼遍州郡，劫掠民财，夺人妻女，倘若贼来，飞虽有家财，不能作主。”玄德曰：“似此若何？”飞曰：“咱不若告燕主，招些义兵，便贼来何惧？”玄德并关公言曰：“此举有理。”即便上

马，离家来见燕主议事。

捻指到燕主阶前，下马，被门人拦住。飞曰：“念某特来见主公，有商议的事。”把门人曰：“少待某报知主公。”把门人至厅前称：“有一人在衙前，欲与主公有议的事。”燕主曰：“交请来。”飞即随门吏人至于厅上。燕主赐飞坐。燕主曰：“公有何干？”飞曰：“今有黄巾贼遍天下，倘若来此都，此中无备，却不踏碎燕京？”燕主曰：“虽然如此，府库无钱，仓廩无粟，无甚粮草养济军人。交谁人为其头目？”飞曰：“某虽有上部下民，略有些小家财，可贍军人。”燕主曰：“便招得些义兵，交谁为头目？”飞曰：“某家有一人，姓刘名备，字玄德，乃中山靖王刘胜之后，其人生的龙准凤目，耳垂过肩，手垂过膝，可为头目。”燕主即时出令，立起义旗。为首者乃刘玄德，次下关云长、张翼德、糜芳、简献和、孙虔。不满一月，招的义军三千五百。

燕主当日，共刘备于教场内教演其军。燕主看时，所招军将，人人有力，个个威雄。燕主甚喜。正门中间有人报曰：“祸事也！”

幽郡聚勇兴戈甲，反乱黄巾觅死来。

燕主言曰：“有何祸事？”答曰：“今有黄巾贼，离城百里，来取幽州。”燕主曰：“义军头目如何？”玄德曰：“主公免忧，备愿领军去破黄巾。”道罢，玄德辞了燕主，领所招军将，出城三十里下寨。

玄德坐于帐上，问曰：“谁人敢去探贼兵多少？”道一声未了，有张飞帐前报喏：“飞愿自往。”玄德曰：“兄弟去，小心者！”道罢，张飞上马出寨去。不多时，飞复回，下马至帐前告曰：“今有汉天子，差元帅皇甫嵩，持诏敕，如有作下罪人，招军买马，敢破黄巾贼者，便挂先锋印。若灭了黄巾贼，封官赐赏。告哥哥：咱在此处，只一郡之主，不若投汉元帅，与国家出力；东荡西除，南征北伐，显功于今，扬名于后。”玄德听得张飞道罢，甚喜；即时引手下人出寨迎接元帅。

元帅至帐上言曰：“今天子赦你每招义军之罪，若破了黄巾，即赐高官重赏。”道罢，元帅赐玄德坐。关、张并众人侍立。元帅觑了玄德、关、张，状貌威雄，大喜：“据此英雄，视黄巾贼如草芥然！”元帅即时教玄德挂了先锋印，遂差快骑往探黄巾数目。

探事人回言：“贼兵大势，袁州昔庆府最多，贼军五十万，在于两处。袁州有贼军三十万；离袁州三十里，杏林庄有二头目，一名张宝，一名张表，领兵二十万。”元帅交先锋将领五万军，去探昔庆府虚实。刘备曰：“不用五万军，止用本部三千五百军。”先往任城县下寨。元帅大军随后亦到任城县下寨。

元帅又问诸将，谁人再探贼人虚实，招安贼人。刘备曰：“备为先锋愿往。”即时分付诏赦。刘备赍擎诏赦，辞了元帅，引本部下军，往任城县东门，打跳河中过去。前去班村。玄德问曰：“这里离杏林庄远近？”“约一十五里。”玄德问众军：“谁可将诏赦往杏林庄招安张表？”道罢，张飞曰：“飞愿往。”曰：“尔用军多少？”飞曰：“不用军兵。飞独往将诏赦去杏林庄招安张表。”

张飞一人一骑，便出至杏林庄上。有把门军卒遮当不住，直至中军帐下，立马横枪。帐上坐着五十余人，中间坐着张表。帐下五百余人鞞枪。张表等众人皆惊。张表问：“甚人？莫非探马？”张飞曰：“我不是探马，我是汉元帅手下先锋军内一卒。我不为私来，我有皇帝圣旨并诏赦。若有谋反大逆，杀天子命官，尽皆赦免。若投汉者，去其黄巾，打国家旗号，荫子封妻，高官重赏。如不投者，尽皆诛戮！”

张表闻言大怒，呼左右即下手。众军们齐向前来刺张飞。张飞不望，用丈八长枪撮梢儿把定轮转动。众军不能向前。打折贼军枪杆，勿知其数。寨中贼兵发喊惊恐自开。张飞一骑马，于贼军中纵横来往，无人敢当。贼军自闻锣鼓之声。

张表见一人，帐下报喏：“大王祸事！”张表问：“怎生祸事！”“今有汉先锋军分六队，各领兵五百，金鼓乱鸣，摇旗发喊，夺门撞入寨中！”张表急速领贼兵，一发奔袁州走。汉军随后追赶，到五十余里。

玄德收军，往杏林庄下寨。玄德令军把了寨门，点视诸将。问军赶贼那里去也，答曰都入袁州城也，有抛弃老小，尽皆杀了。玄德便申元帅，交奔杏林庄来。元帅见申状，大喜。即时领军至杏林庄。刘备接着元帅，共于帐上坐定，筵宴。元帅降令，先锋军兵并帅府下诸将头目等，尽皆赐赏。

正筵宴间，有一探马至帐前报喏：“今有张表入袁州，与张宝合兵一处甚大。”道罢，元帅降令：“谁人取取袁州？”玄德曰：“刘备愿往。”元帅大喜：“据贼兵势大，寡不敌众，你多将军兵去。”备曰：“不用军多，止将本部下杂虎军去足矣。”元帅曰：“尔去，在意者！”

玄德即时辞了元帅，将诏赦领兵奔袁州来。前离袁州十余里，下寨。玄德曰：“谁人将诏赦招安张表并张宝？”张飞曰：“某愿往。”玄德曰：“尔用兵多少？”飞曰：“不用一卒，飞独自去。”玄德曰：“恐防有失，尔可将取五百军去。”飞连声叫：“不用，不用！”玄德曰：“尔少将些军去。”飞曰：“我招些自愿去的军，如跟我去，得功者子孙永享国禄！”第一声，招得七人七骑；第二声，招得三人三骑；第三声，招得二人二骑。共招得一十三人。飞曰：“足矣！”



张飞领一十三人，赍擎诏赦，前往袁州，到于城下。张飞观瞻城池，敌楼战棚，深埋鹿角，开掘壕堑，见城上檣木炮石极广，拽起吊桥，放下栈板。张飞在城壕外高声叫：“城上有甚人来打话则个！”道罢，一簇军于城上来打话，问：“尔来的军卒是谁？”张飞曰：“我是汉元帅手内先锋将下张飞。”却问城上：“尔是谁？”“我乃是把袁州头目张宝。”飞曰：“我今赍擎汉朝诏赦来，若你投赦，尽皆免罪，封职加官重赏；如不投者，并行诛戮！”张宝听得大怒，即时便待开门迎之。

张表曰：“不可。表在杏林庄，这汉单马直至寨中，众军不能抵当，以此杏林庄失了。”张宝曰：“似此怎生？”表曰：“坚闭休出，恐防张飞有计。乞申扬州求救。”张飞城下大叫，城上人无语。张飞大怒，绕城大骂，并无人应。再转到南门城下高叫：“守门是谁？”又无人应。

张飞见无人应，乃对众军道：“咱从为汉军，鞍不离马，甲不离躯，枕弓沙印月，卧甲地生鳞，苦征恶战，相持厮杀，多少生受来。咱今日就着壕堑之前，柳树甚多，柳阴下卸甲，于壕中澡洗，马于树下气歇。”中间，张飞指着城上再骂。张表大怒，见张飞城壕澡洗，人马无备。张表对兄言：“我今不杀这汉，能死不辱！”兄宝曰：“咱军约迭五十余万，将有千员。咱军十万为首，纵横天下，无人敢敌。咱把汉朝世界三停占了二停，看看地都属咱。今日走出张飞来，失了杏林庄一小寨，你却早有怕惧之心。不论上将下至散军，如有敢敌张飞者，不问兄长，便赐重赏。”张表曰：“当日天时昏暗，我军不惯甲，马不被鞍；后有大势军来，以此失了杏林庄寨。今有张飞一十三人，张表将了五千军，必捉了张飞！”张宝曰：“吾弟所言甚当。”

即时领五千军兵，放下吊桥出城来。张飞见兵出城，一发上马，坐着衣甲，各执其器，往南便走。前至姚家庄，约离袁州四十余里，张表后追。至杏林庄，见一队军约一千余人，为首将是前部先锋刘备，手提双股剑，身穿锦征袍，立马在门旗下叫：“贼军头目是谁？”“我乃是张表！”玄德见道，兜转坐下马，二人便斗。约二十余合，后五百军不觉袭着，殿后为首者简献和，混战杀张表大败。

张表回军，往袁州便走，后有玄德袭着。前有一大林，林中走出一队军来，约一千余人，立马横刀。张表急问：“来者是谁？”“我是汉先锋手下一卒，关某字云长。”言曰：“贼将何不下马受降！”张表大惊。云长横刀向前，张表更不敢迎敌，弃斜便走。

玄德军亦赶上，与关公一发将张表军杀其九分，都无百十余人，相战到晚，前至袁州城下。张表急声高叫：“开门！后有伏兵赶之甚急！”城上张宝火急开门，张表军都无五七十人入城。壕堑之外，柳林中，张飞埋伏军一发撞入

城去，杀张表军落水者勿知其数。张飞领百十余人高叫：“斫断吊桥索者！”后军都入城来。夤夜间，张宝、张表又不知汉军多少，急往北门便走。复夺袁州。

至来日，元帅排筵宴，商议间，有探军人回报，败军都入广宁郡。元帅曰：“来朝先锋领军先行，随后大军拨寨都赴扬州。”取胜州路，过海州，并涟水，渡淮河，过泰州，西至扬州。先锋刘备并到，约离城一射地下寨。

却说张表，点军不见张宝，死在乱军中。张角大怒。又见探马至，报曰：“探得汉军至近，有先锋刘备离城一射地下寨。”张角召诸将省会，来朝大军须倾城都起，前迎刘备。

至次日天明，张角领军出。刘备分军三队，关、张二人各将一队。头至两军相交。关公袭其殿后，张飞横肋便撞。刘备教小校高叫：“若贼军去其黄巾，弃了兵器，便在赦下！如捉住张角者，封为五霸诸侯！”道罢，有元帅军至。贼人见了，投戈弃甲，去了黄巾，拜降者勿知其数。张角、张表死在乱军之中。

刘备得了扬州，汉元帅领军入扬州。元帅降令，安抚百姓，秋毫无犯，如违者依军令。百姓皆喜。元帅降令，自先锋为首，以下诸将军卒来日赴筵宴。

至次日，都赴席。元帅言：“大小众官，破黄巾贼生受！”各人赐赏毕，写表申朝，选日回军。至长安，元帅令众军在东门外下寨。元帅对刘备道：“破黄巾贼，功劳皆玄德也。我今见帝，奏破黄巾一事，君王不错矣。”言刘备曰：“在东门外下寨，等二三日。”

当日，刘备正与诸侯坐间，有一小校来报，有汉宣使来见先锋。刘备见道，慌出宫门迎接，至中军帐坐定。刘备礼毕，问常侍官何来。“你不识我？我乃是十常侍中一人。”段珪让道：“俺众人商议来，玄德公破黄巾贼寇，金珠宝物多收极广，你好献三十万贯金珠与俺，便交你建节封侯，腰金衣紫。”刘备曰：“但得城池营寨，所得金珠缎疋，皆元帅收讫，刘备并无分毫。”段珪听言，忽然便起，可离数步，回头觑定刘备，骂：“上桑村乞食饿夫，你有金珠，肯与他人！”张飞大怒，挥拳直至段珪根前。刘备、关公二人扯拽不住，拳中唇齿绽落，打下牙两个，满口流血。段珪掩口而归。刘备道：“你带累军卒也！”

至来日天晓，元帅来请刘备：“表章已奏了帝也，功劳全是你也！”分付绿袍槐简，来日朝门外听圣旨。

刘备至朝门外，约半月，不宣。却见宣诏，元帅下诸将都得官赏赴任。外有刘备，等守一月有余，并无宣唤。三人至本寨，刘备心闷，目视张飞，一拳打中段珪让带众军受苦。寻思罢，杂虎旗军一齐来告刘备、辞张飞：“众将见

有功不问，无功者赏，不能等守。俺各归家去。”刘备言曰：“功劳皆是咱军，无功军得赏，何况咱军？汉帝不错，须是斟酌功劳大小，任便更等待三五日。”

来日，刘备又去朝门外听圣旨。却早朝退，有文武都出内门来。见一辆四马银铎车，金浮图，茶褐伞。刘备叫冤屈三声。车内官人问：“叫冤屈者何人？”刘备立在车前：“某是破黄巾贼先锋刘备。”“如何叫屈声冤？”刘备曰：“元帅下诸将都有赏赐，加官赴任。唯有刘备诸军，随朝月余，并无宣诏。军兵尽皆饿散。”车中者，乃皇亲国舅董成，言曰：“又是十常侍官作乱。先锋使且去内门外，等我复回奏帝。”

约到两个时辰，复出内来：“先锋跟我前来。”至国舅宅，请刘备茶饭。刘备躬身，叉手施礼：“上复国舅，不知元帅奏甚表章来？”“今日已晚，来日早朝，大臣商议，与你官赏。来日听圣旨。”刘备辞了，到本营中，对众军将说知，大喜。

至次日，再去朝门外听圣旨，有十常侍官将宣诏：“唤先锋刘备听圣旨！”刘备拜罢，俯伏在地。“至长安多少时节不得官粮？”刘备曰：“三十七日。”“长安至定州几程，若到定州，打算计几日，都交打请在前，抛下粮草都交补讫。刘备赴定州附郭安喜县县尉，为太山贼寇极多，你将本部下军兵镇压。”刘备前去，至定州，礼上安喜县，见州吏读参榜，定州官员，“今有安喜县县尉谨参。”至厅前，才时施礼，有太守大怒，喝云：“刘备休拜！”呼左右人捉住刘备，曰：“今破不尽黄巾贼，见在山野潜藏，讨掳百姓。”太守问：“你这里至长安近远，如何违限半月有余？你是拖酒慢功，嫌官小，故意迟慢！”刘备曰：“告太守，三千五百人，连小者约送一万二千余口，尽是推车担担，抱女提男，老弱不能急进。告大人宽恕，并不曾多请官粮。”太守怒，再问：“你如何先交军兵先来，老小在后，你休分说！”令左右人监下，取迟慢招伏。方欲落笔判状，有左右劝元峤，看县尉破黄巾贼功劳，权免杖罪，令左右人绕厅拖三遭。左右二官又劝了。太守喝：“县尉，你归本衙，在意勾当！”

刘备到衙，见关、张众将，邀至前厅置坐间，有张飞遂问玄德：“哥哥因何烦恼？”刘备曰：“今某上县尉，九品官爵。关、张众将，一般军前破黄巾贼五百余万。我为官，弟兄二人无官，以此烦恼。”张飞曰：“哥哥错矣。从长安至定州，行十日，不烦恼；缘何参州回来便烦恼？必是州主有甚不好。哥哥对兄弟说！”玄德不说。

张飞离了玄德，言道：“要知端的，除是根问去！”去于后槽根底，见亲随二人，便问，不肯实说。张飞问之，大怒。至天晚二更向后，手提尖刀，即

时出尉司衙，至州衙后，越墙而过。至后花园，见一妇人。张飞问妇人：“太守那里宿睡？你若不道，我便杀你！”妇人战战兢兢怕怖，言：“太守在后堂内宿睡。”“你是太守甚人？”“我是太守拂床之人。”张飞道：“你引我后堂中去来。”

妇人引张飞至后堂。张飞把妇人杀了，又把太守元峤杀了。有灯下夫人忙叫道：“杀人贼！”又把夫人杀讫。以此惊起衙内上宿兵卒，约迭三十余人，向前来拿张飞。飞独杀弓手二十余人，越后墙而出，却归本衙。

次日天晓，大小众官请县尉商议，如何捉拿杀人贼。刘备情愿根捉。即时申报朝廷得知。十常侍言：“这杀太守贼人，不是别人，多管是县尉手内人杀了。”

朝廷发下使命督邮，姓崔名廉，御史台走马，前至定州馆驿内安下。大小众官来见使命，问使命有何公事。督邮曰：“为杀了本处太守，以此差我来问您众官人每，这里有县尉么？”“县尉在门外，不敢便来见。”使命随叫县尉。

县尉引兵三百余人，内有关、张，左右随尉二十三人，来见使命。使命曰：“你是县尉？”刘备曰然。使命曰：“杀了太守是你么？”刘备曰：“太守在后堂中，明有灯烛，上宿者三五十人，杀太守二十余人，灯下走脱者，须认得是刘备。那不是刘备。”督邮怒曰：“往日段圭让被你弟张飞打了两个大牙，是你来！今日圣旨差我来问你杀太守之贼。前者参州违限，本合断罪，看众官面，不曾断你。因此挟仇，杀了太守。你休分说！”喝左右人拿下者。

傍有关、张大怒，各带刀走上厅来，唬众官各皆奔走，将使命拿住，剥了衣服。被张飞扶刘备交椅上坐，于厅前系马桩上将使命绑缚。张飞鞭督邮边胸，打了一百大棒，身死，分尸六段，将头吊在北门，将脚吊在四隅角上。有刘备、关、张众将军兵，都往太山落草。

朝廷得知。当日，帝设朝，问文武百官：“如今见有破不尽黄巾贼，尚自极多。又反了刘备，若相合一处，怎生奈何？”有国舅董成出班奏帝：“陛下万岁，今刘备不反，皆是十常侍官，悬秤卖官，有财宝者做官，有功者无赏。陛下若依小臣，刘备不反。”帝曰：“如何招安的刘备？”“今将十常侍等杀讫，将七人首级往太行山，便招安得那弟兄三人。”帝：“依卿所奏。”问：“谁人可去？”董成奏：“小臣愿住。”

董成将七人首级前往太行山去。见一彪军兵。董成与军兵打话：“我奉圣旨招安，你为十常侍等朝野内贪财好贿，悬秤卖官，以此诛杀。今将首级交你弟兄知者。又赦你杀太守、鞭督邮之罪，都在赦下。”刘备俯伏在地，听讫赦书。刘备谢恩毕，便随国舅前入长安见帝。帝喜，赐赏加官，迁德州平原县县

丞，左右二官赐赏毕。

因此帝崩，即时立起汉献帝为君，离了长安，前来东都洛阳建都。有宰相王允、蔡邕、丁建阳。帝当日设朝，王允出班奏帝：“有西凉府申报，有黄巾贼张李四大寇，约三十余万，占了西凉府。”帝曰：“如何？”帝问王允：“谁人敢去？”王允奏曰：“宜董卓为元帅。董卓有万夫不当之勇，身長八尺五寸，肌肥肉厚肚大，举讨王之作，上阵披重铠，走如奔骑，坐绰飞燕，堪为元帅。手下有战将千员，长有雄兵五十余万。”帝依所奏，宣董卓入朝，加官封职，封做太师天下都元帅。

帝问董卓：“今有西凉府申报，黄巾贼约造三十余万作乱，谁人可破？”董卓奏曰：“小臣愿往。”方欲兴兵，忽听得城内大喊声，闭了城门，急点军兵数千余人，前街后巷，罗纹结角，军兵都把了。见一人坐马将，有如猛虎，荡散军兵，杀死者勿知其数。即渐添军添将，添得极多，困住此人。太师高叫，问何人。此人不语。百姓高声皆叫：“这汉是丁建阳家奴，杀了丁丞相，骑着丁丞相马待走！”军兵困住，太师军多将广，以此拿住，缚了，将入帅府来。

董卓坐定，遂问适来捉住者何人，姓甚名谁。言道：“某乃姓吕名布，字奉先。”“你为甚街上持戟杀人？”方欲询问，有丁丞相家人言：“此人不为别事，为丁丞相一疋马，故杀了丁丞相。”董卓问：“这马怎生好马？”其家奴再覆：“这马非俗，浑身上下血点也似鲜红，鬃尾如火，名为赤兔马。丞相道，不是红为赤兔马，是射兔马，旱地而行，如见兔子，不曾走了，不用马关踏住，以此言赤兔马。又言这马若遇江河，如登平地，涉水而过。若至水中，不吃草料，食鱼鳖。这马日行一千里，负重八百余斤，此马非凡马也。”道罢，吕布言曰：“非为马杀主公。”布曰：“屡长主公常辱我，以此杀了丁丞相是实。”

董卓见吕布，身長一丈，腰阔七围，独杀百十余人，如此英雄，方今天下少有。“正是用人之时，我免你罪如何？”吕布言：“情愿与太师过鞭坠镫，拜太师为父。”太师甚喜，遂放了吕布。

当日，太师领军兵五十余万，战将千员，左有义儿吕布。布骑赤兔马，身披金铠，头带獬豸冠，使丈二方天戟，上面挂黄幡豹尾，步奔过骑为左将军。右边有汉李广之后李肃，戴银头盔，身披银锁甲白袍，使一条丈五倒须悟钩枪，叉弓带箭。用文者，有大夫李儒；用武者，有吕布、李肃，三人辅佐董卓。

董卓领军到西凉府，一鼓而收，招安到四大寇张李等大军三十余万，前来东都洛阳。约离洛阳西北二十余里，差夫修城一座，号曰郾坞城。令张李屯住军兵，打请官粮。董卓作乱，常有谋汉天下之心。

董卓问李儒：“今四大寇离了西凉府，谁可把西凉府？”李儒言：“有太师女婿牛信可去。”太师叫牛信，将十万军往西凉府镇守去讫。

却说汉献帝，于后殿中，默诏国舅董成。成至，献帝圣旨：“今有董卓弄权，如之奈何？”董成奏曰：“我王诏天下诸侯，将我王往长安建都，今天下诸侯并杀董卓，以此天下太平。”帝问：“谁人可去？”“臣手下有一人典库校尉，那人可去，有心胆。若干了这大事，可为元帅。”诏冀王袁绍，以镇淮王袁术监军，使长沙郡王太守孙坚。

有一人至阶下，山呼万岁罢。帝问：“卿姓名？”“某姓曹名操，字孟德。”献帝觑这汉，可敌二十个董卓，今汉天下无计奈何，须用此人。献帝赐赏曹操■目使。“若大事毕，加做天下都元帅，你在意勾当；若卿获功者，加卿为左丞相。”

曹操辞帝出城，会天下诸侯。前至定州，见太守公孙瓒。正行之次，见里堠整齐，桥道平整，人烟稠密，牛马繁盛，荒地全无，田禾多有。曹操呼一农夫问：“此乃何方？”农夫言曰：“启告官人，此处是德州平原县界。”曹操惊问农夫：“此处县官是谁？”农夫曰：“县令不管事，只有县丞管事。”问县丞是谁。农夫曰：“是往日破黄巾贼的刘备。”曹操大惊：“会得天下诸侯，此处有斩董卓的刽子！”

曹操三十骑马往县衙门外，有左右人报玄德。门吏曰：“今有汉天使在衙门外，县官火速出迎使命！”众官迎至衙内，到厅上坐定，参拜礼毕，各坐筵宴。酒行数巡，操曰：“我奉圣旨，宣天下二十八镇诸侯。今有董卓弄权，长有谋汉天下之心，宣众诸侯保驾定天下，破董卓。及有吕布、李肃，各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无人可敌。因宣沧州洪海郡韩甫，轻过平原县，却闻玄德公在此，特来相谒，玄德公休阻。看汉天下面，若玄德公到虎牢关，破了董卓、吕布，操保荐玄德公封万户侯，入相府院。”

曹操执盏进与刘备。备言曰：“小官武艺不会，弓马不熟，恐失国事。”旁有张飞言曰：“哥哥，自从桃园结义，共破黄巾，图名于后。今国家正是用人之际，随众诸侯到虎牢关，与董卓、吕布交战，托赖皇帝洪福，杀了董卓、吕布，落得凌烟阁上标名，强如平原县为宰，得个腰金衣紫，荫子封妻。哥哥若不去，小弟张飞愿往。”曹操应声而谢。宴罢，曹操再三嘱咐：“张将军许了去也，若迟到，必交使命来请你三人也。”曹操辞别上路。

玄德归宅，与二弟评议，言曰：“咱去，不争到那里却不用咱，何处归止？”张飞言曰：“弟兄放心，我独自去破董卓，诛吕布。”玄德曰：“候有使命却去。”

却说献帝在洛阳，为君懦弱。太师董卓弄权，身重三百斤，有篡国之心

，带剑上殿，文武皆惧。倚手下义儿吕布、白袍李肃、四盗寇、八健将，常欺压天下诸侯。

却说谯郡太守曹操，再入朝见帝。见董卓气势欺人，越有不忿之心。朝罢，曹操再奏帝，商议暗行密诏，会天下诸侯于虎牢关前，共破董卓。诏约中平五年三月三日，众会虎牢关前。即便诏行诸镇天下诸侯，可早到于关前。长沙子弟最为先。长沙太守孙坚先到关前。青州袁谭不至。天下军马都在关前，阙少粮草。曹操因催粮，就催青州袁谭去。数日，前至平原县，见玄德礼毕，操曰：“诸侯都在虎牢关，三将军若何？”玄德不语。张飞曰：“看汉天下无主，杀太师贼臣，再扶汉室。”先主方许。操曰：“冀王袁绍为元帅，三将军可以将书与袁绍去。”丞相即便修书，付与先主。曹公别了，一去青州。

却说关、张、刘备三人，点手下三千杂虎骑，选日登程，望西南上行。在路数日，前至虎牢关，相离大寨五七里下帐，至次日，三人整顿了衣装，先探覬元帅，至辕门。

却说冀王袁绍，会集诸侯帐上，问曰：“今汉室无主，贼臣弄权，献帝在洛阳，为君懦弱；董卓在虎牢关，有百员名将，为首者温侯吕布，身長九尺二寸，使方天戟，无人可当。您众诸侯如何定计诛杀贼臣，报答朝廷，图名于后？”众官无语。

忽听得寨门外闹。门吏报曰：“辕门外有三将军来见。”冀王速令叫至当面，众官皆覬为首者一将，面如满月，耳垂过肩，双手过膝，龙准龙颜，乃帝王之貌。左手下一将，身長九尺二寸，是蒲州解良人也，姓关名羽，字云长。右手下一将，幽州涿郡人也，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豹头环眼，燕颌虎须。冀王问曰：“三将军何人也？”先主曰：“无能幽州涿郡大桑村人也，姓刘名备，见任平原县令。”冀王曰：“是绿袍槐简？”先主曰：“然。因谯郡太守路过，留书与备，敬来关前，共破董卓。”冀王大喜。

先主取书与袁绍。袁绍看书毕，遂问众诸侯：“此事如何？”帐上一将振威而叫曰：“诸侯会合虎牢关下，克日斩贼臣董卓、吕布！”众官覬是长沙太守孙坚。宋文举曰：“关前诛董卓，何用绿衣郎！”众官听道皆喜。冀王又问，众官皆不语。

三将辞冀王，出寨东北五七里，到于本寨。张飞言曰：“倘若在平原，岂受他人患！”来日天晓，又见袁绍，众官又不喜。三将复回，来日，上路直去平原。约行数里，迎见曹操，实说其事。曹操笑曰：“赶我复回！倘破贼臣，建立大功，何官不做？”来日军回，到袁绍大寨。

后二日，曹操寨内言：“萧何三荐韩信，兴汉四百余年。”冀王排筵会，请曹丞相同诸侯。正宴之次，人报虎牢关有温侯吕布搦战。冀王问曰：“谁

人敢与吕布决战？”言未尽，见一将出，认得是徐州太守陶谦手中步队将曹豹，自言：“我与吕布决战，要捉吕布！”众皆喜。上马对阵，吕布捉曹豹。没一个时辰，败军回，言温侯一合捉了曹豹。冀王大惊。又有人言：“却放回曹豹来也！”曹豹入寨，众官闻说吕布其锋不可当，言吕布只待捉十八镇诸侯。众官无有不忧者。

至次日天晓，探事人告曰：“吕布将三万军，下虎牢关搦战。”冀王问众官：“谁与温侯决战？”言未尽，有长沙太守孙坚，引军出马，与吕布对阵。交马都无三合，孙坚大败。吕布赶入大林。吕布发箭射孙坚，孙坚使金蝉蜕壳计。孙坚却将袍甲挂于树上走了。吕布将孙坚的头盔战袍，使健将杨奉上虎牢关，与太师董卓去。正行之次，路逢张飞，夺了头盔战袍。

至天明，张飞至袁绍大寨辕门下马，先见先主、关公。玄德言曰：“孙坚言咱们是猫狗之徒，饭囊衣架。”先主曰：“他为长沙太守，我是绿衣郎，岂能为他争气？”张飞笑而叫曰：“大丈夫死生不顾，图名于后！”先主、关公劝不住，张飞直至冀王帐前。张飞献头盔袍甲与冀王。太守孙坚、众官不语。声若巨钟：“前者太守言我皆为猫狗之徒，吕布下关，太守弃袍得脱！”孙坚闻之大怒，推张飞欲斩。诸侯皆起。有冀王袁绍、荆王刘表、谯郡曹操告曰：“吕布之势不可当，若斩张飞，谁破董卓？”孙坚不语。张飞自言曰：“吕布下关，我兄弟三人必斩家奴！”众官皆喜，张飞得脱。

第三日，吕布又搦战，众诸侯出寨，与品布对阵。张飞出马持枪。张飞与吕布交战二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关公忿怒，纵马轮刀，二将战吕布。先主不忍，使双股剑，三骑战吕布，大败走，西北上虎牢关。

次日，吕布下关，叫曰：“大眼汉出马！”张飞大怒，出马，手持丈八神矛，睁双圆眼，直取吕布。二马相交，三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张飞平生好厮杀，撞着对手，又战三十合，杀吕布綖旗掩面。张飞如神，吕布心怯，拔马上关，坚闭不出。吕布使四盗寇紧守其关。四人者，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四人。

却说董太师，洛阳邀驾，西入长安。帝坐万安殿，命太师设宴。至晚，帝亦带酒归后宫。董卓见四妃，以言相戏。有宰相王允，不忿之心，密言曰：“天下无主也。”

王允归宅下马，信步到后花园内，小庭闷坐。独言献帝懦弱，董卓弄权，天下危矣。忽见一妇人烧香，自言不得归乡，故家长不能见面。焚香再拜。王允自言，吾忧国事，此妇人因甚祷祝？王允不免出庭问曰：“你为甚烧香？对我实说。”唬得貂蝉连忙跪下，不敢抵讳，实诉其由：“贱妾本姓任，小字貂蝉，家长是吕布，自临洮府相失，至今不曾见面，因此烧香。”丞相大喜



：“安汉天下，此妇人也！”丞相归堂，叫貂蝉：“吾看你如亲女一般看待。”即将金珠缎疋与貂蝉，谢而去之。

后数日，丞相请太师董卓筵会。至天晚，太师带酒，见灯烛荧煌。王允令数十个美色妇人，内簇貂蝉，髻插碧玉短金钗，身穿缕金绛绡衣，那堪倾国倾城！董卓大惊，觑移时，自言：“吾室亦无此妇人！”王允教讴唱，太师大喜。王允曰：“关西临洮人也，姓任，小字貂蝉。”太师深顾恋，丞相许之。宴罢，太师亦起。

至来日天晓，宰相自思：我食君禄为相，今定计再安汉室。如我不成，我死者，图名也。即便请吕布赴会，筵宴至晚，丞相又使貂蝉上筵讴曲。吕布视之，自思：昔日丁建阳临洮作乱，吾妻貂蝉不知所在。今日在此！王允把盏言曰：“温侯面带忧容，不知何意？”吕布欠伸具说。丞相大喜：“汉家天下有主也！”丞相再言：“不知是温侯之妻，天下喜事，不如夫妻团圆。”又言：“老汉亦亲女看待。选吉日良时，送貂蝉于太师府去，与温侯完聚。”吕布大喜，天晚告归。

都无五七日，使丫环侍女，驷马重重，送貂蝉于太师宅内。中平七年春三月三日，太师正默坐间，人报曰：“丞相王允，驷马重重，不知送甚人来？”太师急出，遂邀王允于正堂，自言：“莫非貂蝉么？”允曰然。太师令人置酒。王允言曰：“今有小疾，不敢久停。”辞太师去。

当夜天晚，董卓与貂蝉饮酒。董卓是一酒色之徒。前后二日，吕布因自曲江回来，到宅前下马，有八健将皆散。当夜天晚，温侯听宅中有乐音嘹亮，遂问左右人为何。众人具说：“丞相一妇人，乃貂蝉也！”吕布大惊，行至廊下，无由得见。猛然见貂蝉推衣而出。吕布大怒：“逆贼在于何处？”貂蝉曰：“已醉矣。”吕布提剑入堂，见董卓鼻气如雷，卧如肉山，骂：“老贼无道！”一剑断其颈，鲜血涌流。刺董卓身死。

吕布速忙出宅，奔走于丞相宅内。王允急问为何。吕布具说其由。丞相大喜曰：“温侯世之名人，若不杀董卓，汉天下危如累卵！”说话间，门人报曰：“外有李肃提剑来寻吕布。”丞相火速出宅，见李肃至曰：“吕布杀了太师身死，我若见吕布，碎尸万断！”王允曰：“将军错矣。今汉天下四百余年，尔祖李广扶持汉室。今董卓弄权，吕布除之，尔言杀吕布，天下骂名，不类尔之上祖。可以除昏立明，是大丈夫也。”李肃掷剑在地，叉手曰：“丞相所言当也，请温侯说话。”二人相见，吕布具说董卓无道。李肃大怒：“吾不知其是！”

吕布遂辞王允归于宅内。门人报曰：“殿前太尉吴子兰，引兵一万，围了宅也！”吕布自思：长安不可久住！点八健将，同三万军，夺东门而出。太尉

吴子兰赶上。前有万军拦住，乃至死者董卓四元帅李傕、郭汜、樊稠、张济等，骂家奴。无言可对，温侯撞过阵。

前至潼关，有谯郡太守曹操拦住，使两军相击。吕布夺关而出。东行数里，前有睢阳太守郭潜言：“温侯休入城来，与你金珠！”吕布东北而进。数日，见桑麻地土特别。吕布问：“此处是那里？”有人告曰：“是徐州地面。”吕布问：“徐州太守何人也？”言：“有老将陶谦，临死三让徐州与玄德。”吕布自思：虎牢关下深结有冤。又思吾无置锥之地。傍有陈宫言曰：“关、张、刘备，俱虎之将。”温侯不语。陈宫又言：“刘备仁德之人，温侯可以写书与玄德。”

吕布即时写书入徐州，见玄德。玄德邀陈宫坐。陈宫将书与玄德，看书中之意：

“辱弟吕布顿首拜上徐州牧玄德公将军麾下：即辰孟夏清和，梅雨初晴，伏维台候动止迁加，虎帐悠治，仰劳神明护佑。自虎牢关一战，非吕布之罪，皆董卓之过。自知负罪，有挂下怀。本合诣闾屏参见，少酬往日过愆。长安以来，人困马乏，不能前进。倘蒙恕责，不胜幸甚。比及相会，善保尊颜。不宣。”

玄德读了书，甚喜，酒食管待陈宫毕，宫辞了去。有一将出告玄德，乃是简献和，告：“主公不闻临洮丁建阳太守，吕布叫为父，因为赤兔马，杀了丁建阳。前看长安为貂蝉，诛了董卓。先自关、张二将军不在城中，若吕布心变，夺其徐州，奈何？”先主曰：“吕布虽则不仁，今无牙爪；又将书哀告，权于城中略歇。”众官劝不住。

来日天晓，先主使鼓乐邀吕布入城，至大衙筵会数日。玄德拜吕布为兄，唬杀众官。简献和慌速使心腹人暗勾关、张入城。

来日天晓，玄德二弟与吕布相见。前后数日，吕布问众官：“自西出潼关，亦无置锥之地。”陈宫曰：“温侯不闻天分九州，徐州乃上郡也，是兴王之地。若得徐州，今观天下易可也。”吕布笑曰：“有意图徐州，玄德于我甚厚。又关、张二将乃虎狼之将，倘若不的，如之奈何？”

数日，吕布，玄德坐间，先主言曰：“奉先亦无住处。不是兄弟拙见，西北八十里有小沛，可以屯军养锐若何？”吕布甚喜。当日辞先生，引本部军兵前去小沛。

前后半载，有人告先主：“南四百里地有寿春袁术，使太子袁襄引兵取徐州。”先主即时使张飞为接伴使，南迎袁襄。约行三十里地，有一亭名曰石亭驿，接着袁襄，二人相见礼毕，张飞置酒三杯。酒罢，袁襄言徐州事。张飞不从，慢骂：“玄德织席编履村夫！”张飞大怒骂：“我家兄祖代帝王之子，汉

景帝十七代玄孙，乃中山靖王之后。你骂织席编履村夫，毁我家兄。谅尔祖乃田夫之人！”张飞即时便还。袁襄欲便打。张飞拿住袁襄，用手举起，于石亭上便摔。左右众官不劝，遂摔杀袁襄。

跟从人皆回。无数日，见袁术。术哭曰：“叵耐张飞！即时使大将纪灵将三万军取徐州。先主留张飞权徐州。先主、关公并众官等，南迎纪灵。前后一月不回。

却说张飞，每日带酒不醒，不理正事。有左右二官曹豹，慢骂死者陶谦，徐州何不分付与我，却让与刘备！刘备南迎纪灵，战事未定，却交小儿权州！百姓皆有怨心。曹豹诱劝张飞。张飞不从。又骂张飞。张飞大怒，言：“我弟一与国家出力。家兄已得徐州，一权为正。”鞭挞曹豹。曹豹到东宅，自思一计，可报其冤。使女婿张本，私地修书，前去小沛见吕布，亦酒食待之，又与金珠。张本复回。吕布问众官：“此事如何？”陈宫曰：“玄德南迎纪灵，张飞每日带酒。”

温侯引军到徐州，顷刻，曹豹献了西门。吕布入城，张飞大醉，人告曰：“夫人来也。”乃玄德之妻。夫人曰：“小叔，您哥哥南破纪灵，输赢未知。你却每日带酒，若徐州有失，怎生奈何？”张飞言曰：“谁敢正觑徐州！”言未尽，忽听得喊声振地，有人报与张飞，言：“曹豹勾引将吕布入城来！”张飞大惊，夫人仰面而哭。张飞上马与吕布交战，混斗到晚，张飞夺门而出。有南二百里地，见先主，具说其事。关公大怒张飞。

先主来日班师回军，离徐州约二十里地下寨。玄德又言：“我妻儿必为吕布所杀，可以写书见吕布，可保家族。”即修书，使简献和持书入城，将与吕布。吕布看书中意，刘备愿弃徐州，即于小沛闲居。吕布大喜，遂将糜夫人并太子阿斗，出城见玄德。玄德即引众军前去小沛闲居。

有人报曰：“纪灵领军三万来要徐州。”纪灵乃袁术之名将也。先主即领军在西下寨。纪灵在南下寨，待困徐州。吕布亦领军出城，在东下寨。吕布写书与纪灵、刘玄德，刻日排宴，请你两家。

吕布向附高处几帐而坐，筵会罢，吕布言：“汉帝懦弱，天下未宁。寿春袁术可守东镇。徐州陶谦在时，本让与玄德公。袁术以近，待要徐州。吾今解您两家之危。”令人向南一百五十步搦立方天戟。吕布曰：“我发一箭，可射戟上钱眼。若射中，两家各罢战；若不中，纪灵亦班师，如不班师，吾助玄德杀纪灵。若玄德军不回，吾助纪灵杀刘备。”二将皆从。吕布发箭。

诗曰：

一箭功成定太平，雄兵三万罢戈庭。

当时骁勇无人及，至使清名后世称。

吕布一箭，射中金钱眼。纪灵回军。先主排宴管待吕布，三日却归小沛。吕布归徐州。

前后半载。当日，先主坐衙，门吏报曰：“有父老告言，贼寇极多。”先主使关、张二将收捉贼寇去。张飞引一千杂虎骑去小沛正东二十里，到一林前下马待坐。左右人将酒与张飞把盏，笑曰：“吾爱者美酝。”一饮而竭，靠树而睡。约至二更前后，听得正东下铃子响。令人告张飞。张飞上马，直东没三里地，有一千军，内有一头目，押着篋袋箱笼，不知其数。翼德曰：“是贼也。”张飞大叫一声，喊散众人，夺了钱物。侯成曰：“我乃温侯使我燕京买马去。”张飞不信，使小军监押入小沛城里见先主。侯成告曰：“是吕布买马的钱物。”先主觑了大惊，骂张飞，此物皆吕布之物。先主、关公待送张飞徐州，献与吕布。又思桃园结义。

数日，吕布领三万军，并八健将，离小沛二十里下寨。来日，吕布引军至城，与玄德对话，只言道要张飞。先主不从。关公言曰：“张飞，安喜时鞭督邮，军去大半，为贼三载。前者失了徐州，皆尔之过。今又夺吕布钱物，又是尔之过！”张飞大怒，上马曰：“敢死者随我来！”三十八骑马打过阵。约行二十里，至一大林下马。翼德曰：“失了徐州，今小沛又危，我之过也。倘若无功，羞见二兄！”张飞又言：“吕布长安犯罪，东出剑关，走于徐州。近知曹操奉圣旨，引十万军、百员名将，屯于睢水，根捉吕布。俺同十八骑赴睢水，见曹公，借军破吕布。”上路数日，到于睢水，见曹操具说其事，借军救二兄。操曰：“玄德自虎牢相别，至今不相见，尔言借军，未知真假。”张飞曰：“丞相道底是。却回二兄处取书去。”不辞曹操，便上马，引十八骑，却投小沛来。见吕布铁桶相似。张飞着力杀上血湖洞，入去到于城中。二兄问曰：“前数日兄弟何处去来？”翼德具言前日打过阵去，到得曹操在睢阳求救去来。先主大惊，问：“不曾借的军来？”飞曰：“丞相道无凭验。兄弟却来敢书。”先主即便修书，付与张飞。

至次日，张飞又引十八骑复出，与吕布交战。吕布曰：“贼将反覆数遭，必求救军。”温侯当不住，张飞引十八骑撞出阵去。数日，到曹操大寨。丞相听的大喜无限。张飞将书与曹公，有书中曰：

“辱识刘备顿首拜上丞相麾下：即辰仲秋，伏维台辅动止迁加，不避威严，僭申微悃。今有反贼吕布，诛董卓，走离长安，袭徐州，又围小沛。奈备兵微将寡，壕浅城低，有倒悬之急，累卵之危。专令张飞持书远见，倘蒙大造，特为解围。非惟刘备蒙恩，抑且生灵受惠。生擒吕布，上见太平。伏乞钧照，不备。”

曹操读罢书，欢喜无地。又言：“张飞勇冠天下，吾手下官员皆不似翼德

。”又言：“张飞白身车骑大将军。吾东征吕布，倘若还朝，交你正受也。”令赐酒肉与张飞同十八骑军卒，令人担酒出寨，东南帐里二将皆出，内中一人叫张飞下马，同见，二人相见甚喜。曹公：“乃是夏侯惇也。”见丞相北救小沛，谁作先锋，就便立夏侯惇为先锋。

无二日，丞相拔寨皆起。前后数日，到小沛。吕布军来迎。夏侯惇出与吕布战，无数合，吕布诈败，夏侯惇急赶，吕布发箭，正中夏侯惇左眼。夏侯惇落马拔箭。夏侯：“父精母血，不可弃之。”其目睛，一口啖之。上马再战。吕布言曰：“此人非常人也。”吕布大败。夏侯惇回离寨七里，又见张飞用兵，忙合夏侯惇回见曹操。曹操用金镞药治之。

又三日，吕布又搦战。张飞与吕布约战到三百余合，不分胜败。有小沛先主、关公与众官，一千杂虎骑，杀吕布大败，东走徐州。离城十里，听得前面闹人，若温侯前有败军，内有貂蝉来见温侯，泪不成行，言曹操使许褚占了徐州。吕布自思：徐州已失了，有曹操，兼有刘备、关公、张飞，其军盛多。吕布东走下邳。至城内，数日不出。人告吕布，又来也。问众言毕，有陈宫言曰：“温侯分军两队，西北八十里有羊头山，据险之地。温侯在下邳，陈宫在羊头山。倘若曹兵打下邳，陈宫可保；倘若曹公打羊头山，温侯可保。张飞之势，吾亦不可敌。”吕布曰：“陈宫言者当也。”

吕布在于后堂见貂蝉。吕布说与，貂蝉哭而告曰：“奉先不记丁建阳临洮造反，马腾军来，咱家两口儿失散，前后三年不能相见。为杀了董卓，无所可归。走于关东，徐州失离。曹操兵困下邳，倘分军两路，兵力来续，若又失散，何日再睹其面？”貂蝉又言：“生则同居，死则同穴，至死不分离。”吕布甚喜：“此言是也。”温侯每日与貂蝉作乐。有人告曰：“曹公兵至，城紧急。”吕布如无相顾，众将不能劝。数日，当夜四更前后，有人拍窗而叫曰：“下邳有失也！”温侯披衣而出，觑见健将陈宫说：“曹操开沂泗两水，困了下邳城也！”至天明，众官随吕布上城。又说：“前者献计，分军两队保下邳，温侯不从。今曹相水困下邳，无计可料。”温侯不语，下城入衙。每日与貂蝉作乐。众官皆忿恨。

前后半月，忽一日，见数人揭帘而入。吕布认得是陈宫、侯成、张辽等。内有侯成言与吕布：“自临洮相逐，到今数载，尚无立锥之地。外有曹相、刘备两军势甚，兼沂泗两河浸下邳，粮食阙少，迟疾困破下邳，众人皆死。温侯每日与貂蝉作乐！”吕布笑曰：“来者曹操、刘备，岂不识我？如城被沂泗两河，吾有马名赤兔，我与貂蝉坐骑而去，马能越堑，与貂蝉浮水而出，吾何惧哉！”内中一人高叫骂：“吕布出身寒贱，自言却与貂蝉浮水而去。我兵将及三万，城内百姓约计三万户，若何？”言未尽，又骂，吕布觑是侯成，言推转

交斩。众官劝得免性命，打三十棒。吕布归堂，众官皆散。

前后三日，众官尚自不舍，侯成带酒骂吕布。当夜直至后院，见喂马人大醉。侯成盗马至于下邳西门，见健将杨奉言侯成盗其马。被侯成杀了杨奉，夺了门，浮水而过。约至四更，关公巡绰侯成，得其马。天明，见曹操，具说其事。曹相大喜。

却说吕布正与貂蝉对坐。有人告侯成盗其马。吕布大惊。又言杀了杨奉，投了曹操，如之奈何。众官不语。

无数日，曹操使上前板堰住水，下开一道河，把水放尽，使沙石草木填了城壕，立起炮石打城。曹操引军搦战。吕布骑别马，出门迎敌，与夏侯惇交马诈败。吕布奔走，曹操引众皆掩杀，伏兵并起，吕布慌速西走，正迎关公。吕布有意东去下邳，正撞张飞。

众将拿住，把吕布囚了。曹操使人高叫八将并众官等都来受降。曹操班师，入寨升帐而坐，问众官，令人将吕布、陈宫执于当面。问陈宫曰：“尔先归我，后投公孙瓒，又私遁奔吕布，今事失如何？”陈宫笑曰：“非某之过。先杀丞相，当怀篡位之心，后见公孙瓒为事舛讹再投吕布。怎知贼子反乱。今日被捉，惟死者当也。”操曰：“免你如何？”陈宫自言：“不可。先投公孙瓒，又归吕布，再投丞相，后人观我无义，自愿就死。”

丞相言：“当斩陈宫，放其家小。”陈宫高叫“丞相错矣！倘留其子，必遗后患。惟母与妻，愿言宽恕。”曹操令斩讫，留其母妻。

再令推过吕布至当面。曹操言：“视虎者不言危。”吕布觑帐上曹操与玄德同坐。吕布言曰：“丞相倘免吕布命，杀身可报。今闻丞相能使步军，某能使马军，倘若马步军相逐，今天下易如翻手。”曹操不语，目视玄德。先主曰：“岂不闻丁建阳、董卓乎？”

曹操言：“斩，斩！”吕布骂：“大耳贼，逼吾速矣！”曹操斩了吕布。

可怜城下餐刀日，不似辕门射戟时。

斩了吕布，安了下邳。曹操深爱降将张辽。

刘备、关羽、张飞，丞相每日与玄德携手饮酒，有意待用先主扶佐之心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
双目能观二耳轮，手长过膝异常人。

他家本是中山后，肯做曹公臣下臣？

三国志平话卷中

曹操引关公、张飞、刘备军回，正西行数日，到长安。无三日，见帝，奏斩吕布于下邳。帝喜，有意加官。曹操奏曰：“非臣之功。”帝问何人。“涿郡刘备、关、张三人也。”

帝宣，三人借袍见帝。献帝见先主面如满月，两耳垂肩，貌类汉景帝。又问：“玄德祖宗何人？”先主：“本祖十六代孙，中山靖王之后，先君汉灵帝，因十常侍弄权，落于百姓之家。”帝惊，宣宗正府宰相，检祖宗部。有国舅董成奏帝曰：“刘备，汉之宗室。”帝大喜，即加玄德豫州牧左将军汉皇叔。又宣关、张二将，各赐恩赏，御宴数日。帝大喜，自思：有皇叔荆王刘表，又有沧州刘璧，长不在吾左右；今有皇叔玄德，汉天下有主矣！前后数日。

又说曹操称病不朝。曹操在下邳破吕布，岂知玄德是汉宗室？无计奈何。一日，帝坐翠华殿，宣国舅。帝曰：“你一家子父，累食汉禄。”遂赐玉带一条。帝归后宫。董成出内，正见曹公，言：“帝赐玉带，有否？”董成捧带与曹相看毕，言：“尔为汉之宗室，赐带有何不可？”

董成将到宅内，与夫人说话。夫人见国舅汗流胸背，衣湿数重。夫人再问：“如何汗流？”国舅曰：“汉天下指日危也。”夫人曰：“为何？”曰：“曹公，内里宫监、阉宦，皆为操之耳目。帝赐带与我，曹操怎知？”夫人将过带，见一红绒头，用金钹儿挑之，上有诏书。国舅、夫人大惊曰：“倘若内门前曹操搜出，一门家小都休！”

董成看诏书，上有皇叔刘玄德、殿前太尉吴子兰、国舅，并有关、张二将。看毕，董成请刘玄德、吴子兰，三人待坐同看诏书。诏曰：

“朕自垂衣治世，遍起干戈。长茅茨者当自剪除，生奸佞者实难隐忍。昔燕丹囚于秦国，马角而生，得脱；高祖困荥阳，纪信施忠孝。朕虽无德，当此困危，亦有感于心。戮奸臣者，已诛董卓。今有奸雄曹操，挟寡人行势，当识也。今汉天下有倒悬之急，社稷似累卵之危，不遇忠臣，未得良将。如奉暗诏，当以决断，扫除奸雄，遍告天下，各宣知悉。诏下国舅董成、太尉吴子兰、皇叔刘玄德，并关、张二将。中平九月日，御批。”

众官读罢手诏，皇叔言曰：“可以参详。倘若关、张二将得知，定杀曹操。曹操坐起，常有十万军、百员将，两壁相并，把长安变为尸山血海。”言未尽，窗外一人叫曰：“您好大胆！我告曹操！”皇叔开门，觑是太医院医官吉平。

三人邀吉平入阁内，评论杀曹操。吉平言曰：“曹操一病，名虎头风。吉平疗之，迟疾发，可使毒药坏之。”董成曰：“曹操夜卧丸枕，日服鸩酒三杯，必能死矣。”吉平曰：“我药大毒，若咽下肠中皆断。”众官皆喜。前后一月，操病发，令人请吉平医。曹公不吃药，言味别。吉平便骂曹公：“篡国之贼，不合死！”使药便泼。操躲过，即时拿住吉平打拷。曹公问曰：“何人使你来？”吉平不说。曹操心思：多是皇叔刘备之计！当日筵会，请皇叔赴宅。曹操取出吉平，又问：“甚人使你来？”吉平又骂：“曹操，图汉室贼！天交

我药你来！”令人再勘。吉平言：“别无人使我药你来。”又令人再勘，吉平身死。诗曰：

曹操奸雄自古无，吉平用药杀贼徒；  
苦刑追勘无生意，至死不言大丈夫。

曹操打死吉平，深疑皇叔，自言：“我之过也。不合将刘备入朝，弟兄三人若虎狼，无计可料。”

无数日，曹相请玄德筵会，名曰：“论英会”。唬得皇叔坠其筋骨。会散。

忽一日，曹操奏帝言曰：“东方贼太广。”帝曰：“如何治之？”操曰：“可使皇叔保徐州去。”帝准奏。

玄德在路一月，离徐州三十里，至帖口店上。徐州官员衙府百姓来接。

却说曹操故使车胄为徐州太守，夺先主之职。车胄也到店上。车胄问先主：“丞相文书有无？”皇叔言曰：“只有皇帝宣，岂有曹公书？”车胄连忙下阶，私遁徐州。先主曰：“若车胄先到徐州不出，如之奈何？”关公曰：“兄弟先去。”

关公上马加鞭，离徐州至近，遂袭车胄。车胄一躲，刀砍头落。有先主至，众官父老迎先主至大衙。众官筵会毕。玄德曰：“关、张二兄弟并众官，准备衣甲，迟疾早晚，曹公兵至。”众官商议，各办衣甲器仗。

前后无一月，曹兵果至。关公告先主：“可分军三队，兄弟先将家小下邳去。”先主许之。关公将皇叔家小，东守下邳。

张飞言曰：“我观曹操军十万如无物！”令人告曰：“曹军离城十里下寨。”张飞笑曰：“吾用一计，使曹公片甲不回。”玄德问何计。翼德曰：“孙武子兵书，涉水击城不可击，困兵可击。如是天晚，至半夜，我引三千军劫曹操寨，先杀曹操。”先主曰是。

不防帐下一人，步队将张本，自思：前番俺丈人曹豹使吕布夜袭徐州，后被关公杀。父子冤岂不要报？张本私地离徐州，入大寨，先说与曹公。当夜，张飞、先主引三万军，半夜前后去劫。是空寨，被曹军围住。刘、张军兵相杀，至天明出，无片甲还。皇叔、张飞死生各不知。曹相占了徐州，安抚百姓。

曹公升帐而坐，自言：“刘备、张飞已死，下邳见有关公。吾爱关公，如何得？”帐下一人言曰：“小人去下邳，美言说诱关公。”丞相认得是张辽，甚喜。曹公曰：“如关公见者皆降。”张辽遂辞曹公，早至下邳。

有甘夫人、糜氏抱阿斗，仰面大恸，告关公：“皇叔并小叔痛死，我家如之奈何？”关公滴泪言曰：“兄嫂活则同活，死则同死。”忽有人报曰：“今



有曹将张辽至于城下，高叫开门有说。”关公令人叫至。

张辽在于厅下，美髯公问曰：“徐州是失？皇叔、张飞不知存亡？”张辽曰：“乱军所杀也。”美髯公哭曰：“吾死不惧。尔来莫非说我乎？”辽曰：“不然。虽皇叔、张飞为乱军所杀，公将家属不知何处，倘若曹兵至城下，岂不事有两难？关公自小读书，看‘春秋左氏传’，曾应贤良举，岂不解其意？曹操深爱。”关公曰：“我若投曹如何？”辽曰：“便加将军重职，每月四百贯、四百石。”关公曰：“若依我三件便降。”张辽曰：“将军言。”“我与夫人，一宅分两院。如知皇叔信，便往相访。降汉不降曹。后与丞相建立大功。此三件事依，即纳降；若不依，能死战。”张辽笑曰：“此事小可。”张辽回见曹公，具说此事。

无五日，曹兵至城下。曹操叫曰：“云长下城说话！”关公曰：“三件事如何？”曹相曰：“此乃汉世，尔能投我，封尔寿亭侯，月请四百贯、四百石，一宅分两院。若皇叔只在，将军引家小却与仁兄相见。尔言建立大功，吾心腹人。”关公下城，与曹操相见。

无数日，将皇叔家小，西去长安见帝。帝见关公虬髯过腹，心中大喜，官封寿亭侯，月请四百贯、四百石，上马金、下马银，一宅分两院；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。

却说皇叔在徐州北，约到五十里地，九里山谷口林内，都无数人，中簇皇叔拔剑自刎，众人劝住。玄德哭曰：“徐州失离，张飞不知生死；爱弟关公将我家小，亦投曹操去了。”言尽，仰天大恸。

皇叔亦无归，自来日东北而进。约行数日，见茂林映日，果园稻地，勿知其数。玄德问：“此是何处？”人告：“是青州界，本官是袁谭。”皇叔坐马到城里馆下了。来日见袁谭。筵会数日，皇叔言：“徐州已失，张飞生死未知；关公将我家小亦投曹操。问太守借五万军，杀曹操，救取家小。”袁谭从允。又数日，皇叔再言，谭允而不起兵。前后半月，当夜归馆，皇叔带酒，口念短歌一首，歌曰：

“天下大乱兮，黄巾遍地；  
四海皇皇兮，贼若蚁。  
曹操无端兮，有意为君；  
献帝无力兮，全无靠倚。  
我合有志兮，复兴刘氏。  
袁谭无仁兮，叹息不已！”

歌罢，西廊下一将听得玄德此歌，应声而和曰：

“我有长剑，则空挥叹息。

朝内不正，则贼若蛟虬。  
壮士潜隐，则风雷未遂。  
欲兴干戈，则朝廷有倚。  
英雄相遇，则扶持刘邦。

“斩除曹贼，与君一体！”皇叔下阶，认得客官乃是恒山赵子龙。赵云相见，邀上阶。玄德诉其冤。赵云曰：“青州袁谭，有决无断；可投信都，谒袁绍。”皇叔与上马，往西投信都，今冀州是也。

无三日，赵云引皇叔前至信都馆里下了。赵云先见冀王，具说皇叔之事。冀王大喜，急召皇叔至，与冀王相见。

筵会数日，皇叔又言：“曹操慢天下，诸侯俱有意借军杀曹操，立汉室。大王若何？”袁绍许之，又言：“吾有虎将颜良到，必杀曹贼。”有大夫许攸谏曰：“大王错矣。使军自死，大王图甚？又不闻曹公起坐常有一十万军、百员将？常得胜则图名于后，倘若失，信都不能保也！大王熟思之。”许攸再言：“近闻西太山有贼将黑虎，旦夕与大王作景上，不能治之。”冀王无语。又言：“皇叔起军，宜与众官款慢参详，然后起军未晚。”袁绍不赦曹操，立虎牙大将颜良为大元帅，立左将文丑为典军校尉，许攸为随军参谋；领军十万，来破曹公；下寨。

却说曹操正坐间，有人报曰：“今有袁绍军来搦战。”丞相大惊，火速点军；即便立智囊先生张辽为军师，夏侯惇为先锋，曹仁为大将，克日曹相起十万军前行。

数日，与冀王军相对。曹操与颜良对话。颜良怒曰：“曹贼休走！”纵马持枪，直取曹公。夏侯惇出马相交，约战三十合，夏侯惇大败。各收军，天晚下寨。

次日，颜良又搦战。夏侯惇再出马，又败。曹仁出马与颜良战，曹仁败。颜良就势掩杀，曹军痛折太半。自午至暮，颜良回军归营，见冀王，具说得胜。袁绍大喜，赏军。

却说曹相引败军回长安，请关公赴宴。曹操说颜良之威。筵宴未毕，有人报曰：“颜良引军搦战。”操言曰：“众军先行。”又曰：“美髯公随后押粮草去。”丞相亦行上马，与众军前接袁绍军。两阵相对。颜良出马搦战，夏侯惇亦出马。二人决战三十合，夏侯惇败归于本阵。

曹公叹曰：“颜良英勇，如之奈何？”正闷中，有人报曰：“有关公至。”曹公急接至厅，具说颜良之威。关公笑曰：“此人小可！”

关公出寨，掉刀上马，于高处观颜良麾盖，认的是颜良盖。见十万军围绕营寨，云长单马持刀奔寨，见颜良寨中，不做疑阻，一刀砍颜良头落地，用刀

尖挑颜良头复出寨，却还本营，见曹公，骇然而惊，手抚云长之背，言曰：“十万军中取颜良首级，如观手掌，将军英勇之绝也！”云长：“关羽不强。兄弟百万军中取一颗人头，如观手掌。”曹公曰：“张飞更强！”又有庙赞：

勇气凌云，实日虎臣；  
勇如一国，敌号万人。  
蜀吴其翼，吴折麒麟。  
惜乎英勇，前后绝伦！

却说袁绍，败军归营说关公杀了颜良。袁绍大怒，骂皇叔：“你与关公通同作计，斩吾爱将颜良，损吾一臂！”令人推皇叔欲斩。文丑告曰：“主公息怒，小人愿往与关公交战，报颜良之冤。”

文丑引军前行，与曹军对阵。文丑叫曰：“胡汉出马！”关公不打话，便取文丑。交战都无十合，文丑败，拨马走。关公怒曰：“焉能不战！”急追三十余里，至渡口，名曰官渡。至近，关公轮刀，关公诛文丑，觑文丑便砍，连肩卸膊，分为两段。文丑落马死。曹相引众军杀袁绍军，十死七八。败军回见袁绍，具说关公杀了文丑。袁绍大惊：“去吾二臂！叵耐刘备故言关公不知所在，今损吾二将！”令人推转先主要斩。不防一人向前跪下，是恒山赵云，言曰：“其实关公不知刘备在此，若知先主此处，一径来投大王。弟兄三人曾对天发誓，不求同日生，只愿同日死。”又言：“小人保着刘备，相从到曹军阵；如关公见刘备，决然来投。”

袁绍无语。“怕大王不委，当小人家属百口。”袁绍方许，且免先主之命。

赵云并先主，上马出寨前行。先主自思“若非赵云，我命不保。想兄弟云长官封寿亭侯，受汉家德政，亦无弟兄之心。今无去处。有荆州刘表，见为荆王，我若到，有安身处。不顾赵云，纵马加鞭，望西南上便走。

赵云急追告曰：“先主何往？”不语。赵云曰：“先主但言，云亦去。”赵云自思：先主非俗人之像，异日必贵，又兼是高祖十六代孙，我肯弃之？急追至近，赵云又问。先主见赵云追急，先主实诉其由，言曰：“今有云长，亦受汉禄，不想结义之心。今有荆王刘表，我今且于荆州居住。”云曰：“既先主居于荆州，云亦逐之。”先主曰：“你之家属见在冀王，亦为质当，争忍去之？”赵云曰：“玄德仁德之人，异日必贵。”二人往西南上去。

却说曹操，心中大喜：少有关公，十万军中单马刺颜良，官渡追文丑，世之英勇，我若得佐，觑天下易可也！曹操亦伸礼而待关公，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；上马金，下马银。又献美女十人，与关公为近侍。关公正不视之，与

甘、糜二嫂，一宅分两院。关公每日于先主灵前，朝参暮礼。

当日天晚，去二嫂宅内，见二嫂灵前烧香奠酒啼哭。关公笑曰：“二嫂休哭，哥哥只在里。”甘、糜曰：“叔叔醉也？”关公曰：“听得哥哥在冀王袁绍处见有。嫂嫂收拾行装，来日辞曹丞相，往袁绍处。”关公却归本宅。至来日，关公去辞曹丞相，至相府，门前挂着“酉”字牌。关公却归本宅。至第二日再去，相府门前又挂着“酉”字牌。关公却归本宅。至第三日再去，相府门前又挂“酉”字牌。关公怒曰：“丞相故不放参！”复还本宅，将累赐底金银，尽数封监；并印符文付与十个美人。又令人收拾军程鞍马，请二嫂上车，出长安，西北进发。

却说曹相怒曰：“想云长如此重用，中不肯守我，却于袁绍处去！”曹相闭门三日不开，先知关公欲往袁绍处寻觅皇叔；内有心腹人，都是曹公耳目。相府不开三四日。曹相共众官商议，有智囊先生张辽曰：“先使军兵于霸陵桥两势埋伏。如关公至，丞相执盏与关公送路；关公但下马，用九牛许褚将关公执之。如不下马，丞相赠十样锦袍；关公必下马谢袍，九牛许褚可以执之。”曹操深喜。先于霸陵桥埋伏军兵。曹操、许褚、张辽都至霸陵桥上等候。

不移时，关公至。丞相执盏。关公曰：“丞相不罪，关羽不饮。”亦不下马。又将锦袍令许褚奉献，又不下马；关公用刀尖挑袍而去。关公曰：“谢袍，谢袍！”前后无数人，唬曹公不敢下手。

云长押甘、糜二夫人车，前往冀王处；数日，前到冀王寨。门吏报曰：“今有关公，在于门首。”冀王惊曰：“害我两员大将，今来此！”冀王自思：关公却来此处，我若得关公，愁甚信都不稳？令人请关公入寨。

袁绍相见，礼毕，邀关公上帐。冀王劝酒，关公不饮酒：“家兄不见，在于何处？”冀王曰：“先主醉也。”

关公自思：此处无俺哥哥。公曰：“门外有二嫂，请来寨中饮酒，未为晚矣。”冀王大喜。关公出寨上马，急呼把门人至，一手捽发，一手拔剑，问曰：“先主有无？若不实说，便杀着你！”唬门人连声道：“无。”又问何往。门人曰：“和赵云投荆州去也。”关公方免。

却说关公，与二嫂往南而进太行山，投荆州去。唯关公独自将领甘、糜二夫人过千山万水。

却说先主并赵云，引手下三千军，正南上行。蓦闻锣鼓响，见一伙强人。当先一人，茜红巾、熟铜甲、开山斧，高声叫曰：“留下买路钱者！”先主出马言曰：“是何名姓？”贼人见先主，连忙下马施礼，言：“玄德公别来无恙。是汉臣巩固，为董卓弄权，于此中为寇。”遂邀先主、赵云，并众军入山寨，牛酒管待。

正饮酒，一小校报曰：“有大王使命至。”巩固出与使命相见。使命曰：“今奉大王圣旨，为你三个月不来进奉钱物，本待将你头去，且免今番；若再不见奉，决不肯休。时开权免。”巩固还帐，见先主；先主问曰：“是那国来的使命？”巩固曰：“终前山中。则说小人独镇中原，近有一人引十疋马来，杀败小人。每月要进奉。在于山南一古城，自号‘无姓大王’。古城内建一宫，名曰黄钟宫，立年号是快活年。使一条枪丈八神矛，万人难敌。”先主听说毕，暗想：“莫是张飞？”

赵云使一条枪名曰涯角枪，海角天涯无对。“三国志”除张飞，第一条枪。赵云要看无姓大王，并先主众人一发下山。离古城相近，赵云故将锣鼓喧天。

却说张飞在古城宫内，正坐间，小军报曰：“不知甚人，城外搦战。”张飞听得，大叫一声：“是谁？那个敢死的？”急令备马，火速披挂，掉枪上马，引部下数骑出城北门，望见先主军兵，便飞将来。

两阵相对。张飞曰：“甚人搦战？”赵云出马持枪。张飞大怒，使丈八钢矛，却取赵云。二马相交，两条枪来往如鳞，硬战三十合。张飞怒曰：“曾见使枪的这汉真个强！”又战三十合，赵云气力不加，败回马本阵里来。张飞怒曰：“正好厮杀，嗑早败！”纵马持枪，赶赵云至阵前。

先主认的是张飞，叫曰：“兄弟张飞！”张飞视之，却是哥哥，滚鞍下马，纳头便拜，言：“哥哥，怎生来这里？”便上马相邀入城里做皇帝去来。众人一齐入城去。”

张飞邀先主正厅坐，饮宴。张飞问：“二哥哥在于何处？”先主具说关公扶佐曹操，官封寿亭侯；杀袁绍两员将，“险送我性命，亦无桃园之恩。”张飞听毕，大怒：“叵耐胡汉！尔言不求同日生，只愿同日死。尔今受曹操富贵！我若见你，定无干休！”再劝先主酒。

且休说先主在古城，却说关公至古城相近，使人报与张飞。张飞听的，大叫：“叵耐胡汉，尔今有何面目！”急令备马披挂，并先主众人出。

张飞见关公，跃马持枪直取关公。关公言曰：“兄弟张飞！”张飞不听，使枪刺关公。关公急忙架隔遮截。张飞见关公不厮杀，搦马曰：“尔乃无信之人，忘却结义之心！”关公曰：“兄弟不知。我今引二嫂并阿斗，一千里地，故来寻你兄弟、哥哥。你今何故杀我？”张飞曰：“你受曹操富贵，故意埋藏来追先主。”二人语话，又见尘头映日，似雨遮天。至近，亦有旗号，上写“汉将蔡阳”。张飞回言：“尔不顺曹操，今有汉将蔡阳，尔今引来，故意征伐。”关公视之，回马与蔡阳相对。

蔡阳传令众军排开阵势。蔡阳出马言曰：“忘恩之人！我奉丞相钧旨，故

来追尔！”关公大怒曰：“我非忘恩，今引家小来寻兄长。与曹相所立大功，亦报其恩。”又令人摇旗噪鼓，蔡阳持枪欲取关公，关公纵马轮刀，鼓响一声，被关公一刀砍了蔡阳头。其军乱走。名曰十鼓斩蔡阳。

张飞见关公斩蔡阳，滚鞍下马，施礼向前，言曰：“早来二哥不罪。兄弟道二哥顺了曹操，不想二哥贞烈之心。”纳头便拜。礼毕，遂邀关公入城。

关公见先主，礼毕，先主曰：“兄弟坏了袁绍两将，我性命险些不保；若非赵子龙，岂能得脱？不想今日相见。”羽曰：“不知哥哥在彼。”遂请二嫂并阿斗下车，弟兄三人相会。先主两手加额言：“若非天然聚会，怎想今日得大将赵云。赵云兵三千，通有五千军。”三人大喜，每日设宴，名曰古城聚义。

当日，先主言曰：“这古城不是久恋之乡，倘若曹操军来，如之奈何？今有荆州刘表，见为荆王；若见荆王，但得一郡之地，可以居止。”关、张言曰：“此言甚当。”即便收拾，选日登程。

休说途中十日，早到荆州，令人前报。荆王刘表出城接先主，邀入城，于馆驿中安下。荆王排宴。王曰：“不想皇叔到此。今荆州亦无亲人，吾今有皇叔、关、张，是吾之肘膊。”傍有二皇丈蒯越、蔡瑁二人，有不忿之心。荆王入内，众官皆散。

蒯越、蔡瑁共议：“今有刘先主夺吾权，可以除之？”蔡瑁曰：“遣于外是以当便。”二人入朝见王，奏曰：“今有新野见阙太守，恐曹操军来先取新野，后取樊城，难以治之；可交皇叔、关、张守新野，为太守，镇曹操不敢犯界。”荆王准奏。二人传圣旨于皇叔、关、张三人，选日起离。二人曰：“先交关、张二将领家属去，皇叔且休去；来日是三月三日，赏河梁筵会了，去亦未晚。”先主果然不去，二将家小先行。

却说二皇丈设计欲图先主，二人谋定，请皇叔于会上，酒至半巡，使壮士杀之。二人既定计了，请皇叔出驿。正三月三日，倾城民尽出赏河梁会。蒯越、蔡瑁请皇叔出襄阳城外赴宴。蒯越暗使壮士。内一人见皇叔面如满月，隆准龙颜；私奔于皇叔，附耳具说。皇叔大惊，便令人牵马于柳阴中。皇叔故粘衣私出，于柳阴上马，令人报曰：“走了皇叔也！”蒯越、蔡瑁大惊，急令牵马引军追赶。

先主走至一河，是檀溪。先主仰面叹曰：“后有贼兵，前有大水，吾死于此水！”先主马曰的卢马，先主拊马言曰：“吾命在尔，尔命在水；尔与吾有命，跳过此水！”先主打马数鞭，一勇跳过檀溪水。有蒯越、蔡瑁追至，见先主跳过，曰：“真天子也！”有诗为证：

三月襄阳绿草齐，王孙相引到檀溪；

的卢何处理龙骨，流水依然绕大堤。

又诗曰：

檀溪两岸长青蒲，过往行人尽的卢。

休道良驹能越跃，圣明天子百灵扶。

却说先主到新野为太守，每日与徐庶宴会。当日徐庶言曰：“吾观新野，旦暮变尸山血海。”张飞不信曰：“岂有是邪？”

不数日，许昌路上有曹操使公子曹仁将十万大军，数百员名将，来取樊城、新野。皇叔大惊。张飞笑曰：“看先生抵当。”徐庶曰：“皇叔放心，吾使曹伯忠片甲不回。”叫赵云，附耳低言，说与一计。邀皇叔往南门曰：“此吉地也。”先生披头跣足，用香羹茶饭一盘，祭起旋风。赵云引众军绕城使火箭下射，四面皆火起。曹兵大败，烧死不知其数。曹伯忠无千人逃命而回。

皇叔设宴待徐庶，筵宴毕，当日徐庶自思：我今老母见在许昌，曹公知我在此杀曹兵，与我为冤，母亲家小性命不保！即辞先主。先主不喜。徐庶曰：“我若不还，老小不保。”

先主、关、张三人与徐庶送路，离城十里酌别，不肯相舍；又送十里长亭酌别。先主犹有顾恋之心，问曰：“先生何日再回？”徐庶曰：“小生微末之人，何所念哉。今有二人，腹熟吕望之书，坐握掌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觑天下易可也。”先主问谁人。徐庶曰：“南有卧龙，北有凤雏，凤雏者是庞统也；卧龙者诸葛也，见在南阳卧龙岗盖一茅庐，复姓诸葛，名亮，字孔明，行兵如神，动止有神鬼不解之机，可为军师。”先主听毕，大喜；与徐庶相别，却还新野。

无数日，兄弟三人前往南阳卧龙岗去请诸葛。有诗曰：

一言可以扶家国，几句良言立大邦。

直北遥观金凤尾，向南宜视伏龙岗。

话说中平十三年，春三月，皇叔引三千军同二弟兄，直至南阳邓州武荡山卧龙岗庵前下马，等候庵中人出来。

却说诸葛先生，庵中按膝而坐，面如傅粉，唇似涂朱，年未三旬，每日看书。有道童告曰：“庵前有三千军，为首者言是新野太守汉皇叔刘备。”先生不语，叫道童附耳低言，说与道童。

道童出庵，对皇叔言：“俺师父从昨日去江下，有八俊饮会去也。”皇叔不言，自思不得见此人。便令人磨得墨浓，于西墙上写诗一首。诗曰：

独跨青鸾何处游，多应仙子会瀛洲；

寻君不见空归去；野草闲花满地愁。

太守复回新野。至八月，玄德又赶茅庐谒诸葛，庵前下马，令人敲门。卧

龙又使道童出言：“俺师父去游山玩水未回。”先主曰：“我思子房逃走圯桥，遇黄石公，三四番进履，得三卷天书。又思徐庶言伏龙胜他万倍，天下如臂使指。”皇叔带酒闷闷，又于西墙题诗一首。诗曰：

秋风初起处，云散幕天低；  
雨露凋叶树，频频沙雁飞。  
碧天惟一色，征棹又相催；  
徒劳二十载，剑甲不离身。  
独步新野郡，寒心尚未灰；  
知者十余辈，谒见又空归。  
我思与关张，桃园结义时；  
故乡在万里，云梦隔千山。  
志心无立托，伏望英雄攀，  
卧龙不相会，区区却又还。

皇叔与众官上马，却还新野。张飞高叫言：“哥哥错矣！记得虎关并三出小沛，俺兄关公刺颜良，追文丑，斩蔡阳，袭车胄，当时也无先生来。我与一百斤大刀，却与那先生论么！”皇叔不答。

却说诸葛自言：“我乃何人，使太守几回来谒？我观皇叔是帝王之像，两耳垂肩，手垂过膝，又看西墙上写诗，有志之辈。”先生日日常思，前复两遍，今正虑间，道童报曰：“皇叔又来也。”诗曰：

世乱英雄百战余，孔明此处乐耕锄。  
蜀王若不垂三顾，争得先生出旧庐？

话说先主，一年四季，三往茅庐谒卧龙，不得相见。诸葛本是一神仙，自小学业，时至中年，无书不览，达天地之机，神鬼难度之志；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挥剑成河。司马仲达曾道：“来不可当，攻不可守，困不可围，未知是人也，神也，仙也？”今被徐庶举荐，先主志心不二，复至茅庐。先主并关、张二弟，引众军于庵前下马，亦不敢唤问。须臾，一道童至。先主问曰：“师父有无？”道童曰：“师父正看文书。”

先主并关、张直入道院，至茅庐前施礼。诸葛贪顾其书。张飞怒曰：“我兄是汉朝十七代中山靖王刘胜之后，今折腰茅庵之前，故慢我兄！”云长镇威而喝之。诸葛举目视之，出庵相见。

礼毕，诸葛问曰：“尊重何人也？”玄德曰：“念刘备是汉朝十七代玄孙中山靖王刘胜之后，见新野太守。”诸葛听毕，邀皇叔入庵侍座。诸葛曰：“非亮过，是道童不来回报。”先主曰：“徐庶举师父善行，兵谋欺姜吕。今四季三往顾，邀师父出茅庐，愿为师长。”诸葛曰：“皇叔灭贼曹操，复兴



汉室？”玄德曰：“然。”言：“我闻赵高弄权，董卓挟势；曹操奸雄，献帝懦弱。天下不久各霸者为主。刘备故来请先生出庵伐曹，但得一郡安身处可矣。”诸葛曰：“自桓灵失政，民不聊生，贼臣篡位在金门，使贤人走于山野。呜呼，曹孟德驱兵百万，猛将千员，挟天子之势，诸侯无有不惧者。孙仲谋据于长沙山水之势，国富民骄，父兄三世之余业，其江可敌百万之军。惟有皇叔，兵不满万，将不满百；凭仁义，仗豪杰；皇叔欲兴天下，候日先借荆州为本，后图西川为利。荆楚者，北有大江，南有南蛮，东有吴会，西有巴蜀，又不闻饥民。刘璋为君懦弱，倘兴一鼓之师，指日而得。然后拜关拒益之众，东去剑关，取关西如平地拾芥，百姓何不箪食壶浆以迎？”皇叔得孔明，如鱼得水，休言勇冠，莫说高强，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三国各拼一德，以立社稷。玄德遂拜诸葛为军师。诸葛出茅庐，年方二十九岁。

诸葛出庵前往新野，每日筵会。忽一日，皇叔请教军。诸葛言：“教军若违令者斩！”张飞素有欺孔明之心，于阶下大叫：“皇叔不可！牧牛村夫岂能为军令！”关公一手掬其口，言：“张飞煞粗！皇叔看军师如太公。”先主曰：“吾得孔明如鱼入水。”皇叔邀诸葛入衙，每日筵会。

月余日，人报曰：“曹操拜夏侯惇为大元帅，将十万军来取新野。”张飞高声叫曰：“皇叔得孔明，如鱼得水。俺武艺粗钝，看军师应当！”即时，诸葛叫关公：“你受吾一计。”又令赵云：“你受吾一计。”众官皆有计也。张飞曰：“军师不用我也？我如何？”军师猛然言曰：“将军也受吾一计。”张飞揽之。诸葛曰：“张飞，你本人用心也！”军师无三日，众官皆散。

却说夏侯惇离新野三十里下寨，令人探新野。不一月，听得鼓乐响，人告元帅言：“军师上一山顶，邀皇叔排筵作乐。”夏侯惇言：“村夫慢我！”引五万军到高坡下。回面向南拽起，将游子众官，伴皇叔、军师走西壁。坡上炮石垒木打夏侯惇马不停蹄，背后有二将杀殿后。横裹三千军，赵云出。夏侯惇有意归寨，有马垢、刘封劫了寨。夏侯惇投北走。至天晚，到一古城，令人探言，城内粮草、大军、牛畜，勿知其数。人皆言夏侯惇与新野送粮，知征战走了夏侯惇。众军入城，至衙下马。

元帅交造饭。饭熟欲食，伏军皆起，四面兜着。夏侯惇欲走，迸断栏索，百计皆起，撞入阵，伤人勿知其数。夏侯惇：“必是牧牛村夫之计也！”其军无三万，往东去也。走离古城三十里，天道约至半夜以后，靠檀溪水，众官都下马。夏侯惇又言人困马乏，交造饭。众官卒皆仰面而卧。饭熟，欲请元帅吃饭。众官未吃，蓦闻一声响亮若雷。有人报夏侯惇言曰：“檀溪河水下来，莽荡若白云！”元帅令人赴高阜处望，见亡人死马，逐水而下。元帅痛哭，其军无万。

天道明，夏侯惇望北再行。到檀溪一桥，东面正南来，直北过桥。伏军起拦住，后有简献和，前有关公。夏侯惇撞阵而过去，觑士卒。先三日，夏侯惇言，满坡石打劫吾寨。古城相杀开，水滸阵走。夏侯惇言：“此处倘有军，吾不能归许昌。”言未决，前面无三里地，柳树下，有三千军，内中一将带酒叫：“诸葛共皇叔众官皆掌其计，赶我在此处。军师言：‘夏侯惇败了必把你手内过也。’”张飞不语，一人急速而告曰：“败残直东而来，其军无三百人。”张飞问：“何人也？”言乃夏侯惇也。张飞笑曰：“军师真个强人！”言讫，张飞上马拦住夏侯惇，西壁相杀，夏侯惇大败。

却说曹操升厅而坐，问众官言曰：“夏侯惇将十万军、百员将，去取樊城、新野，一去三个月，不知消息。”言未绝，近人报曰：“夏侯惇军回也。”曹操问胜败如何。小军言：“无数十人回。”曹操大惊，唤夏侯惇至，见血污其铠，身负重伤。夏侯惇俯伏在地：“乞免家族，小人乞死。”夏侯惇又说：“十万军斩五员将，火烧水滸，累次埋伏，后逢张飞，痛死败矣。皆是村夫诸葛之计。”

曹操闻之大怒：“把夏侯惇推转，斩于阶下！”听一人高叫，言未尽，曹相认得是徐庶：“告丞相，惇有今王之勇。”曹操问诸葛如何。徐庶曰：“那人有测天之机，今观天下如拳十指。夏侯惇脱命诸葛，乃名将也。”曹公笑曰：“我观村夫易可也。吾与徐庶争气。吾将一百万军、千员名将，蹉碎樊城、新野，连荆州都取！”即便点军。

却说皇叔邀军师、众官，去新野衙内贺喜作乐。有人报曰：“曹公引一百万大军、千员名将远赴樊城、新野来也！”唬皇叔大惊，问军师如何。军师言：“易为。”即便写书东南，赴荆州见刘表，借军三十万。当夜文字，天明复回，言荆王已死，今荆州立荆王次子刘琮为君。皇叔眼中泪下。又来日，报曹操兵近也。皇叔问诸葛。军师曰：“此处不是当曹操之地。”诸葛邀皇叔走。

当夜二更，众官、军人皆走，前去荆州城下叫问。刘琮上城。皇叔哭。“我家父死。”“何不交我知？”蒯越言曰：“荆王死，刘琦造叛，被次子所夺。皇叔玄德不知。”皇叔再言：“曹操引百万军，无三日至城下，吾侄开门。曹公水军，今有你四员将，待滩上相持。今有关、张二将，知文者有诸葛军师。”刘琮言：“荆州隘窄，不堪皇叔居住。”蒯越高叫：“此城不开！”玄德烦恼。

至来日，离荆州四十里，见一大林，下问曰：“此乃荆王之坟也。”玄德用酒食果盘祭祀，痛哭之次，军师告皇叔：“曹操兵近也。”

至来日，玄德听得后的闹，问是甚人。小军告曰：“是樊城、新野百姓赶皇叔来此。”玄德问曰：“百姓何来此？”内中一人告曰：“皇叔仁德之人

，曹操兵已至，杀人不知其数，俺百姓来随皇叔，便死不悔。”皇叔言曰：“其军缓行。”

皇叔军同百姓南行，离荆州三日，军师告皇叔：“曹贼近，家族相逐；倘顾百姓，曹贼赶上奈何？”玄德不语。听的后军闹也。玄德问为何。人告曰：“曹操军后杀者百姓。”分军三队而起。

却说皇叔不能救其百姓，正南而走。一日，皇叔盛行，人报曹军大多。百姓相逐。乱军中，皇叔凭伏鞍马。于乱军中，皇叔家小不知所在。玄德不语。

又行数十里，人告皇叔：“赵云反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如何见得？”皇叔不顾便行。有人再言。皇叔一剑断其马鬃：“只此马鬃为例！”众人不语。皇叔曰：“我投袁绍，关公斩颜良、诛文丑，冀王使赵云赶我，欲行诛斩。赵云不肯。与刘备相逐三载无过。岂有反意！”

又行三里，有一河，上有大桥，山坡特陡，名曰当阳长坂。皇叔行过当阳长坂，军师回顾此岭岩高，就上倘得一猛将、兵百骑，可当曹兵百万之师。孔明曰：“吾错矣！昨日使关公南去大江锁船，经今不至。”听一人高叫，认是张飞。“然胡髯公张飞可当？”军师曰：“又闻尊重虎牢关大战，三出小沛，皆翼德之功。今日勇健，当拦住曹贼，图名于后，乃大丈夫也。”却说张飞，招二十人出，军旗二十面，北至当阳长坂。

后说赵云，单马入曹军中。赵云曰：“战场可远百余里，根寻皇叔家族。”盘桓数遭，猛见甘夫人右手抱其肋，左手抱阿斗。赵云下马，甘妃见赵云，泪不住行下，言：“家族，曹公乱军所杀也。”言：“赵云，你来得恰好！”右肋着箭，手起肠出也。“皇叔年老，尚无立锥之地。我今已死矣！你把阿斗当与皇叔。”夫人言毕，南至墙下，辞了赵云、阿斗，于墙下身死。赵云推倒墙，盖其尸。赵云言：“我于百万军中与主公救阿斗！”赵云一时之勇，图名于后。抱太子南走，撞贼军阵。后有诗曰：

奇哉赵子龙，凛凛一心忠；  
先主败荆州，家族又不从。  
一生不顾死，再入虎狼丛；  
忠孝保弱子，敢当百万雄。  
春秋有伍相，汉世有子龙；  
到今千载后，谁不仰高风？

却说曹操附高处望见，言：“必是刘备手中官员！”使众官捉赵云。为首者关靖拦住，赵云挥刀交马，直冲阵而过，前至桥上，陷了马蹄，君臣头偃地上。背后关靖赶至近，赵云用硬弓，一箭射死关靖。赵云扶起太子，上马，又抱太子南走。至当阳长坂上数里，迎见张飞。张飞言曰：“太尉当救阿斗

！”赵云言：“皇叔家族、二夫人皆死，只抱太子回见皇叔。”张飞哭而言曰：“吾为大丈夫，适来对皇叔言，拒住当阳长坂，更保驾得脱。”

赵云南行，见皇叔礼毕，言：“甘妃、糜氏皆为曹公所杀；乱军中救太子而脱。”赵云抱太子见皇叔。皇叔接太子，掷于地上。众官皆惊，告皇叔。玄德曰：“为辱子，几乎折了吾之良将赵云！”皇叔言毕，众称其善。皇叔南行。

却说张飞北至当阳长坂。张飞令军卒将五十面旗，北于阜高处一字摆开。二十骑马军正觑南河。曹公三十万军至。“尊重何不躲？”张飞笑曰：“吾不见众军，只见曹操。”众军马一发连声，便叫：“吾乃燕人张翼德，谁敢共吾决死！”叫声如雷贯耳，桥梁皆断。曹军倒退三十余里。有翼德庙赞：

先生图王，三分鼎沸。

拒桥退卒，威声断水。

诸侯恐惧，兵行九地。

凛凛如神，霸者之气。

却说张飞赶皇叔，至晚见皇叔。武侯曰：“此真将也！使旗迎住曹操军卒，主公盛行五十里。曹操必中吾计。”皇叔喜。

来日，军行经吴地，有名将鲁肃字子敬，问曰：“远赴荆州与荆王吊孝。皇叔来为何？”诸葛出马见鲁肃，相揖，鲁肃大惊：怎知道卧龙又投了刘备！诸葛曰：“你更不知曹操一百万军至荆州，刘琮降了曹贼，有意吞吴国。鲁肃你意何如？皇叔南赴江吴，见家兄刘璧。”鲁肃不言，暗思：俺刘璧与予相知，有皇叔、诸葛当投我主公。

曹操当夜相离十里。各下寨。鲁肃请皇叔与众官饮会。灯光下，有皇叔、诸葛、关、张、赵云。鲁肃曰：“众官皆虎将也。”鲁肃又曰：“讨虏将军孙权若得皇叔、军师，愁甚？”

鲁肃至次日，邀皇叔前至大江一城，名曰夏口，水绕三面，住歇北门。鲁肃曰：“使鼓乐邀。”玄德在城数日，粮食酒肉，城中不知其数。

鲁肃至来日，上船见讨虏将军。先主众官在夏口城内，皇叔令诸葛上书，南见孙权。至来日，夏口南门外上船。玄德告军师。军师暗叫赵云，附耳低言。

鲁肃与武侯过江，乘船，远赴金陵馆内下了。诸葛至来日见孙权，入衙内礼毕；诸葛说：“曹公一百三十万军，夺了楚地，降了刘琮，然后取吴。”问：“你如何得知？”说：“玄德从新野、樊城事失，远赴沧吴，有意投刘璧。玄德见在夏口。”孙权言：“诸葛先教请了三遭，不会其面；今日投了刘备！”诸葛呈书与孙权，展开看书中云：

“右备顿首，状申讨虏将军孙公麾下：伏惟台辅，神明赞佑，未及参拜。仰闻将军行仁德之道，佐汉室之功臣，传父兄三世之余业。今有心腹之患，备困于夏口，惟存残将，无计得脱。曹操挟天子之势，引兵百万，杀害诸侯，汉天下指日而坠。如灭汉，必侵吴地。奈备兵少将寡，赖将军假风雷一阵之威，救郡国生灵之苦，黎民伏业，方始太平。曹之奸雄，纸笔难尽。备困陷夏口，专令军师持书申问，伏乞将军允否？如不见阻，拱听回音，比及参视。伏冀顺令，倍加珍重。”

孙权读罢皇叔书，问众官怎生。见二人双出，乃是张昭、吴危，告言：“皇叔困于夏口，诸葛过江，远见主公，持书求救。主公不闻曹操百万之师，已夺了荆州；若至大江，吴地官员各把渡口，使曹操军不能前进。倘若借军，如湿肉荡白刃，十年尚未解甲。”孙权又言怎生。张昭再言：“山东、河北诸侯皆从服，战斗者皆败。”忽见一人高叫，认得是诸葛，言：“您二人皆言曹公之威，你待纳降？岂不闻曹公夺了荆楚之地，改差刘琮，觅罪令人杀之！您二人要学蒯越、蔡瑁之后，使刘琮降曹操之说。”唬孙权大惊：“军师之言甚当。”

评议三日，尚未定，蓦有人来报曰：“曹操一百三十万军，围了夏口也！”使人将书特来见讨虏将军，令人唤至当面，呈书与孙权，看书：

“自古帝王临朝，蚩尤作乱；舜王在位，苗裔不尊。黄帝非无道之君，虞舜岂不仁之主？乱臣贼子，背恩失义，致天地之忿，神人之怒，所以兴兵，戈甲遍起。操亲奉皇宣，授持帝命；驱百万之师，扫四方之妖孽；见诛吕布于下邳，斩公孙瓒于河内，灭袁谭于青州；到汴梁立捉张茂，至洛阳生擒了孔秀。操临水布阵，靠涧排兵；仗天子之洪福，凭操之威风；引百万之师，水陆并行，进加京府，如蹇海履亨衢，取吴江似太山压卵。今有反臣刘备，奉敕捉拿；讨虏者，汉之忠臣也，休听谗言；倘或执迷拒敌，提百万军至，大江指日可渡，莫待昆仑火发，玉石俱焚；无智无虑，悉皆斩首。不宣。汉上将军兼马步都元帅正授领省大魏王曹操，谨付讨虏将军左右。”

孙权读书罢，唬遍身汗流，衣湿数重，寒毛抖擞。张昭、吴危再言：“令名将引军，各把渡口；拜一元帅，屯军十万，在于江南，使操军不能得渡。汉皇叔自家莫管。”

唬诸葛大惊：倘若不起军，夏口主公休矣！言尽，结袍挽衣，提剑就阶，杀了来使。众官皆闹。张昭、吴危曰：“方知诸葛奸猾！知者知是诸葛杀了曹使；不知，则言吴军杀之。”令人执了诸葛。诸葛叫而言曰：“讨虏错矣！适来曹公书，将军再看，方知天下诸侯十个被曹操杀无一二。我家主公是高祖十七代孙中山靖王刘胜之后，有何罪过？倘若来杀皇叔，必收江吴之地。将

军熟思之。”鲁肃曰：“主公不闻天下人言，斩者不由献帝，存亡皆在曹公。”孙权曰：“大夫言是也。”令人放了诸葛。

当日晚，孙权引鲁肃来见太夫人。夫人邀二人坐。夫人问孙权。权说：“诸葛借军去夏口救皇叔。”又言：“曹相引一百三十万军，见在北岸。”太夫人言：“不闻汝父十八镇诸侯，大战虎牢关下，未见你父英雄？今曹操挟天子之势，欺压诸侯，可急赴夏口救皇叔，图名于后。你父临终，曾言：“倘有急事，拜周瑜为元帅，使黄盖作先锋，可破曹贼。”孙权道：“母亲言当。”鲁肃归把此事说与诸葛。诸葛大喜。

次日天晓，孙权再言：“此事如何？”张昭言：“不起军。”孙权拔剑断其案曰：“有人再言不起军者，与此案同！”众官不敢复言。

孙权令人赴豫章城，请太守周瑜。瑜不来。孙权问诸葛：“周瑜不来，如何？”诸葛曰：“闻有乔公二女，大乔、小乔。大乔嫁公子为妻；小乔与周瑜为妇，年幼，颜色甚盛。周瑜每日伴小乔作乐，怎肯来为帅？”权遂令鲁肃共军师奔豫章城。

却说周郎每日与小乔作乐。有人告曰：“讨虏今委差一官人，将一船金珠缎疋，赐与太守。”小乔甚喜。周瑜言：“夫人不会其意。”诸葛、鲁肃自来请。须臾，诸葛至。问：“何人也？”诸葛自言：“南阳武荡山卧龙岗，元名诸葛亮。”周瑜大惊，问：“军师何意？”诸葛曰：“曹操今有百万雄兵，屯于夏口，欲吞吴、蜀。我主在困，故来求救。”周瑜不语。又见数个丫环侍女簇小乔过屏风而立。小乔言：“诸葛，你主公陷于夏口，无计可救，远赴豫章，请周郎为元帅？”

却说诸葛身長九尺二寸，年始三旬，髯如乌鸦，指甲三寸，美若良夫。周瑜待诸葛酒毕，左右人进帐榻，托一金瓿。诸葛推衣起，用左手捧一枰，右手拾其刀。鲁肃曰：“武侯失尊重之礼。”周瑜笑曰：“我闻诸葛出身低微，元是庄农，不惯。”遂自分其枰为三段。孔明将一段分作三片：一片大，一片次之，一片又次之。于银台内。

周瑜问：“军师何意？”诸葛说：“大者是曹相，次者是孙讨虏，又次者是我主孤穷刘备也。曹操兵势若山，无人可当；孙仲谋微拒些小。奈何主公兵微将寡，吴地求救，元帅托患。”周瑜不语。孔明振威而喝曰：“今曹操动军，远收江吴，非为皇叔之过也。尔须知曹操，长安建铜雀宫，拘刷天下美色妇人。今曹相取江吴，虏乔公二女，岂不辱元帅清名？”周瑜推衣而起，喝：“夫人归后堂！我为大丈夫，岂受人辱！即见讨虏为帅，当杀曹公。”

周瑜上路，数日到。孙权众官推举周瑜挂印。筵会数日，讨虏送周瑜上路，起三十万军、百员名将，屯军在江南岸上，下寨柴桑渡十里。

却说曹操知得周瑜为元帅，无五七日，曹公问言：“江南岸上千只战船，上有麾盖，必是周瑜。”被曹操引十双战船，引蒯越、蔡瑁，江心打话。南有周瑜，北有曹操，两家打话毕，周瑜船回，蒯越、蔡瑁后赶。周瑜却回。周瑜一只大船、十只小船出，每只船一千军，射住曹军。蒯越、蔡瑁令人数千放箭相射。

却说周瑜用帐幕船只，曹操一发箭，周瑜船射了左面，令扮棹人回船，却射右边。移时，箭满于船。周瑜回，约得数百万只箭。周瑜喜道：“丞相，谢箭！”曹公听的大怒，传令：“明日再战。依周瑜船只，却索将箭来！”

至日对阵，周瑜用炮石打船，曹公大败。军到寨，曹相曰：“倘若在旱滩上赢了周瑜，水面上交战，不得便宜。”曹操生心，言：“孙权有周瑜，刘备有诸葛；惟有吾一身！”与众官评议，可举一军师。

曹公将素车一辆，从者千人，引众官往江；见一仙长，抚琴而坐。曹相又思：西伯奚侯得太公，兴周八百余年。”曹操披乘而见，邀上车与对坐。曹相问：“师父莫非江下八俊？”先生曰：“然。”曹公大喜，入寨筵会数日。

曹相问曰：“师父，今退周瑜事如何？”蒋干言曰：“周瑜乃江南富春人也，与某同乡。某见周瑜，着言说他，使不动兵。江北岸夏口，先斩刘备，然后驱兵南渡取吴，克日而得。”曹相大喜，看蒋干似太公、子房之人。次日，蒋干过江。

周瑜、鲁肃、诸葛三人共话间，有人报言：“一先生来见元帅。”令人请蒋干入寨，众官接上帐坐定。周瑜言说：“故人相别数年，今日相会。”言：“出家儿不贪名利。周瑜今吴地为元帅，三十万雄兵、百员名将，屯兵柴桑渡口。”“先生说两国非是！”一句禁得蒋干无言支对。

却说周瑜带酒问众官：“曹相屯军夏口，百三十万；若迟疾，夏口必破。众官谁有计可退曹军？”内有黄盖出曰：“元帅使三个官人，引五万军，暗过柴桑渡口，寻小路到夏口北六十里地屠险处，邀住曹公粮草；无一月，曹公必自杀。名曰断道绝粮计。”周瑜大怒：“黄盖此计不中使！”鲁肃无计，众官不语。“黄盖谗言，即合处斩！”众官皆劝免死，打六十大棒。当夜，元帅带酒，众官皆散。

蒋干在帐中自言：“早来周瑜拦吾不语。”有黄盖哀怨，至帐言：“谢先生早来劝元帅免死之恩。”先生言曰：“周瑜不堪为帅。”黄盖有言：“今无直命而佐。”蒋干见左右无人，说曹操之德。“谁能远信，可当见曹公？”蒋干言曰：“曹相拜我为师，来说周瑜；瑜拦住我不能言。尊重若肯投曹？”蒋干言曰：“将军愁甚官不做，甚职不加？”黄盖又言：“军师不知，前有蒯越、蔡瑁将书已投周瑜。”蒋干大惊，黄盖言：“元帅书与小官。”蒋干要书看

了，大惊：“此事曹相争知？”抱书蒋干与曹操，斩讫一人，绝其后患。黄盖自写叛书。盖言：“我投曹操，将五百粮草献与曹相。”二人说话到晚。

次日，送蒋干到路。却说蒋干上船，天晚至曹公大寨。来日见曹相，具说其事。曹操看了黄盖降书，大喜。蒋干又言蒯越、蔡瑁投周瑜之事，将书呈曹公看了，大惊。

却说曹操百三十万军，船上如登平地。曹操大喜，言曰：“吾闻黄盖之德，未得见其面；若来，吾必重用。”

于番复回至江南岸，见元帅周瑜，具说其事；又把曹操与黄盖书。周瑜言曰：“大事已成也！”加官赐赏与于番。

元帅令近上官人众官看，周瑜曰：“破曹操百万军在于一时。吾使一计，众合情，将至笔砚，手心里写；众人意同，此计当也；众意不同，当以参详。”众官曰：“元帅言者当也。”于手心写毕，众人从了，喝兵退后；众官、元帅手内觑，皆为“火”字。无有不喜者。周瑜定睛觑军师，对军师言：“此计者，为火光也。出在管仲安人略干兵法。”

惟军师手内偏写“风”字。诸葛曰：“此元帅好计！至日发火，咱寨在东南，曹操寨在西北，至时倘若风势不顺，如何得操军败？”周瑜曰：“军师今写‘风’字如何？”军师再言：“众官使火字，吾助其风。”周瑜曰：“风雨者，天之阴阳造化，尔能起风？”军师又说：“有天地三人而会祭风：第一个轩辕黄帝，拜风侯为师，降了蚩尤；又闻舜帝拜皋陶为师，使风困三苗。亮引收图文，至日助东南风一阵。”众官皆不喜。周瑜自思：吾施妙计，使曹兵片甲不回；诸葛侵了我功！众官闹。

门吏报曰：“外有先生，言见诸葛相知。”众官出迎。却说诸葛见面，拜邀上阶，分尊卑而坐。是诸葛叔伯兄弟诸葛瑾。筵会到晚，众官皆散。

周瑜本帐内邀诸葛瑾侍坐，言曰：“您知诸葛不仁？众官举火，他言祭风。”诸葛瑾对曰：“我家卧龙，有不测之机。”周瑜笑：“退了曹操，救了刘备，吾囚诸葛麾下！”言尽而去。

前后数日，说诸葛北靠江岸，筑土高台。后三日，却说黄盖多装粮草，外有三只船。当日，周瑜数十个官人，引水军都奔夏口城外。黄盖船至夏口，人告曹操：“黄盖将粮草以赴其寨。”曹操笑而迎。

后说军师度量众军到夏口，诸葛上台，望见西北火起。却说诸葛披着黄衣，披头跣足，左手提剑，叩牙作法，其风大发。诗曰：

赤壁鏖兵自古雄，时人皆恁畏周公；

天知鼎足三分后，尽在区区黄盖忠。

却说武侯过江，到夏口。曹操船上高叫：“吾死矣！”众军曰：“皆是蒋



干！”众官乱刀锉蒋干为万段。

曹操上船，慌速夺路，走出江口，见四面船上皆为火也。见数十只船，上有黄盖言曰：“斩曹贼，使天下安若太山！”曹相百官，不通水战。众人发箭相射。

却说曹操，措手不及，四面火起，箭又相射。曹操欲走。北有周瑜，南有鲁肃，西有凌统、甘宁，东有张昭、吴危。四面言杀。史官曰：倘非曹公家有五帝之分，孟德不能脱！

曹操得命，西北而走。至江岸，众人撮曹公上马。却说昏黄火发，次日斋时方出。曹操回顾，尚见夏口船上烟焰张天。本部军无一万。

曹相望西北而走。无五里，江岸有五千军，认得是常山赵云，拦住众官，一齐攻击，曹相撞阵过去。又打十里，又有二千军，当头者张飞拦住。却说众拚死夺路得脱。杀得曹操盔斜发乱，发甲捶胸，偃鞍吐血。

至晚，到一大林，曹军帐幕皆无，不能进发。后有众官，分三路军袭殿后。曹相曰：“前者两条路，一条正北，荆山大路，楚之地，名曰华容路。”曹相又思：“前者军到当阳长坂，张飞二十人拦住，使吾军不能进；此处再有诸葛使人拦住，咱军困马乏，贼人所捉。”曹公寻华容路去行，无二十里，见五百校刀手，关将拦住。

曹相用美言告云长：“看操，与寿亭侯有恩。”关公曰：“军师严令。”曹公撞阵。却说话间，面生尘雾，使曹公得脱。关公赶数里，复回。

东行无十五里，见玄德、军师，是走了曹贼，非关公之过也。言使人遇着玄德。众问为何。武侯曰：“关将仁德之人，往日蒙曹相恩，其此而脱矣。”

关公闻言，忿然上马：“告主公复追之。”玄德曰：“吾弟性匪石，宁奈不倦。”军师言：“诸葛亦去。万无一失。”

后说玄德军东行，到三十里正东，见吴军来，两家对阵，听道：“来者之师，莫非周公？”皇叔下马，与周瑜相见。周瑜见了皇叔，大惊唬言：“从其虎，救其龙，几时见太平！”言毕，两个相对，周瑜在左，皇叔在右。行到天晚，各自下寨。

周瑜自思：曹操乃篡国之臣，吾观玄德隆准龙颜，乃帝王之貌。又思：诸葛命世之才，辅佐玄德，天下休矣！我使小法，囚了皇叔，捉了卧龙，无此二人，天下咫尺而定。鲁肃点头，言：“元帅言是也。”

次日天晓，皇叔作宴。元帅以下众官皆请。至晚，周瑜告皇叔：“南岸有黄鹤楼，有金山寺、西王母阁、醉翁亭，乃吴地绝景也。”皇叔允了。

来日，周瑜邀皇叔过江上黄鹤楼筵会。皇叔过江上黄鹤楼。刘备大喜，见四面胜景。周瑜言：“南不到百里，有□□关；北有大江；西有荔枝园；东有

集贤堂。”众官与皇叔筵会罢，周瑜言曰：“前者诸葛过江，美言说主公孙权，举周瑜救皇叔。”周瑜有酒，言：“诸葛祭风，有天地三人而会，今夏口救得皇叔，若非周瑜，如何得脱！诸葛虽强，如何使皇叔过江？”皇叔闻之大惊：“此乃醉中实辞！”

后说汉寨赵云心闷，使人赶诸葛、关公二人复回。军师入寨，不见皇叔。赵云对军师说张飞之过。军师有意斩张飞。众官告军师免死。糜竺为参徒，使船过江。

至黄鹤楼上，见皇叔；令皇叔换衣，却拾得纸一条，上有八字，书曰：“得饱且饱，得醉即离。”皇叔读了，碎其纸。周瑜带酒言：“曹操弄权，诸侯自霸！”皇叔告曰：“若公瑾行军，备作先锋。”周瑜大喜。

皇叔将笔砚在手，写短歌一首，呈与周瑜看。歌曰：

天下大乱兮，刘氏将亡。

英雄出世兮，扫灭四方。

乌林一兮，鏖灭摧刚。

汉室兴兮，与贤为良。

贤哉仁德兮，美哉周郎！

赞曰：

美哉公瑾，间世而生。

兴吴吞霸，与魏争锋。

乌林破敌，赤壁鏖兵。

似比雄勇，更有谁同？

周瑜大喜：“皇叔高才！”

周瑜令左右人将焦尾横于膝上，有意弹夫子“杏坛”。琴声未尽，周瑜大醉，不能抚尽。玄德曰：“元帅醉也！”众皆交错起坐，喧哗。皇叔潜身下楼，至江岸。把江人言：“皇叔何往？”玄德曰：“元帅醉也。今明日准备筵会，等刘备过江，来日小官寨中回宴，请您众官。”把江官人不语。皇叔上船。

后说周瑜酒醒，按琴膝上，缓然而坐，问左右曰：“皇叔何往也？”告曰：“皇叔下楼去了多时。”周瑜大惊，急叫把江底官人，言：“玄德自言元帅有令，过江准备筵会去也！”

却说周瑜碎其琴，高骂众官：“吾一时醉，走了猾虏刘备！”使凌统、甘宁将三千军赶驾数只战船赶皇叔，若赶上，将取皇叔首级来者。

皇叔前进，吴军后赶；先主上岸，贼军近后。张飞拦住，唬吴军不敢上岸，回去告周瑜，心闷。数日，引军过江，听知皇叔与诸葛下寨于赤壁坡，离江一百里。

周瑜令军奔夏口四郡，前到长沙郡。有太守赵范言：“西郡属荆州，您怎生得？”周瑜来日引军战曹璋，数次交战，不得曹璋便宜。两军相见。

话说鲁肃言：“东北有赤壁坡，见有负恩刘备，可以求救。”又言：“玄德、孔明、关公、张飞若来，无有不破者。”即时写书见刘备与诸葛，读罢书，皇叔有意出军。军师言曰：“不可起。黄鹤楼贼将，几乎坏了主公！”军师叫张飞：“你去。”军师说与计。

来日，张飞引五千军至长沙郡，东有周瑜大寨，西有曹璋大寨；长沙郡北有张飞大寨。周瑜得知张飞五千军来解厄，对众官说：“刘备困在夏口，咱三十万军、百员名将，鏖兵略战，折了黄盖。吾今杀曹璋，消不得刘备来。”众官皆言：“是也。”

至来日，西有曹璋阵，东有周瑜阵，北有张飞，却说张飞见周瑜长揖，言：“周公瑾别来无恙！”周瑜言：“贼将者敢欺我！”见张飞背后旗上写“车骑将军”。公瑾言：“今气我！牧牛村夫故言欺我。我家孙权官小如张飞。”周瑜恨在怀中。

吴将与曹璋对阵，交马多时，不见输赢。却说张飞言：“吴将近后，我斩曹璋！”吴军不识翼德之威，叫一声出九霄之外。连战曹璋，璋大败。周瑜言曰：“守数日，不得曹璋便宜，今日张飞赢了，咱不羞矣。”周瑜亦赶曹璋。璋射一箭，正中周瑜，落下马来。不是众人，几乎捉了周瑜。

天晚，班军至营内。张飞亦回，奔寨高叫：“前者夏口受危，元帅救俺；今日元帅二十日不得曹相便宜。张飞杀败，把夏口四郡献与公瑾，以报夏口之恩！”道罢去了。周瑜药贴金疮，钩其左臂，言曰：“孤穷刘备，负我之恩，被张飞气我，皆是诸葛也！与我四郡，诸葛意在何处？”

无数日，人告周瑜言：“诸葛三千军守了荆州！”周瑜见道，叫一声，金疮血出。众官曰：“荆州吴地。”瑜即时引军在路。

数日，到荆州。皇叔得知瑜引军来，引众官与周瑜对阵。周瑜言：“皇叔、军师，岂不会其意？荆州蜀吴之地，皇叔如何所取？”皇叔笑曰：“不干我事。”门旗启处，见一将出。周瑜觑了，叫一声，落马。众官急扶元帅上马，金疮出血似水流。认得是荆王长子刘琦，琦高叫言：“周瑜元帅！父亡，刘琮献了荆州；操退，谢我皇叔叔，此复处立刘琦！”周瑜无言支对。皇叔又言：“请公瑾筵会！”唬周瑜不入城，恐诸葛有计。周瑜班军而回江南岸，屯了军，元帅养病。

又鲁肃头尾三个月，令人体探荆州事，人回告元帅，刘琦死。瑜随引军十万取荆州。行数日，离荆州数十里下寨。至日，皇叔出马。瑜言：“前者荆州属俺吴地，你却占了！”诸葛笑曰：“交你看一物！”两阵夹间，棹子上放一

丹盘，上有锦被，令周瑜觑了踉跄，涌血如泉。众官急救，贴了金疮。阁门学士赵知微呈奏帖，驾坐嘉明殿，闻奏过，奉曹丞相保奏皇叔奏表：

“奏准皇叔刘备，自破黄巾以来，兼虎牢关破董卓，随逐曹丞相，并诛吕布。累建大功，言貌仁德可观，反干下军，其事务不曾怠慢。可加三江大都督兼豫州牧水军都元帅，江下十三郡安抚，食邑万户；又赐紫金鱼袋一条。皇叔封荆王，边事康宁，招授迁加，想宜知悉。建安四年秋七月日，奏准。”

却说皇叔在荆州，数日，人告言：“随军元帅贾翊、曹相、夏侯惇将五万军，见在荆州东北无二十里地下寨。”诸葛言：“将关、张二将远迎魏军。”临上路，叫赵云暗受其计。无三日，军起。

却说皇叔守荆州，百姓鼓腹讴歌，言皇叔仁德也。

有一日，至天晚，荆州六座门于东北水门，见数只船上饱载，高叫：“开门！俺是客人。”赵云按敌楼，言天晚，来日入城。客人不肯，言：“俺资本船货物多，城外恐有失。”赵云不肯开门。天道一更后，第三只船上一人叫，周瑜曰：“吾不得荆州，拔剑而下水！”令左右人皆出船上岸，言皆吴地。

众官军本有元帅，周瑜使火箭烧门。赵云言曰：“正应军师计。”皇叔令人，有军师造下圆弓一千张，射周瑜，众军卒皆走，离荆州二十里下船。有吴军就得马后说伏军起，有一千军来。有赵云、简献和拦住杀，周瑜言：“又中村夫计！”撞开军阵而走。到天晚，离荆州四十里，人困马乏；又迎见军来，约迭三万有余：左有关将，右有张飞，为首者军师。言曰：“当取荆州，今日事失；来者将军，道破是谁，放你过！”周瑜大惊，众官撞阵相杀，移时得脱。军师班军，笑而入荆州。

却说周瑜到于江岸，各下寨，与鲁肃评议：“吾有一计。”鲁肃问，周瑜言：“讨虏有一妹，远嫁刘备，暗囚卧龙之计，可杀皇叔。”元帅使鲁肃过江见讨虏，言孙夫人嫁刘备，阴杀之。

当夜，孙权引鲁肃见太夫人。夫人曰：“你每祖父，元本是庄农；宗祖积阴德，你父为长沙太守。今日与皇叔为亲，有何不可？”鲁肃出衙。孙权说与母亲：“今周瑜定计，欲使小妹杀皇叔。”太夫人暗问女子，女子笄年十五岁：“我父破董卓，今嫁刘备，暗杀皇叔，图名于后矣。”太夫人言：“礼长当行，礼短则止。”

数日，鲁肃过江，见周瑜说破大喜。鲁肃远赴荆州，以为良媒。到荆州，众官接着，馆驿安下了。鲁肃把亲事说与诸葛。

天晚，诸葛说与皇叔。皇叔言曰：“周瑜之计。”军师曰：“主公放心。可笑吴将主之妹嫁我。”至来日，皇叔请鲁肃。肃又言亲事。两家克定日。

鲁肃回至大江见周瑜；过江见孙权。太夫人引幼女离吴地，过大江，远赴

荆州五十里。鲁肃日随行，有五千军，暗藏二十员将。“倘若荆州城闹了，乘势可取。”言未尽，只见张飞特来远接夫人：“军不用一个，去荆州外下寨！”唬吴军皆不敢来，言鲁肃坏了周瑜第一条计。

夫人入荆州，张飞在一壁行。夫人车内自言：“这汉在虎牢关赢了吕布；又闻三出小沛，当阳长坂喝退曹操倒退了三十里。此乃壮士也！”夫人车又行数里；赵云迎着，对夫人说：“此是百万军中救阿斗底赵云！”又行数里，见诸葛来接，夫人曰：“真良将也！”

后有皇叔，引从者数千人，其铺设绣花，勿知其数。邀夫人入荆州，初见帐舍厅馆。军师请夫人拜见，厅挂起神像，上至高祖，下至献帝二十四帝。夫人曰：“我家本庄农出身，不曾见帝王之神。”夫人喜。

来日筵会，夫人带酒，应周郎之计。夫人即便当与皇叔过盏。众官皆惊。荆王曰：“夫人过盏。”夫人见鲁肃带酒，有意杀皇叔。只见金蛇盘于胸上，夫人不忍杀之。又言敬假生嗔，而天下乱。

皇叔与夫人，每日饮酒，前后一百日。当夜二更，不见皇叔。夫人西北而进，见皇叔大哭数声。夫人言：“为何？”荆王说献帝懦弱，曹操弄权。夫人观皇叔数日，累次说：“皇叔累代帝王之孙，皇叔岂不知礼？我家母亲年迈，兼家兄专等皇叔回面。”皇叔言：“共军师评议。”

皇叔暗与诸葛说回面事。诸葛笑而言曰：“皇叔远逐夫人去江南，万无一失。”皇叔再言：“恐有周瑜计。”军师言：“主公过去，诸葛将五万军屯于江岸，下锁战船，左右关、张二将，使吴将不敢正视主公。”

皇叔上路，赴江南，和夫人同到建康府。远探告孙权，权自思：“前者赤壁会战，退曹公一百万之师，折了七万军，无了数员将。近知猾虏之贼，军师诸葛乃是牧牛村夫，忘吾之恩！”累次，周瑜言刘备不仁，又占了荆州十三郡。太夫人亦知，远请讨虏。讨虏大孝，见太夫人，言：“吾儿辞容不喜为何？”孙权说：“刘备夺了荆王，动三十万军，夏口退了曹贼，刘备非是有恩之人，若到江南，儿子有意杀皇叔。”夫人言：“你爷爷种瓜为生，尔家本是庄农，后统领大军，乃祖宗积到底福。吾儿之妹嫁与皇叔为妻，吾儿若杀了皇叔，你妹嫁甚人？皇叔若来到，当好相待；若不仁，后杀未为晚。”孙权听母亲之言。

太夫人与孙权接玄德。数日，接入城中。百姓觑皇叔面颜，无有不惊者。衙内筵会数日，太夫人暗问孙权：“玄德如何？”孙权言曰：“今观皇叔，汉之亲也，相貌堂堂，后必为君也。”子母皆喜。后管待二十余日，皇叔拜辞太夫人。孙权言曰：“皇叔来此无坐地处。”太夫人令孙权赍发二人送在路。数日，离大江上有二十余里。

又说江南岸上，有周瑜大寨。探事人说与周瑜，元帅高叫江南孙夫人，道：“六条计皆不许一条！”令甘宁引三百军，南迎孤穷刘备。甘宁引军至车前，下马见夫人。夫人搭起帘儿。夫人烦恼，高声骂：“周瑜懦弱！长沙太守的女，讨虏将军亲妹。我今到来，更不相顾。兼上此处有皇叔荆王，非是欺玄德，盖因不觑我！”喝一声，喏喏而退；复回说与周瑜，笑而叫：“吾将三万军到车前，拖皇叔下车，斩猾虏之贼，与夫人再言！若见讨虏，问我甚罪！”

周瑜众官，南见夫人，车前下马，鞠躬施礼。夫人再言：“我家母亲并家兄，使荆王过江，即合准备船机。”周瑜高叫：“刘备负恩之贼！”夫人笑，令人搭起帘儿，使周瑜再觑车中。周瑜叫一声，金疮血如涌泉。众官扶起周瑜，孙夫人到江北岸与皇叔过江。

却说周瑜伏病数日，言：“孙夫人故交刘备走了！”

说军师邀皇叔入荆州。前后半年，有人告皇叔，有太夫人令鲁肃来馆驿中安下。至来日筵会，鲁肃言：“知荆州一并三年，大旱不收，饥死人遍地。有讨虏太夫人送一百万石粮，远赴荆州见皇叔。”军师言曰：“荆州不收，讨虏早知。”数日，有千只船运粮入城。鲁肃言曰：“三日亦前者，有西川刘璋拜起元帅，引军五万取白帝城路，有意倾吴。讨虏与众官参详，将粮食献与荆王，借路，令周瑜收川。”皇叔允。军师言：“此事甚易。”

正当秋九月，庄农收却粮食。元帅领兵过矣。

### 三国志平话卷下

鲁肃回程后过江，头尾无两个月，周瑜引军五万，荆州南约百里，西行收川。周瑜军行，见一万军拦住，有皇叔、诸葛言：“你知得荆州一并三年不收，今年田种，八月半头，看看收刈，十万军东西下有三十里长，南北下八十里来阔，军人耗荡，百姓远赴荆州诉告。”周瑜曰：“前者纳粮一百万石，买路收川，岂无耗荡？”周瑜又言：“军师少为庄农，见耗荡田种，军师烦恼。”武侯叫而言：“公瑾不听鲁肃之说！”公瑾无言支对。众官拨开阵，元帅西行。

又至来日，周瑜引军西行，又一万军拦住路。张飞高叫：“军师严令，元帅西行何往？”道罢，各下营。张飞拦道，扎一枪营。当夜，约到二更，周瑜偷道而过。至天明，元帅西行，数日到西川境界，见者官员，不降而即杀。张飞军袭其后，元帅所夺州府县镇，皆被张飞所收。周瑜言：“此乃牧牛村夫之计！”周瑜言罢，金疮气破。

又行五程，累次人告，元帅金疮疼痛，不能忍。众官人告元帅，前至巴丘城。周瑜伏病不起，数日，饮食不能进，头面肿，叫故人鲁肃哭而言曰：“吾巴丘已死也，大夫带骨殖却归江吴，倘见小乔，再三申意。”言尽，满城皆哭

至日，元帅病转，家人告曰：“衙门前一先生，言元帅布衣相交。”言请至帐下。众官扶起元帅侍坐，先生上阶，认得是四川洛城人也，姓庞名统，表字仕元，道号凤雏先生，抱头而哭。庞统言：“吾弟辄有此事！”周瑜袒臂，使庞统觑吾金疮。庞统不忍视之。周瑜又言：“我死，家兄保骨殖归江南。”

周瑜死，庞统压住将星，当夜将周瑜尸首，有日过江。军师拦住。武侯曰：“吾知周瑜死，将星压住者，庞统计也。”庞统闻言，出与军师相见。军师放过尸首。

数日，到金陵府。孙权曰：“厚葬之，做好事。”月余了毕，鲁肃对孙权举荐庞统。孙权骂鲁肃：“前看刘表死，你赴荆州吊孝，引刘备在夏口，又引诸葛过江，美言说动三十万军、百员名将，把了柴桑渡，相拒曹操；又使一计，赤壁大战，破曹操一百万军，吾折却数万军，没了数十个名将、黄盖；刘备又夺了荆州十三郡，使村夫气杀爱将周瑜，使我心碎万段！”唬鲁子敬喏喏而退。

说鲁肃到宅，三日赍发庞统上路，要差一个官人送过大江。庞统在路，到荆州，见帝星朗朗，照荆楚之地。庞统言：“吾不失其主。天下人皆说皇叔仁德之人。”入衙见皇叔。皇叔请坐。皇叔问：“先生高姓？”只言：“姓庞名统。”皇叔会其意，又问：“先生与诸葛相知否？”庞统唯唯而立。皇叔与庞统文书，便做历阳县令。

庞统不遂其志，前后半月，错断了公事。百姓远赴荆州告皇叔。皇叔曰：“先不相识。自说与孔明弟兄，与文字为历阳县令，有何亏负你！”近人告曰：“张飞在衙前下马。”皇叔叫至当面。玄德问：“军师何往？”张飞言：“荆州正北，在荆山县。”皇叔说庞统事。张飞言：“我去历阳，拖出那汉，当面见家兄。”

来日，张飞引数十人，至历阳衙前下马。有百姓、官吏皆言庞统不仁。张飞持剑入衙。至天晚，听得鼻气若雷。张飞连砍数剑，血如涌泉。揭起被服，却是一犬。张飞言：“贼人何往？”

来日到荆州，告皇叔说前事。皇叔说：“太尉莫非贤人也？”头尾十日，沿江四郡皆反。玄德问，诸葛军师言：“不记徐庶之言：南有卧龙，北有凤雏，倘得一人，可安天下？庞统者，乃西川洛城人也。是凤雏先生。今言四郡皆反，皆被庞统所说。”皇叔：“军师道者当也。”军师呼赵云，将三千军奔长沙郡收赵范去。

来日天晓，赵云上路。赵范袒臂牵羊，远迎赵云入衙，言四郡反皆庞统所

说。筵会至晚，赵范带酒留数十个妇人，内中一妇人身着绛衣，体貌娇容，使捧酒对赵云言：“此乃家嫂也，当与子龙为妻。”赵云叫：“尔乃匹夫之辈！军师严令，岂以酒色为念！”言罢出衙。赵范带酒言：“不仁者赵云！”引三千军围了馆驿，有意杀赵云，被子龙一箭射死。至来日天晓，对众官、百姓说，杀了赵范并家族，安抚了百姓；却还荆州见皇叔，说与军师，言赵云收了长沙郡。

又张飞西南远一百里，赴桂阳郡。太守蒋雄那汉，兼文带武。至来日，引三千军去离桂阳无十里下寨。有人告太守蒋雄。蒋雄言曰：“张飞粗人也。孙武子兵书，马军行四不得来，步军行五不得，行多时尚乏。今张飞军可行百里，探得人困马乏。管仲言：‘远来可易袭、可击’。乘势杀张飞，如去诸葛左右一臂。”

蒋雄点五千军出城劫张飞寨，劫着空营，四面埋伏军皆起。蒋雄欲保桂阳，被张飞先取了，复来迎蒋雄，两军相接，二人交马，被张飞刺于马下，收了桂阳郡。张飞入荆州。

诸葛又使公子刘封交战韩国忠。国忠败，刘封赴一高坂，四面皆水。韩国忠乘船而去。刘封欲出，前面一将拦住，身長一丈，环眼髯长，使柄大刀，马上高叫言道：“此计捉关、张二将，刘封成何以堪！”军听得，再问众官。张飞又与韩国忠对阵。“胡汉又出马！”张飞交马，约斗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前后三日，令人告军师引上来。

张飞接军师入寨，正与军师言：“倘得此人，愁甚汉天下不立！”天晓，军师去附高处西南而望。众官见桂阳西南坡上，直下是水，困刘封水岸上。见一枪营，此处必有凤雏也。当夜写书，令糜竺暗将书偷路而过，远至小寨，被人拿住，见庞统。糜竺呈书与庞统。统笑曰：“诸葛者，乃故人也。”却写书与糜竺，投明还寨，却呈书与军师。军师读了，至晚令糜竺将一千军赴高坡上，烧着芦苇。刘封出来见诸葛。

后说庞统，当夜请名将，关西扶风人也，姓魏名延，字文长；与庞统坐，具说汉室来军，都上霸气，韩国忠不仁，事有决无断。又说玄德仁德之人也，不闻高鸟相林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佐。至来日，两军对阵，魏延斩了韩国忠于马下。庞统收了武陵郡，投了诸葛，引军正西到金陵郡。

太守金族引军出马，与孔明对阵。金族使一将出马。军师大惊。统曰：“此鄂郡人也，姓黄名忠，字汉升。”军师使魏延相杀。二日不分胜败。使张飞对阵，与黄忠斗到十合，又不分胜败。黄忠言曰：“吾只识云长，岂识张飞！”

魏延前后十日不能收金陵郡。军师言曰：“黄忠乃将材也。皇叔不能降这



汉？”使一人入荆州，令关将引五千军从荆州来。众官接入寨。

无三日，关将与黄忠斗中，不见输赢。军师问庞统，言曰：“前者说四郡时，庞统言曰，曾与黄忠道话。黄忠言：‘吾乃江南一贼，金族与我恩厚。若金族在，当杀身而报；倘若金族死，然后择其主而佐。’”诸葛言：“得黄忠也。”

无三日，武侯与黄忠对阵。武侯诈败。金族赶落阵，行数里，复把金族拦住。武侯四马车，车内坐军师，倒身，弩箭皆出，射杀金族。军师班军入寨。

无三日，黄忠来报仇。庞统说黄忠，不肯纳降。黄忠言曰：“我有一病，您误然杀我主公，我须报仇，岂有纳降者！”与张飞交马，斗到百合，不分胜败。又使魏延出马，二将合并黄忠。忠威武转加。军师言曰：“老贼忒逞不睹事，当斩黄忠！”四骑马交战，见一道血起，一将落马。

却说黄忠马失，轮刀步战三将。关公言曰：“此乃大丈夫也，世上皆无！”军师高叫：“三将停马！”武侯美言说黄忠，降了汉。黄忠把金族埋殓了毕。军师班军入荆州见皇叔。皇叔看三将：为首者是庞统，皇叔言：“贤人也。”又看魏延，“贤德也。”言：“不若吾弟关公。”又看第三将是黄忠老将。

却说曹相长安内，外厅而坐，问众官曰：“常记二年已前，赶孤穷刘备入夏口，时有五千军，尚不能捉。今授荆州，有十三郡，雄军有五万，猛将三十员，无人可当。知文者有诸葛，知武者有关、张二将。”问众官：“您怎生料敌？”有大夫贾翊对丞相说：“有先君手内罢了的西魏州平凉府节度使，姓马名腾，乃东汉光武手中云将马援九世之孙。马腾有二子：长子马超，字孟起；次子马岱。众人言曰：‘三个将军，各有万夫不当之勇。’马腾可料诸葛，马超可料关公，马岱可敌张飞。”

曹操来奏帝，诏往西魏州平凉府。节度使边璋、副将韩遂接使命入衙，请马腾拜诏，读罢诏书，送使命却还长安。马腾准备入朝。

至夜，马超告父：“因何不悦？”马腾言曰：“吾儿不闻先君手内十学士弄权？后有董卓弄权。不知曹操天下，斩斫不由献帝，存亡皆在曹公。倘我入朝，曹公仁德，则一笔勾断；倘若不仁，就死于帝都。”言二子：“书来唤你，当休入长安；倘若吾死，当杀曹操与我报仇。”

来日天晓，马腾上路。数日到长安，在永金禅院安下。第三日，出见帝，得旧职。马腾谢了圣恩。御宴三日。

有一日，驾坐紫逍遥光轩殿中，宣近臣言治天下事。文武不语。帝问马腾。马腾言曰：“治天下效学尧、舜、禹、汤，安天下若太山；学桀、纣无道，天下不能作主。陛下依臣四件事，当治天下太平。”帝问如何。马腾再奏

：“远赏边军，近去邪臣，轻薄税赋，重放赦恩。”又言：“帝不闻楚平王，因奸子妻，使皇后、太子、孙儿相杀，将是宰相费无忌之心。天下不闻秦胡亥，有大夫赵高贼臣，失其天下，非君上之过也，盖近臣之罪也。”帝不语。

一人高叫：“马腾才入朝中，对帝乱奏！你言近臣何人也？”马腾觑了，高叫：“曹操，你非忠臣！今闻褒贬宣参，封赠助赏，皆由于汝，使帝受倒悬之急，垒卵之危！”唬文武失色。献帝笑曰：“马腾，你休胡奏，曹操忠臣也。”赐宴和会二卿。

到晚，马腾归寺。曹操当夜使三千军、数员将，没一个时辰，把马腾皆斩了。来日，曹操奏马腾害中风病死。帝大惊，使官葬了。并无知者。

却说马超、马岱二人，眠梦不安，使马岱长安路上打听消息。马岱闷坐，忽见仆人披头而来哭曰：“老太尉一家老小，皆被曹操使人杀了！”马岱归说与马超。马超痛哭无声。

有太守边璋、韩遂，借一万军与马超。数日，到平凉府西边下寨。东有曹操，克日两军对阵。

马超出马，持枪搦战。曹操觑了大惊，见马超面如活蟹，目若朗星，身披重孝，高叫：“曹贼，杀我父母，有何冤仇！”夏侯惇出马，与马超战，都无数合，马超诈败，夏侯惇赶；回身便射夏侯惇一箭，几乎致命。

两军相杀。马超拿住曹军，问：“曹贼生得如何？”其军怕死，言：“曹公生得美貌髯长。”马超传令，拿住者与金珠万贯。曹操听得，刀断其髯，换衣。相杀到晚，若无五帝之分，死于万刃之下。曹操得脱乱军，到于营中，茶饭不能进。

当夜，令船过渡渭河东面下寨。河北岸有马超大军一万，使箭皆射。南岸有边璋、韩遂使军三万乱射，曹军落水，勿知其数。

却说骑马夹间，曹公用鞍■遮其首，顺流而下。天明，船达南岸。曹公得马欲走，正迎马超于渭河夹间。马超连杀曹公八阵，三日得脱，于阜高处下寨。马超三万军于东南下寨。

住数日，有一先生来见马超，超问：“尊重何人也？”先生言：“是华山云台观仙长娄子旧，特来献一计与将军，为父报仇。”超曰：“愿闻。”曰：“使马岱将一万军，先入长安，救了献帝，杀了曹贼家族，然后杀曹贼未迟。”超曰：“此语特远。大丈夫就势杀贼，岂不为便！”旧见超不伏，出寨。

又三日，谒见曹公。众官说：“华山娄子旧。”曹公邀侍坐。先生言：“献三计与曹公，乃心腹之患。”曹相问。“第一破马超，不闻边璋、韩遂深爱其财？”教：“移了马超一万军。数日得近，闻马超借胡人军三万，胡人多与金珠缎疋，胡军皆散。使马超不能进也。”曹操大喜：“师父言者当

！”先生去了。

官里诏：多与边璋、韩遂金珠，离了马超，收了一万军。后重二万军，北归新野。马超军没三千，曹军添数十万。

马超西走，曹军后赶。马超到剑关，路逢三万军，为首一将张鲁。马超西走曹操。却说张鲁与马超报仇。曹相十五万军东下，其寨虎视张鲁。

约到月余，张鲁与马超说：“西有剑关，我曾被饿民刘璋通我下关。”张鲁、马超西至关下，看栈道，山势极险不可言。张鲁使军虎视剑关。数日，引马超往东戎郡，剑关下多刘独霸。

说把剑关强项公任申表见刘璋，与文武评议。大夫张松言：“东南有吴，江东有荆州刘备，剑关下有张鲁、马超，兼长安曹操；众诸侯皆有图川之意。可迎贤相，立见主公，可结一路主公相保。”刘璋问上大夫张松：“谁势大者？”言曹操。帝委张松将西川图寻小径，远去长安见曹相。

曹相见张松；身長五尺五寸，面黄肌瘦，言不满百。曹公不喜。归宅，张松又言侍郎杨修上器集言：“曹相下视张松。”杨修对张松说曹相之德。取“孟德书”一十六卷，“孙子书”一十三篇。张松请看。杨修取与大夫看一遍，如瓶注水，孟津东流。杨修大惊，说与曹公言，令人急请。去了张松，赶不见。

张松东南行，见旺气，远去荆州。数日到荆山县，离荆州有十里，到馆驿安下，说与知县，申文远见皇叔。

张松来日到城，有众官、百姓、皇叔邀入衙。筵会三日。张松觑众官，乃龙虎之辈；左有卧龙，右有凤雏，正面皇叔，俱贵气说不尽。张松把西川图献与荆王。张松：“西川主为君不正，皇叔倘得一占，而众官皆喜。”皇叔请诸葛写书入川，见刘璋。

张松上路，前后一月至家。次日见帝，言曹操不仁；又思前者得荆州，斩却刘琮。帝问：“再见何人？”言荆王刘备之德，将皇叔书交刘璋看。帝问文武。又有一上大夫秦宓言：“主公不闻玄德，前者吴江借军，使周瑜吴江大战，夏口救了皇叔。不闻诸葛三气周瑜？”秦宓再言：“皇叔猾虏之人也，倘邀到西川，与主公作景。”张松高叫：“大夫错矣！前者剑关下张鲁、马超，无人可当。主公不闻皇叔汉家宗室！”众官不语。

刘璋使法正，数日到荆州，见皇叔、军师。筵会数日。军师又言：“东南使书治其吴。皇叔不知，荆州北连江北岸，有曹操屯军十万，倘取西川，曹操作景。”皇叔问杀曹贼一阵，诸葛然后收川。随写书上曹公，克日对阵，使曹操不能正视过江。使人持书见曹公。曹公读毕大骂。

刘备又拜一先生为帅，自言庞统，对阵大败。曹相就势夺荆州。赶到三十

里，迎着张飞。曹操军到正北，有魏延一万军，杀曹操大败北走。前至一岭，名曰扑猪岭，上有皇叔，樗木炮石皆下。

天晚，夺路而出，东西火起。正北关羽拦住，曹操撞破阵势，前到黄崖口，一万军拦住，为首者黄忠相杀。曹操得命，过连江夏口，军没一万。汉军赶上，前面武侯邀住。曹公军不上五千人回去。

却说军师军入荆州，择日庞统为帅，邀皇叔收川。诸葛言：“今年太岁在西方，折其一大将军。”庞统笑曰：“我命在天，不怕。”

皇叔引庞统、黄忠、魏延众将等，选日兵行。前到葭萌关，有太守拦路，言大夫法正道有圣旨。“不曾得官里所言，单放过法正入川。”到帝都见刘璋，大喜，再问文武言：“吾离成都府百里地，名曰符江会，与皇叔相见。”大夫秦宓言：“主公若到符江会，与皇叔相见，定有垒卵之危。”众将皆谏之，刘璋不从。

前后数日，引军三十万、猛将百十员，东至符江会二十里下寨。来日天晓，与刘璋相见。在符江会，二帝各叙宗祖，抱头而哭。

多时，茶饭罢，庞统又执盏目视黄忠。忠拔剑，有意杀刘璋。玄德怒曰：“不得无礼！”黄忠不敢下手。众官皆闹，宴罢，众官邀刘璋出本寨。

后说庞统对皇叔言：“今日不得西川，非庞统之过，盖主公之罪。”玄德曰：“此汉家宗室，岂能下手！”

后说刘璋众官皆言：“几乎主公不的其命！”至来日，刘璋使刘巴请皇叔。庞统告皇叔休往，怕贼所囚。告不住。魏延、庞统长在皇叔左右，点三千军，在刘璋寨门，使贼人不足念。来日，刘璋邀皇叔筵会，有刘巴、元帅张任、上大夫秦宓，与皇叔相争。刘璋言曰：“皇叔仁德之人，众官不可！”先主出寨至营。

后说秦宓告刘璋，远赴巴州。有太守严颜，同元帅张任，将五万军当捉刘备。刘璋尚不肯。有张松、法正二人，本帐评议。张松言：“皇叔行德行义，信庞统。”张松言：“符江会当杀刘璋，西川一占而得。”帐外一人赵文听得，说与刘璋，即时捉住张松、法正，乱军打闹，不觉走了法正。众官簇张松见刘璋，言曰：“刘巴、大夫秦宓言刘备图其川，吾不谗信，怎知二贼里应外合，有意献川与猾虏刘备！”张松言曰：“主公不闻孙权有意图川？弄权曹操有意图川？剑关下东戎郡张鲁、马超亦有意图川？主公不闻皇叔仁德，国人皆羨？又是汉之宗室。倘得其州，岂不得一郡养老？”刘璋痛坏张松，慌速令人远赴巴州，勾太守严颜。

后说法正乱军中走了，出寨见皇叔，具说其事。庞统言曰：“皇叔受困，非庞统之过也。”即便起军，东走葭萌关。人告蜀川元帅强项张任引五万军

后袭。皇叔东到绵州，有太守张邦瑞拦住，相持二日，庞统偷路而过。东北有汉州张升拦住皇叔，两下是山。庞统使魏延当住张邦瑞，使黄忠邀住张升。绵、汉二州夹困住皇叔，数日不能得脱。张任引五万军赴险处把了。庞统对皇叔说：“离此百里有城。”即便引军寻小路远去雒城，三日，叩城门。城上有刘璋弟公子刘珍，认得是庞统，令众官使箭射。诗曰：

雒城庞统中金镞，天使英雄一命殒；  
若是凤雏应在老，三分怎肯与曹吴。

败军复回，见皇叔说雒城公子刘珍，乱箭射死庞统。皇叔泪下，折箭言誓：“异日此仇必报！”皇叔令糜竺引二十骑，寻小路葭萌关前，至荆州，把此事说与军师、众官，无有不哭者。

无十日，众官点起军，军分三队；赵云取紫乌城，又令张飞取巴州路，军师取葭萌关路。三队军，无十万，实八万。寿亭侯把荆州。

军师兵离荆州，无二十里下寨。诸葛速令张飞，附耳低语，说与张飞，将一千军于东镇守荆州东南，在小江岸上埋伏了；然后到三更，正北军来至近，其军三千，有孙夫人车内抱阿斗，有意投东吴。张飞据鞍马上，叫：“夫人知皇叔陷了西川，抱阿斗走投江南！”张飞一言相责，夫人羞惭投江而死。

张飞后赶军师，行二日，张飞在于左手下，赵云在于右手下，军师正西取葭萌关。

说张飞行十日，前到巴丘县，百姓走了。张飞西南至巴州，离州四十里下寨。有日，张飞将三万军，离巴州五里，到一小江口，令人探水深浅。张飞渡江，有五里阔，看看抵岸。巴州太守严颜笑问：“张飞，你不读孙武子兵法？涉水半渡者可击！”张飞言曰：“你不闻吾到当阳长坂坡，观曹操百万之军，吾叫一声，如同小卒。何况小沟，岂能作祸！”张飞纵马上岸战，严颜乱军中坠马，被张飞捉了贼军，至林前下马，高叫：“我闻严颜，西川名将；今日捉了，斩，斩！”大将听的笑曰：“张飞不惯，吾落马失，被其捉。大丈夫弃命于毫毛，何缘斩！”张飞指住群刀言：“严颜，大丈夫也！”令人去其绳索放了。

张飞又言：“西川刘璋，为君昏弱，使张松远赴荆州勾皇叔，言剑关下捉张鲁、马超。听的贼人巧说，今困皇叔绵、汉夹间，雒城射杀庞统。军师分军三下收其川，就势报皇叔。”又言严颜：“高鸟相林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佐。”严颜曰：“我言皇叔清德于外；张飞粗鲁人也，尚然仁德。”严颜免死纳降，张飞无恐怕之心。赶严颜便入巴州，筵会三日。

严颜献计：“西北百里，有白鸡岭，我寻思张飞好汉，与拒险之地；有老将王平与我相知。”严颜引百骑，北至白鸡岭。老将王平知严颜西北而至，共

行奔葭萌关，知得武侯夺了关。张飞至门，令人告军师。张飞引严颜来见，军师说张飞功。

赵云不得紫乌城。张飞问军师为何。军师曰：“城里有川将，自言铁臂将军张益，其锋不可当，败了赵云。”军师引军紫乌城，张益出马。军师着美言说张益，不从，与张飞交马战，三日不分胜败，约战千百余合。前后一月，不得紫乌城。

皇叔绵汉夹间，死生不知。

后言铁臂将军张益，与众官评议，言困住皇叔。元帅张任不知有武侯夺了葭萌关，收了巴州，取了白鸡岭，降了严颜，与军师相拒一月尚不能退，此事如何。有报事人曰：“国舅引千军来点觑葭萌关。”

紫乌城张益言：“国舅赵师道，乃朝廷贼也！”离城三十里，迎国舅入衙管待，欲言葭萌关西川东门也，王守忠势弱，太尉何保。张益言：“官员各守本镇。今贼军入界，尚在紫乌城下，不能退，岂能救葭萌关？”国舅带酒慢骂众官，一连三次。

张益对众官，说刘璋暗昧，奸臣弄权。又思张松、法正献川与皇叔，此人是仁德之人。当晚，众官去赶太守张益，杀了国舅。内有赶散的人，汉军拿住，说与军师大喜。诸葛使兵部侍郎伊籍，美言说张益，献了紫乌城，拜降了。军师封张益随军元帅。

至西雒城，有刘珍出战，众官捉了，百姓献了城。军师问百姓，庞统尸首在何处。搜出尸首，害了刘珍，祭赛庞统，埋殡了毕。

数日，军师引兵，西至汉州。有太守张升迎战，被张飞捉了。

说张益，将一万军到绵州，太守张邦瑞与张益交战，邦瑞大败走，被张益使两军相交，杀散川军，救了皇叔，与诸葛相见，把绵、汉州金珠赏了官员。

筵会数日，皇叔西至濯锦江，水势甚大，有桥名升仙桥。诸葛曰：“非神仙不能言桥。”军师归寨，与众官评议，半月不能进。

说黄忠，当夜三更，一人高叫“汉升”，问：“何人也？”言：“你出帐，吾乃庞统也。”再言：“四郡与将军，以投皇叔；前者收川，雒城误中一箭，我今已死，谢将军害刘珍，与我报仇。今我升天，别无答贺。皇叔今待收川。三日等破日，将军着黄袍，服其首，身披黄袍，我助你暗使其功，与皇叔夺桥，以报其恩。”黄忠睡觉，天明说与军师。

又三日，武侯使众官至日引十万军，皆至升仙桥东，摆成阵。军师祭风，黄忠出马，有十员名将随黄忠一同上桥。响亮一声若雷，沙石四起，顺风者赢，逆风刮折松梢，跳楼坠水。黄忠用刀斫开门，众官夺门而入。有川将元帅张任，无三合，被黄忠斩于马下。川军退四十里。有诗为证：

夜梦庞统献策方，沙石助战定遭伤；  
升仙桥上川军败，濯锦江头水势张。  
跳楼坠水风吹木，铁断门开剑断梁；  
当时不用神师计，焉能成都坐汉王。

又诗：

濯锦江中千古秋，升仙桥上汉王侯；  
当时知会庞公计，免得一心安跳楼。

军师夺了升仙桥，斩了张任，川军皆散。皇叔筵会数日，引军西至金口关。太守马守忠言：“大军将至。”守忠言：“西川不能作主也。”有人告：“汉军近也。”张飞交战，败了马守忠，黄忠赶上；夺了金口关。又迎太守，被黄忠斩于马下，然后皇叔上关。军师问百姓，西无百里是益州成都府。无三日，行至成都府。

后说刘璋，自想西川不能作主，引百姓袒臂牵羊，远迎军师。刘璋言曰：“我告皇叔，看汉宗室面，乞一郡养老。”军师言：“大王放心，皇叔必留你性命。”诸葛暗囚刘璋。皇叔得了益州成都府，众官皆喜。筵会十日。

有人告，剑关下有东戎郡张鲁、马超等，引军十万上剑关，又夺了阳平关。后有曹操二十万军。无三日，军师引军五万，东赴阳平关。人告马超将三万军来也。武侯使魏延东迎马超。两军对阵，马超诈败，射魏延一箭。军师令大夫伊籍远见马超，投了军师，张鲁可杀曹操。

又说军师班军入益州，见皇叔筵会。关公封寿亭侯，张飞封西长侯，马超封定远侯，黄忠封定乱侯，赵云封立国侯。皇叔恩封五虎将军，唯不见爱弟关公，使心腹人赐金珠，赴荆州，封关公寿亭侯。

使命到荆州见了，关公谢了皇叔，管待来使，言：“马超英勇，猿臂善射，无人可当。”关公曰：“自桃园结义，兄弟相逐二十余年，无人可当关、张二将！”将书入川见军师。

无半月，复回书至，关公看毕，笑曰：“军师言者甚当。”关公对众官说：“马超者，张飞、黄忠并为，倘比吾难。”

关公天阴，觉臂痛，对众官说：“前者吴贼韩甫射吾一箭，其箭有毒。”交请华陀。华陀者，曹贼手中人，见曹不仁，来荆州见关公，请至，说其臂金疮有毒。华陀曰：“立一柱，上钉一环，穿其臂，可愈此痛。”关公大笑曰：“吾为大丈夫，岂怕此事！”令左右捧一金盘，关公袒其一臂，使华陀刮骨疗病，去尽毒物。关公面不改容，敷贴疮毕。有诗为证：

三分天下定干戈，关将英雄壮志多；  
刮骨疗疮除疾病，钢刀齧肉免沉疴；

辞容不改邀蜀客，颜貌依然饮■波。

也是神仙藏妙法，千古名医说华陀。

说寿亭侯刮骨疗病，四个月，疮方可。

有一日，探事人言：江吴上大夫鲁肃引万军过江，使人将书请关公赴单刀会。关公：“单刀会上必有机见，吾岂惧哉！”

至日，关公轻弓短箭，善马熟人携剑，无五十余人，南赴鲁肃寨。吴将见关公衣甲全无，腰悬单刀一口。关公视鲁肃从者三千军，有衣甲，众官皆挂护心镜。君侯自思：贼将何意？茶饭进酒，令军奏乐承应。其笛声不响三次。大夫高叫言：“宫商角徵羽！”又言羽不鸣，一连三次。关公大怒，摔住鲁肃。关公言曰：“贼将无事作宴，名曰‘单刀会’，令军人奏乐不鸣。尔言羽不鸣，今日交镜先破！”鲁肃伏地言道：“不敢。”关公免其性命，上马归荆州。

后说鲁肃使人过江请元帅吕蒙，五万军回取长沙四郡。关公听得，慌速令人赴益州求救。诸葛引军到荆州。关公守荆，军师引军六万，五员上将，便与吕蒙对阵。汉军败，吕蒙赶到二十里，张飞拦住，吴军却败，汉军后赶，前到长沙四郡边江，伏军皆起。赵云出杀，吴军大败，有意奔寨，黄忠拦住，又杀一阵。吕蒙走至寨，三千军又拦住，诸葛出杀，吕蒙到江，吴军沿江走，马超拦住，又杀一阵。鲁肃、吕蒙五万军都折了，觑来无三千。吕蒙众官，边江有芦苇，吴军得脱。

说吕蒙，收军在江南岸上，军师回在北岸，相拒一月。孙权使孙亮将三万军，引吕蒙复回，过江与武侯对阵。孙亮对天说誓：“荆州与吴地唇齿之邦，世不相顾。又杀孙亮败，收军回到，荆州乃鱼米之乡。先借荆州为本，后图西川为利，今日方可应也。”军师言：“西北有魏军，东南有江吴，倘非军侯，别人难守。”

军师班军回到成都，皇叔作宴。前后两月，小军来报：“曹军三十万已并了东戎郡，张鲁军十万同至。”诸葛起军五十万、三十员名将，东赴阳平关十里下寨。有人告与曹操军道：“川军来也。”阳平关太守伊籍接着军师，告曹军近四十里下寨。军师言：“贼将夺了剑关，又赴阳平关，有意图川。来日吾决战，谁敢捉曹贼？”一人仰天大恸：“吾父母皆死贼将之手！”军师认得是马超，受了诸葛计。

来日晓，两军对阵。曹公又言：“刘备废了刘璋，只言别人反臣！”令夏侯惇出马。刘封交战。至晚，各自班军入寨。曹公自言：“三十万军欲赴川杀刘备，坏了村夫！”

早来相战，当夜三更，有人告：“一老将运粮至关。”黄忠劫着寨，曹军乱闹皆走，伏军皆起。杀到剑关，正撞着马超相杀。天晓，曹公得脱，一昼夜



折了十万军。

又十日，曹公使人探得言，军师再使伊籍同马超守阳平关，武侯入川。曹公十日又引军至阳平关。马超带酒战败，被魏将张辽遂夺了阳平关。马超不敢见军师，私遁。曹公得知，引三十万军、百员名将，后袭阳平关。太守伊籍无百骑马，三昼夜入川，军师知得。

后说曹操令人探，前至紫乌城。曹操曰：“紫乌城，西川拒险之地。”曹公引军至关，望见百姓尚作营生。又见军人街市作戏。曹公曰：“咱门急之。”张辽告曰：“此诸葛计也。你见紫乌城百姓带酒与军人作乐，名曰偃旗息鼓。倘入城中，不能出东北而走。”后有军赶，有名将魏延杀曹军大败。左有刘封，右有赵云，赶到来日天晓，张飞拦住杀一阵，至阳平关，军师复夺了。又引黄忠杀一阵。

曹操走至剑关，正撞马超，又杀一阵。曹操落冠没甲，走下剑关得脱。又月余，军师屯军剑关，曹公又屯军在剑关四十里下寨。有人探得曹公三十万军，又交三十万军把了定军山。夏侯渊有三十万军，盖屋百间，此处有五十万粮，虎视西川，此乃拒险之地。有汾州节度使于昶，运粮食至定军山屯军。军师曰：“倘若曹公夺了剑关外十三州，西川不能安稳！”问众官：“谁敢战定军山，斩夏侯渊，夺五十万粮食？”见一人出，乃黄忠，自言：“斩夏侯渊，夺定军山，要五十万粮食。”武侯喜。引一万军邀陇州，夺船车，杀于昶去了。

说黄忠到定军山，夏侯渊只言知关、张二将，一万川军内中一老将，敢言夺定军山！遂引军下山，与黄忠交马。

夏侯渊无三合，大败走于山上。黄忠自言：“大丈夫岂在人之下？不斩夏侯渊，不夺定军山，不为大丈夫！”赶上再战，斩夏侯渊于马下，夺了粮食、拒险之地。有史官诗曰：

定军山下罢戈铤，黄忠独擒夏侯渊；  
取粮斩将登巅岭，丫鼓夺旗撞阵先。  
虎视剑关绝魏寨，龙归帝里坐蜀川；  
功臣图像凌烟阁，书史标名万古传。

说黄忠，令人将书远见张飞。张飞言曰：“家兄每祝老将黄忠建立大功，岂许他人。黄忠夺了定军山，用言戏我！”张飞引军寻于昶在林前歇镫。人告曰：“于昶军绕林过来也。”张飞即上马捉了于昶，远去剑关，报军师去也。

曹公两度收川，六十万军一番败了。其军无十万，屯于附高处，言羝羊触藩，进退无门，不能收川，又怕诸葛后袭。军师令人进书与丞相。丞相看书中心意，言与曹操剑关外十三州，与你四郡，石防连陇四郡之地。曹操又思：诸葛

何意？

曹操十日引军到石防郡四州畔，只见杀气盈空。操言：“诸葛者计也。”附高处下一大寨，坐甲一月不动。一日，曹操夜静私行，见军打揲行李。操问，乃兵部侍郎杨修令众官使军打揲行李。“扇摇军心，尔乃何意？”杨修言：“昨日早饭罢，见丞相叹鸡肋，言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，此乃丞相班军。”曹操高骂：“三年以前，与汝私行，见曹娥八字碑，吾时下不解其意，问尔亦不会。至天晓，吾方会其意：黄绢者，色系也，是个绝子；幼妇者，少女也，是个妙字；外孙者，女子也，是个好字；■白者，受辛也，是个辞字。此八字者，是绝妙好辞也。”曹操又骂：“尔料诸葛不敢正视，料吾有似草芥，尔有篡位之心！”令人斩杨修。众官告不得，斩杨修。

当夜班军，东走紫林渡。约行二十里，东路南北一条河上，有一桥，军过尽。后有拆其桥，两壁火起。南有魏延一万军起，北有赵云一万军，后有军师三千军来袭。至明，约行八十里，前有三千军，有黄忠、张飞杀一阵。曹操甫能得脱，人困马乏，不能进也。又迎马超，后有武侯数十员名将所袭。马超三万军，拦住杀一阵。曹操自关中得命，大军无五千，杀得曹操推冠披发，偃鞍吐血，数日方到长安。

第三日，见帝，筵会数日。有上大夫贾翊，暗对曹相言：“献帝之子，众官曾言，天下官员封官赐赏，皆由曹相。太子欲害丞相。”曹相不语。

数日，诈言奏帝，说春秋高也，平王之子弥建阴谋篡位杀父，天地不从。献帝再问如何。曹相诈言：“在朝官员皆言太子醉酒，累次言陛下圣寿高矣，他人有意为君，怕太子异日宫中作患。”献帝不语，又思：王莽弑平帝夺天下，吾儿乃的子也，尚有此意？再问。曹操奏举一勘官御史台推问太子。曹操令一知心人鞭撻太子。太子乃帝子龙孙，不能忍受，虚招其罪。曹操奏献帝，又言太子之事。帝问：“如何断？”

曹操曰：“斩于都市。”帝言：“吾儿帝子龙孙，岂可斩首市曹？”曹操再奏曰：“自古以来，弑君杀父，岂有赦也！”帝无语以对，委一殿官太尉，市曹监斩太子毕。都人言：“刘氏无其主矣！”

献帝怕曹操，封为大魏王，吴地立孙权为大吴王。西川得知，武侯说与皇叔，自封为汉中王。先主泪下，又思高祖提剑斩白蛇在芒碭山，收秦灭楚，前后数年，今来献帝懦弱，曹操弄权，诬害太子，绝汉根芽，皆是曹贼之计。卧病数日，问诸葛曰：“吾二子长刘封，次刘禅，谁可为西川之主？”诸葛令众官之评议，托病数日不出。先主使人问军师。军师言曰：“在病不能动止，愿大王远赴荆州问关公。”

关公言曰：“刘封乃罗侯之子，刘禅乃的子。”文字回见先主。先主曰

：“吾弟所言当也。”数日，刘封得葭萌关节度使，引佐贰官孟达。

又数日，汉中王文字立刘禅为西川主。刘封得知，言玄德不仁。孟达曰：“此非皇叔之过。乃关公之罪。”刘封折箭而誓曰：“异日此仇必报！”

后说关公，前后半年，有人告江南使命来到。江吴上大夫言曰：“吴王之子体知荆王有一女，两家结亲如何？”关公带酒言曰：“吾乃龙虎之子，岂嫁种瓜之孙！”使命去了。

前后一月，长安路上有上大夫陈登，将家小远赴荆州，与关公相知，邀入城中。关公问，大夫具说曹操不仁，长安建铜雀宫，选天下美色妇人，每日作乐。又不闻蔡琰和番复回，曹公又收在宫中。陈登言：“吾有一女，曹贼也尚不能并立。”关公言：“大夫是也。”

前后无一月，曹操使命来取陈登。关公不发。曹操使一元帅庞德、佐贰官于禁，引十七万军，名曰七军，每一队二万五千。

关公斩庞德于马下，魏军大败。数日，关公看于禁寨在于小江下，雨忽作，关公开小关水，其水无边岸。淹于禁军皆落水死。两次杀魏军无一万回。于禁回长安说与曹操。

曹操拜四将为元帅：宰相贾翊，第二张辽，第三夏侯惇，第四太尉李典。更有数员名将，起十万大军到荆州。张辽献计，可接拘江吴，两夹间攻，荆州可破。

张辽过江见吴王，美言说孙权曰：“吴地名将吕蒙，将百员将、千万军，至荆。东南吴地吕蒙，西北魏军贾翊。”

关公得知。关平告曰：“我父年迈，遂发文字去益州成都府见汉中王、军师，来使贼军不动自解。”关公言曰：“家兄引众官图川，无我等之功。今日荆州贼军侵界，便去取救军，不为大丈夫也。”

数日，关公出城东南，迎吕蒙、张辽，后杀西北，迎魏军。吕蒙后袭。前后半月，贼军不散。关公金疮发。关平告曰：“荆王使人去赴西川求救。”到葭萌关，被刘封、孟达纳杀文字，前后一月，求救文字三番，皆被刘封纳杀不申。

关公金疮稍敛，来日准备出战。当夜三更，大风忽作，其响若雷，满城人若言折了。

关公出战，两国夹攻。关公在荆州东南，困于山岭。落后数日，大雨降后，说吴、魏两国官员至荆州，言圣归天。巧说分了荆州。有张辽，长安说与曹公，曹公大喜无限。荆州败军入川，说与军师。军师大惊，怎敢奏帝，把此事按杀。

后说曹相，奏帝：“陛下圣寿！”帝曰：“又无后嗣，可立谁？”操曰

：“帝不闻尧舜禹汤，有德者立。”帝曰：“谁为有德者？”曹相言：“臣子曹丕，天下皆称可立为天子。”无半年，长安西南五十里，有一村名凤凰村，此处筑一台，名受禅台。歌曰：

鹤鳧燕鼠狐狸嗥，鬼吹病死烧蓬蒿。  
此台虽善名不善，垒土虽高德不高。  
黄埃数丈炎旌藏，马惊须破其尾光。  
欺凌寡妇夺玉玺，逼吓孤魂离故乡。  
男儿胆大谋天子，何必更言儿戏尔。  
不如握剑分明道，我当为君尔当死。  
黄土一堆宫自痴，空在巍巍半空里。  
坏却唐虞揖让风，黄埃峥嵘愁处批。  
高陵墓土才掩闭，晋公方习唐虞礼。  
一堆黄土接云齐，天下不生灵英知。  
人言台善名不善，尽是阴谋篡汉基。  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恶来还有恶图之。  
曹家欲袭千载业，司马依前袭帝基。

诗曰：

屈轩东宫绝汉孙，禅台魏祖立仇君；  
都来五帝阴司报，司马图王杀未轻。

却说曹丕受禅台，众官贺新君，改年号黄初元年，即帝位。魏文帝即位，封汉献帝为山阳郡公，今时怀州修武县西北有迹。

却说江吴孙权立为吴大帝，改黄龙元年。西川军师听得，告汉中王得知。先主曰：“汉室衰弱，曹操夺了天下，孙权自霸。”军师不由玄德，立为蜀川皇帝，改建武元年。筵会数日，与新君贺喜。帝思桃园结义，吾爱弟关公自吾收川，相别数年，不曾见面。令人远赴荆州，宣荆王。军师不敢隐讳，对帝缓说。先主听的，忽然倒地，气杀数番。先主与关公做好事。月余，与军师商议。诸葛奏曰：“今岁征吴，岁年月不好，陛下不可。”帝曰：“吾思桃园结义，弟兄三人，共死泉下，有何不可！”军师谏不的。

西川起四十万军，又问蛮王孟获借十万军。建武元年，拜张飞为元帅，倾吴。留武侯、太子权国。交马超东把剑关，老将黄忠、赵云把定军山。军师谏先主，终不从。帝选日引军五十万倾吴。

前后一月，帝至白帝城下。五座连珠寨。数日，探事人告言，东有吴军元帅吕蒙，百员名将，过江，十万军，离白帝城六十里下寨。皇帝言：“无二日与军出战，斩江吴贼，与关公报仇。”帐下一人叫言：“小臣引军五万，当斩

贼将！”帝认的是爱弟张飞。张飞带酒。玄德曰：“吾弟老矣！”

来日出军，令张飞看寨。三次圣旨，不交张飞出战。张飞言，帝思桃园结义，共死泉下。拔剑自刎。帝急令人抱住。张飞对先主无君臣之礼，众官簇拥入寨。张飞仰天大恸：“先主不交我与关公报仇！”言未尽，声响若雷，大风过，把张飞帅字旗杆刮折。张飞叫把旗人王强，当面打五十棒。王强当夜归于本投下。说张飞就食，肉味不堪，带酒叫庖官至当面，觑张山、韩斌。张飞连骂数句，令人各打三十。

当夜，王强、张山、韩斌等三人吃酒，痛饮大醉，言张飞今日醉，多思小过，不甘的一般。三人同至帐下，杀了张飞。三人提头投吴去了。

次日，帝知，数次气杀。先主卧病数日，有吕蒙令人将书与先主。无三日，先主引军与吕蒙对阵。吕蒙诈败，先主后赶，过小江，吕蒙复回再战。先主大败，后军杀，西至江口，被吴国元帅陆逊拦杀，先主又败。吴军后赶。帝过江四十里，下一小寨，令人造饭正熟，边岸火起，后有吕蒙杀，西壁火起，前后伏兵拦住，赶先主三昼夜，到白帝城。其军无三万。

先主在白帝城宝女宫养病，茶饭不能进口，鼻血出，急令人远赴西川，宣太子刘禅并军师、老将赵云。无一月，太子、军师至，见帝，扯太子摔武侯，泪下，与武侯曰：“君臣几不见面！”前后数日，先主病重，告武侯曰：“方今天下，非卿不能得也！”宣太子至，令拜武侯。武侯欲起，帝压其身。武侯言曰：“老臣死罪。”先主曰：“军师不闻周公旦抱成王之说？”帝又言：“阿斗年幼，不堪为君，中立则立，如不中立，军师即自为之。”武侯告曰：“臣亮有何德行，今陛下托孤，杀身难报！”太子跪前进后拜。帝曰：“太子但有公事，教军师会意者。”言讫，帝崩，六十四岁。

建武二年，刘禅立，改建兴元年。

却说军师压住帝星，差一万军民去白帝城东，离二十里下寨，搬八堆石头，每一堆石上有八八六十四面旗。有人告吕蒙。吕蒙引军来看号，元帅陆逊大惊。众官问，吕蒙曰：“摆木为阵，火也；草阵，水也；石阵为迷也。众官不见每一堆石上有六十四面旗，按周公八卦，看诸葛会周天法，八百万垓星官，皆在八堆石上。”吕蒙又言：“非太公、孙武子、管仲、张良，不能化也。”言未尽，后军来报，诸葛使魏延寻小石路，劫了元帅大寨。

吕蒙班军复回，军师引军后赶。两壁有马超、关平夹间。武侯杀一阵，吕蒙过江。

后军师四疋马，曳孝车一辆。太子同众官入川成都府，依帝王服葬了，做好事一月。

刘禅即位以来，前后半年，蛮王孟获使蛮将来取先君借的十万军：“你顾

我图甚。”军师令人管待茶饭半月，多与金珠去了。少主问军师，怕蛮将再来，如何擘画。军师言易为。

建兴二年四月，宴坐在醉风楼，与军师评议国事。无一年，孟获起军十万，必图川。军师言：“老臣必征其蛮。”帝大惊，问如何。军师邀帝倚南面翊杵，见赤气上冲狮子宫。帝问主何凶吉。诸葛奏曰：“往者先君收川，有殿前太尉雍闾，有不忿之心。先帝曾言收川，又斩川县百姓必怨，今封云南郡太守作患。”

后三日，伊籍奏言江南反了三镇，云南郡太守雍闾结构不危城太守吕凯，又有云南关太守杜旗，三镇结构起九溪十八洞蛮王孟获皆反。帝大惊，问军师有何计策。武侯奏：“三镇反者，皆是一将孟获，先帝借了十万军，因此作反。今老臣引五万军取镇征蛮。”帝准奏。

武侯无半月，引五万军、百员名将，月余到云南郡，无十里下寨。三日，雍闾出阵，被魏延斩于马下。军师招安了百姓。数日，到不危城，太守吕凯言军师分军五路，杀害百姓。引三万军出战，关索诈败。吕凯赶离城约三十里，人告吕凯言，诸葛使计夺了不危城，拿了家小，吕凯复回。

次日，与武侯对阵。武侯使刀剑簇合吕凯家小。吕凯只言：“小人死，乞免母亲性命。”吕凯大孝，下马摘了弓箭，前来告军师言：“小人死，乞免母亲。”军师见吕凯大孝，将家族免放。

又数日，至云门关。反将杜旗要战，有老将王平三千军取云门关。数日不下，军师斩了王平。吕凯抱尸而哭曰：“可惜太守，吾乡人也！今日军师所斩。”军师又骂吕凯曰：“尔与王平皆为川官，今日犯罪不在于尔。”众官连告，放了吕凯，当夜骑马，与三五个知心人南走云门关，杜旗放入城，大骂武侯。

来日，军师至，杜旗下关对阵，骂：“诸葛无道，杀主公刘璋。俺是川将，如何不反！”武侯使计捉了吕凯、杜旗，夺了三门关，上关赏了军，安抚了百姓。

又数日，引军南到蛮界，至泸水江。其江泛溪热，不能进。武侯抚琴，其江水自冷。军师令军速过，言不闻蛮景烟瘴，泸水蜈蚣巴蛇，乃蛮地毒物。

过江没百里下寨，人告孟获要战。来日对阵，军师令魏延出战。蛮将大败，捉了孟获。至次日，见武侯，孟获言：“先帝刘备借了十万军，却不得俺反！”

“将十万金珠来，我放尔之命。”蛮将与了金珠，赎了孟获。后数日，孟获远赴哭娘庙烧香，四面伏军皆起，又捉了孟获，又不肯纳降，要十万金珠，又赎了。军师曰：“无数日，我就帐内捉你。”蛮王不信。诸葛多使酒食管

待孟获去了。至本寨，蛮王言：“诸葛强，放我几番，何意？”

至来日，蛮王卧病不起，疼痛三日。有日，军师使关平问蛮王不降又不战，为何？蛮王言害病。关平言曰：“你识俺军师善能行医。”蛮王随关平见军师。军师教药酒治病，吃了无片时，蛮王复旧如初。军师曰：“你降么？今日寨里捉你。”蛮王不降。军师：“锁你赴川，征了蛮王，后斩尔。”蛮王怕死，又使金珠赎了。众官告军师：“蛮王者，夷狄人也，放了三回五次？”军师笑曰：“吾觑此贼，如同草芥，兼自西川国穷。”

又无数日，有蛮王要战。武侯言：“今番捉你了降么？”两军对阵，蛮将附高处，令人撒下毒药。武侯急下马，披头跣足，持剑祭风。蛮王在南，汉军在北，军师祭风北起，蛮军仰扑者勿知其数。军师捉了蛮王，又使金珠赎了。军师又言：“咱会一战，就马上喝下你来，纳降么？”蛮王不信。

去无数日，军师与蛮军对阵。军师出喝三声，南阵上蛮王下马。军师到营，蛮王又不降。又使金珠赎了。蛮王归寨，与众官评议，使人多驱虎豹。前后一月，又搦战。军师会其意。无五日，对阵，蛮王令人打出虎豹来。诸葛喝一声，绝倒千人。一手仗牌，一手提剑，后立名曰蛮牌，充辽虎豹又惊。军师背后锣声皆发，又捉了蛮王，又得了五十万贯金珠，赎与了归营。蛮将商议，咱捉了诸葛肯放么？吾不与诸葛相见。当夜蛮王通过焦红江南岸十五里住蒲关。

后说军师自思，蛮贼不降，异日作患。军师引军过焦红江，其热下可受，皆退。其头发戴七盘中。军师又行数日，其热不能行也。武侯又说焦红江岸，其江三里阔，百尺深，望梅止渴，又抚琴。

建兴二年，是六月半，大雪降中间，军到焦红江，深阔无计可过。军师令人造风轮，随风而过，正落在住处蒲关。蛮王曰：“诸葛非人也，乃天神也！”邀军师入蒲关，管待数日，献十车金珠，折箭为誓，世不反汉。军师又言：“放尔之命，写与文书，多无五年，远赴祁山，当来救我。”军师六出祁山。

说军师班军入川，到益州成都府，赏了军，安抚百姓。

后建兴十五年二月半，有剑关太守表奏天子，魏文帝即位。魏明帝青龙四年，拜元帅孟达引军五万，离剑关四十里下寨，有意图川。少主言军师引军五万、百员名将，东出剑关十里下寨。

诸葛令知心人将书见孟达。达展书看：

“大夫乃川人也，前者荆州陷了云长，非大夫之过，乃后子刘封，已断讫。大夫坟莹乡贯地土皆在川中，岂不闻越鸟巢南，胡马嘶北。倘大夫归川，岂不委使？某当保奏，以位上卿。”

孟达笑曰：“军师言者是也。”即写书回诸葛。后数日，孟达佐贰官张升

发表奏帝。魏帝拜元帅司马仲达，将十万人，西南赴剑关。孟达得知，写书与诸葛。诸葛不来，司马懿近。孟达又写书与诸葛。诸葛又不来。孟达会其意，言诸葛计也。孟达自缢而死。

司马军至，与军师相拒了半月。有日，使命来言，明帝崩，立弟曹芳，改正始元年。司马懿班军。

后说诸葛屯军约一月，引军离剑关百里有零，欲收关西，东出祁山第一。军师言：“前是秦川境界，见城方百里，并无草木，我三军未进，粮草先行，军渡栈道，欲收关西，军就粮草，草木皆无，如何收得秦川？”见道傍矮王筑城一座，军师看了秦川，使人问侧近庄农之家，秦川把关军官姓甚名谁。言姓姜名维，字伯约，先为秦川兵官，后众官百姓举作秦太守。军师言：“乃能人也，此子可教。”军师却上剑关。

诸处勾木匠，造成木牛流马，约有三百余只。军师入关，再出祁山第二，前到秦川四十里下寨。

数日，关平引三千军来探秦川，至大林前下马。关平自思：军师道能人也。关平令军造饭。姜维军来杀关平一阵。姜维收军入城。

数日，见木牛流马运粮。姜维言曰：“太公、管仲不能及！”又见诸葛木牛流马边城过来。姜维使张忠夺木牛流马。姜维出城，魏延拦住，军师使计，捉了姜维，又收了秦川。军师见姜维一貌非俗，见所为降伏军士。姜维拜武侯为父。

前后数日，军师引军北至街亭关，西川指日而得。屯军三个月，无计可取其关。

一日，上大夫伊籍令人将书远见军师，又言大夫写来的家书，见军师读了，慌速令人打探了，至来日，叫姜维至曰：“吾归川也，去的急速，恐失西川。”附耳低言，说与姜维。维受了计，军师上路，姜维权了，军师说与我计，来日引军五万，在街亭西里下寨。

后说街亭把关军官，老将夏侯惇言：“姜维移寨在街亭西三十里，有一条涧东西三百步阔，南北到一百里长，下寨是危地也。吾怕者诸葛，谁识辱子姜维！”

当夜引军来劫姜维寨。寨中无一人，四面伏军皆起。魏延众官杀夏侯惇直西奔。后有姜维占了街亭。乱军内走了夏侯惇。

却说军师回到成都府，众官接着，军师仗剑入内，直至殿上，见少主与阉宦黄皓并坐作乐。军师高叫一声如雷，大骂：“官奴黄皓怎敢！”黄皓慌速而起。军师使人锁了黄皓，后拜舞见少主。少主无言支对，但言不知军师到来。诸葛辞帝归宅。



至来日，文武朝见，军师对帝仰天大恸，又思先帝起义破黄巾，鞍不离马，甲不离身，相待三十余年，收得川，阉奴几乎坏了。军师再言：“陛下不闻，汉灵帝宠十学士，以为阉奴坏了天下。老臣非为欺君，先帝以陛下托臣。臣死，失了天下，陛下之过；臣在，失了天下，老臣之过。又思吴越之时，二十年不解衣甲，皆为西施也。陛下爱阉奴，万代史官骂名！”少主无言可对，悲先君神。文武拜舞毕，把黄皓街市万刀，痛坏家族。少主对军师请罪。军师言曰：“老臣为主公天下也。”帝排宴数日，军师上马出关，再出祁山第三。

暮暑朝寒，茅庐三顾，似此大贤希少。如鸡哺食，如鱼得水，高可众人难到。独自向当阳，困守鸟林，向赤壁大摧曹操。安荆楚，取西川，使定军山夏侯渊。天托孤让位，再和吴国，七擒孟获好妙。降姜维为师范，因木牛流马机略化。定山戎国，斩王双，使张郃、司马保，怎知秋原上，惟有暮云衰草。

后有苏东坡作庙赞：

密如神鬼，疾若风雪，进不可当，退不可追，昼不可攻，夜不可袭，多不可敌，少不可欺，前后应会，左右指挥，移五行之性，变四时之令。人也，神也，仙也，吾不知之，真卧龙也！

说军师，数日到街亭，问众官，姜维、魏延杀魏军一阵，收了街亭。军师大喜。

后说老将夏侯惇入长安，见帝曹芳，拜司马懿为元帅，引军二十万，一月到街亭，离五十里下寨。司马懿不识诸葛，相拒半月。关平来搦战，被司马杀一阵，吕凯搦战，又被司马杀数阵。司马懿曰：“吾闻诸葛名闻天下，今老矣！”

有日，诸葛与司马懿对阵，诸葛大败，魏军赶离街亭四十里有余，入祁山，前有魏延拦住，后有诸葛，左有姜维，右有杨仪，伏军皆起，诸葛杀魏军一昼夜，十万军无三千人回，使司马懿换袍得脱。司马懿离街亭八十里下寨，不敢正视街亭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益州成都府，帝坐，有上大夫言：“街亭诸葛反也！”帝问文武：“倘反了军师，西川不能作主？”伊籍对帝言：“军师不反。交使命去宣，军师若来，不反；若不来，即反。”帝遣使宣诸葛临朝见帝，帝说此事。诸葛说：“此司马懿计也。”帝点首：“卿言当也。”

筵会数日，军师再出祁山第四。前到隔茅关，又名街亭，离关五十里，众官接着，又行四十里下寨。诸葛问：“街亭怎生？”有佐贰官杨仪、姜维言曰：“马谡失了街亭。”请葛大惊：“此乃拒险之地，如何失了？”姜维言：“马谡带酒，司马懿搦战，马谡出战，魏延劝，连骂数句，众官劝不住，马谡又骂太守，言军师者吾乃乡人也，吾失了城不碍。魏军先困了马谡，众官去

杀，后失了街亭。”军师令人唤到当面问，马谡无言支对，推出交斩。众官告不得，斩了马谡。

却说诸葛累次夺街亭不得，遂取妇人衣装头面，叫司马懿：“好汉，下城来！”司马懿坐甲不出城，相拒半年。

有日，探事人告皇丈上边，司马懿急引众官接入城，乃魏将皇丈张郃。筵会半月。

一日，武侯引三千军，轻弓短箭，善马熟人，军师素车一辆。令人骂司马懿。有张郃言：“尔乃魏之名将，诸葛骂您，众官无人敢出？”司马言曰：“诸葛无人可当。”张郃带酒，引军三万出城。司马懿告：“太师老矣。”张郃言：“奉圣旨来与诸葛搦战。元帅不出，弱了魏家威风。”众官劝不住，出与武侯对阵。武侯大败。张郃赶到数里，见渡军皆散。张郃在军前，武侯偃身回见。张郃死在军前。司马相杀武侯，殿后有杨仪使计夺了街亭。司马懿西北六十里下寨，虎视街亭。

又相拒了数日，告军师，有暗诏上边。武侯看了，留姜维权了。军师走马入朝。至成都府，见帝言：“江南孙权死，孙亮为吴主，改建兴元年。”诸葛奏帝，使上大夫伊籍将万贯金珠赴江南吊丧，再言恐江吴作患。御宴数日，辞帝东出剑关，再出祁山第五。军师到街亭。

后说司马懿升帐而坐，与众官评议。元帅言：“自古及今，未曾见诸葛为帅，无计可料。”又数日，元帅师行离寨无三里，见汉将周仓使木牛流马运粮。使步陟将邓文，引军三千，夺木牛流马十数只。元帅令营内木匠拆开木牛流马，觑长短高下、尺寸方圆，依法造数百余只，令人提木杵打一下。可行数步。司马懿言曰：“诸葛木牛流马，打一杵可行三百步，上路运粮，在寨内听的听的打不动，诸葛别有甚法？”

又数日，见护将三百军赴寨前。周仓带酒高叫元帅：“军师交我下战书来迎敌，见输赢。不战即合纳降。尔为魏之名将，何为闭门不出？”元帅言：“周仓带酒！”令左右人取酒与周仓吃，吃的大醉。司马言：“多与金珠财宝。诸葛木牛流马，打一杵可行三百余步，我造木牛流马，打一杵只行数步。有甚法度，你说与我，我与你万万贯金珠，可受满家富贵。”周仓笑曰：“军师木牛流马，提杵人皆念木牛流马经。”又言：“打木牛流马者，皆是我管。今夜入寨写牛流马经献与元帅。”司马大喜，与周仓三十贯金珠、两疋好马。“若周仓你写来，交你富贵不可尽言。”

周仓去后，三日再来，司马慌接，令左右人将来。周仓去了。司马接看大惊，乃是武侯亲笔写来，言：

自古将材，无五人会造木牛流马。尔为魏之名将，问我学木牛流马经，后

人岂不笑耳！”司马碎其纸。

延熙十七年，少主诏宣诸葛，言西川大旱，濯锦江涨溢不可当。诸葛看江水涨溢，其意不祥。诸葛走马入朝见帝。但内里造成无用之物，卖于街市；藏库金珠但与官员；内无用之物亦卖于街市，回买粮食。数日，余米粮勿知其数，一半在帝都城，一半在定军山，使知心人有见识的，把了定军山。看濯锦江一口，名曰金沙口，两壁岸相离十里有余，东西下万丈长。军师令人探金沙口，其水没一丈深。军师自思：今次出祁山，恐江吴贼人作患。五十处起炉，或铜或铁，铸长柱百条。铜铁柱上有个大窍眼；又令石匠造石柱五百条；令铁匠造一寸透大小索，打数百余条。三件置造铜铁石，可用五万人，一发修造，一年半可了，安置了南北七里阔，东西二十里长，铁锁相串，名曰铁锁渠塘。南北两岸，使军二万，名将四员，守把隘口。窃恐令军马入界。

军师回益州成都府见少主，少主御宴数日。军师言：“今取关西口长安，复兴大汉。”帝喜。酒带半酣，诸葛忽然扑地，口鼻血出。帝大惊，文武急救起。诸葛奏曰：“老臣自出茅庐，四十余年，与陛下征吴灭魏，使臣寸心万段。”帝言：“休取关西，告军师勾把界军入成都府。”诸葛再奏：“此事不可，异日取笑史官。陛下效学尧舜禹汤，莫学桀纣之辈。倘失天下，万代骂名。臣今年欲再取关西，不得不归。”少主数次苦留诸葛，诸葛不肯。帝送上路。

又说武侯东出剑关，夫人辞军师欲回。诸葛曰：“吾有一子懦弱，恐为官污吾清名，有桑八百株，田五十顷，足为活计。”诸葛与夫人言别，东出祁山。

前后一百辆车，行数日，司马懿知，伏军忽起，军师百辆车分为四面，使魏军不得近前。又数日，姜维引众官接军师入街亭。前后一月，下战书几度司马出战。诸葛又思，司马屯军塔下。半月余，军行衣甲衲袄不离身，多生疮病。令姜维、杨仪劫寨，杀司马懿五万军皆散。军师言大雨降，急令人■■油衣伞。其大雨降日余方止。

诸葛引军三千，数员名将，下街亭私行。姜维道：“何意？”军师附耳低言，说与姜维言：“我太岁大小运行。”军师引手下三千军离街亭约百里，有一大树，西见一庄，令人唤出一娘娘，当面问：“此处属那里？”娘娘言：“祁山祁州凤翔府，此乃是黄婆店。”又问今岁好大雨。娘娘言：“卧龙升天，岂无大雨？”娘娘又言：“官人勿罪。岂不闻君亡白帝，臣死黄婆？”军师思，果有此言。又问西高山甚名？娘娘言：“秋风五丈原也。”言毕，娘娘化风而去，不知所在。

军师军屯于上。军师自思：前者老妇所言，实为不祥。不曾放下心肠。又

思司马懿善能守待，真将材也。

军师卧病，前后月余，针药不能疗治，口鼻血出。姜维告师父：“师父善能通医，岂不能治己病？”诸葛言：“自二十九岁出茅庐，与君用心四十余年，方得川地，使我寸心万段！”葛听得寨门前闹。姜维出探，见魏延来，言：“军师有事，我管军师印信！”军师不语。叫魏延至，言曰：“三十年前，荆州因收江下四郡，将军方可降汉于国，累建大功。吾死，魏延为帅悬印。”魏延喜而出。

又数日，叫杨仪、姜维、赵云众太尉近前。军师哭而告曰：“吾死，可将骨殖归川。”众人皆泣下。

当夜，军师扶着一军，左手把印，右手提剑，披头，点一盏灯，用水一盆，黑鸡子一个，下在盆中，压住将星。武侯归天。姜维挂起先君神，斩了魏延。后有诗为证：

丞相祠堂何处寻，锦官城外柏森森。

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。

三顾频烦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；

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！军中一发哭起来，哀声动地，百姓奔告司马懿，言武侯身死。司马闻之，领军来劫武侯尸。

即时两军对阵。司马曰：“吾惧者武侯，今死；可留下武侯之尸；若不留，使片甲不回！”姜维大怒，纵马横刀，直取司马。二人交战，不数合，姜维败走，司马后赶。锣声一响，横处一彪军杀将来，乃杨仪。司马当不住，回走，四下伏军尽起，司马大败，军折大半，还寨更不敢出。长安为之言曰：“死诸葛能走活仲达！”仲达闻之，笑曰：“吾料其生，岂料其死！”

却说众将保诸葛灵柩入川。汉帝接丧举哀，痛哭不止，即选山陵而葬之，立庙致祭，封为忠武侯。百姓闻之，如丧考妣。武侯治民，省刑罚，薄税敛；用兵，赏罚肃，号令明。以此军民爱之。

却说司马懿引军看诸葛营寨，叹曰：“天下奇才也！”遂谏而祭之。

至当夜，狂风过处，见一神人言：“军师令我来送书。”司马接看，书中之意略云：

“吾死，汉之天命尚有三十年，若汉亡，魏亦灭，吴次之。尔宗必有一统。若尔执迷妄举，祸及尔也。”

司马看罢，有不从之意。神人大喝。司马喏喏言曰：“愿从军师之令。”神人遂推司马倒地，叫声不迭，觉来却是一梦。以此司马各立边疆，不与汉争锋，还朝。

有魏王昏暗日甚，司马不能正。大丞相曹爽弄权，司马遂举兵诛曹爽，废

魏王，立起高贵乡公。司马权胜，帝不能禁。帝与众谋，欲杀司马。司马知之，以贾充弑帝，立起少帝，天下之权尽归司马。少帝拱手而已。遂加司马为晋王。少帝禅位于司马，封少帝为陈留王。汉献帝闻之，笑而死。

晋王使邓艾、钟会入川伐汉，汉元帅姜维征西凉国，以此邓艾军疾入川。汉帝欲降，有宰相刘谡谏帝曰：“当使父子君臣背城一战，同死社稷，以见先帝，奈何降乎？”帝不听，刘谡致祭，哭汉昭烈庙，先杀妻子，后自刎。汉帝敕诸边将皆降。姜维得诏，及众将怒，以刀斫石，不得已而降。晋王封汉帝为扶风郡王。走了汉帝外孙刘渊，投北去了。

又领大将王浚、王浑伐吴，吴败，吴主孙皓降晋。武帝诏孙皓筵会。有奸臣贾充问孙皓曰：“闻君在江南，剜人眼睛，剥人面皮，何等刑法？”皓曰：“为人臣弑其君，奸佞不忠者，加此等刑。”贾充闻语，羞愧而止。

刘渊幼而隽异，尊儒重道，博习经史，兼学武事。及长，猿臂善射，气力过人，豪杰士多归之。其子刘聪，骁勇绝人，博涉经史，善属文，弯弓三百斤，京师名士与之交结，聚英豪数十万众，都于左国城，天下归之者众。刘渊谓众曰：“汉有天下久长，恩结于民，吾乃汉之外甥，舅氏被晋所虏，吾何不与报仇。”遂认舅氏之姓曰刘，建国曰汉。遂作汉祖故事，称汉王，改元元熙，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，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。立其妻呼延氏为后。刘宣为相，崔漪为御史，刘宏为太尉，危隆为大鸿胪卿，朱怨为太常卿，陈达为门侍，其侄刘曜为建武将军。三年正月，徙都平阳府，即皇帝位。

却有晋武帝崩，立晋惠帝，不通人事。闻御苑口蝦蟆鸣，问左右曰：“此虫鸣，为公邪，为私邪？”有此昏愚不知世事。内有皇后贾充之女，淫妒无子，令人出内门，见市中男子，年少，生得美者，妆为妇人，入宫与之淫泆，情足杀之。因此国内大乱。

惠帝死，立起怀帝。却说汉王领军数十万，前至洛阳伐晋。晋怀帝出迎敌，阵败，汉兵执之，杀而祭于刘禅之庙。

又有晋愍帝即位于长安。汉王遣刘曜征之，遂虏晋愍帝，遂纳晋惠帝羊皇后为妻，遂送晋帝于平阳郡。汉王遂灭晋国，即汉皇帝位。遂朝汉高祖庙，又汉文帝庙、汉光武庙、汉昭烈皇帝庙、汉怀帝刘禅庙而祭之，大赦天下。

汉君懦弱曹吴霸，昭烈英雄蜀帝都。

司马仲达平三国，刘渊兴汉巩皇图。